

第十九卷　第十五號

研究哲學之管見

由經濟的帝國主義到經濟的民主主義

國際語運動

哥德的浮士德

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

Vol. XIX, No. 15. August 10, 1922

東方雜誌

第十九卷第十五號
民國十一年八月十日發行

雜評……(一)
◆「急則治標緩則治本」……化魯
◆法律派與實力派……化魯
◆光榮的內爭……化魯
◆事業本位的政治運動……堅瓠
◆貝殼投票……堅瓠

由經濟的帝國主義到經濟的民主主義……武堉幹(七)
俄國爲什麼改用新經濟政策……林可彝(二三)
研究哲學之管見……瞿世英(四四)
哥德的浮士德……聞天(五四)
微生物學略史……曾仲鳴(六一)

世界新潮
意大利內閣之再造……T(六九)
倫敦賠償問題會議之經過……T(七一)
愛爾蘭自由邦兩大領袖之逝世……W(七四)
泡都利加之歸併西班牙運動……W(七六)

國際語運動

國際語的理想與現實……愈之（七七）

世界語創作者柴門霍夫傳……幼雄（八二）

世界語普及的概況……尙一（八五）

Esperanto以外的國際語方案……化魯（八九）

國際世界語大會在日內瓦開會之經過……區聲白 黃消生（九三）

青島一瞥……百俞（九七）

兩條的血痕 日本石川啄木作……周作人（一〇三）

她愛我嗎？ 波蘭 B. Prus 作……愈之（一一九）

失望的心 俄國愛羅先珂作……愈之（一二三）

最錄……（一三三）

◇法統問題的嚴正解釋…陳承澤 ◇對於現在中國政治問題的我見…陳獨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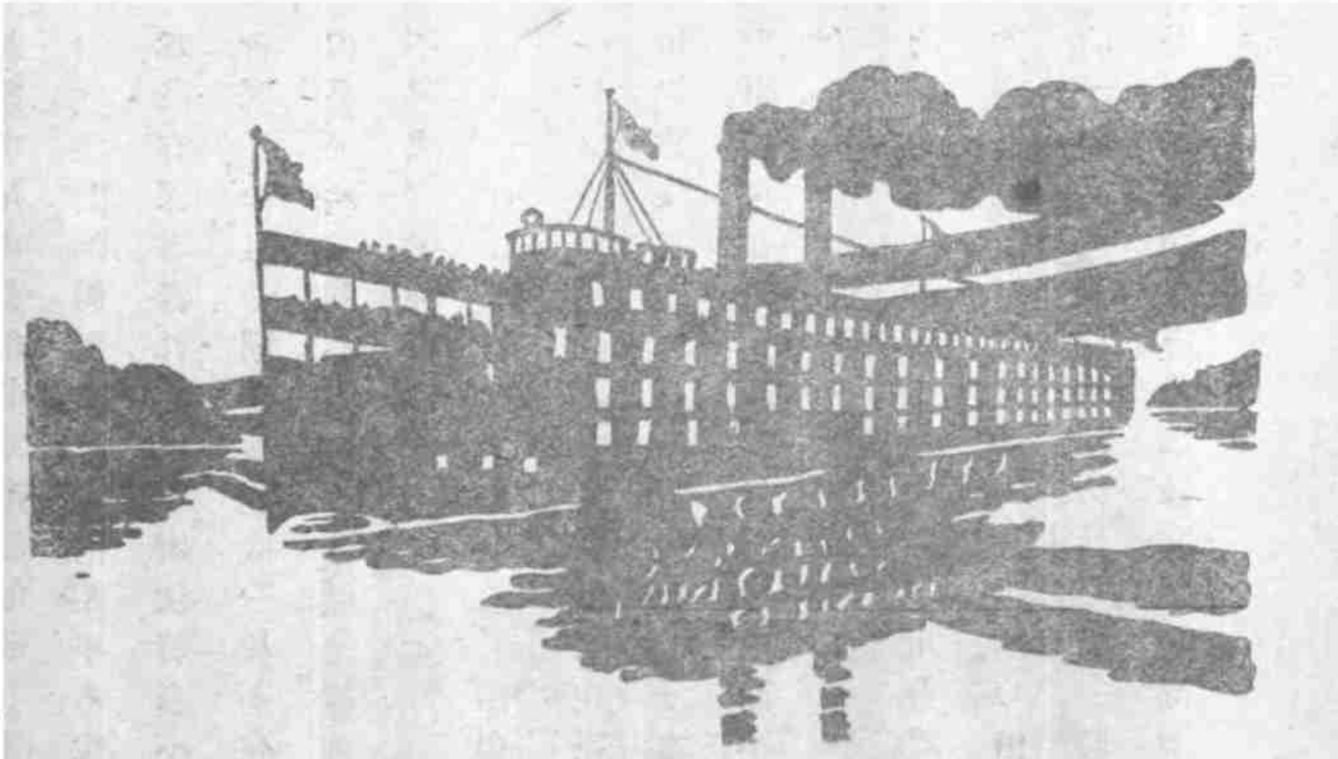
◇海軍第一二艦隊之調査

時事日誌……（一五五）

插圖

三色版名畫「狼犬」

汕頭風災之慘象（九幅）



東方雜誌
第十九卷　第十五號
民國十一年八月十日發行

雜評

「急則治標緩則治本」

政府裏天天鬧着窮荒，天天籌借短期外債，但是始終不想把財政好好的整頓一下，始終沒有整理外債節減軍費的根本方針。

教育部天天敷衍一般教育界，支梧着教員索薪團，但對於教育基金的根本計畫，却連談都沒有人談到呢。

廢督，裁兵，這不是很好的題目嗎？但這是只有說說的。其實還是顧目前最緊要，添兵設防咧，淸鄉咧，保持地盤咧，這些事尚且顧不了，何有於廢督，何有於裁兵。

水旱災荒是沒一年沒有的。到處都是災民，到處都是籌賑的機關，到處都有「熱心辦賑」的大慈

善家。但是森林的栽培，灌溉的改良，誰耐煩去研究這些迂闊的問題呢？日本的某學者說，中國各處因爲沒有保護森林的根本辦法，將來不但災荒永不會完了，而且全國都要變成一塊不生產的沙漠哩。但是那些「熱心辦賑」的職業慈善家却永遠也不會想到這種事情的。

「急則治標，緩則治本」這是中國人最通行的一句格言。可惜在實際上往往只用得前半句，後半句却是沒有人注意的。治標和治本本來不能分爲兩事，如果在急的時候只知治標而不知治本，則將治不勝治，永遠是一個不解決。頭痛醫頭，脚痛醫脚的辦法，是只有局部的病患才用得着，如果是全身的病患，難道這樣便治得了嗎？所以借「急則治標」的一句話，想用枝節的方法苟安一時的，不但不能得到効果，而且適足以暴露國民懶惰和怯弱的習性罷了。（**化魯**）

事業本位的政治運動

有人想把印度的「不協作運動」應用到中國來，這也許是抵抗惡政治的一種方法，不過手段似乎太消極了些。因爲我們雖然不去幫政府作惡，却不能禁止政府的作惡；我們雖然在惡政治以外謀獨立的生活，却不能保惡政治的不妨害我們的生活。

我以爲我們要抵抗惡政治，斷不是消極的和惡政治脫離了關係，就算完事；也不是對惡政治下了個總攻擊，就能成功。我們應該用加倍的努力，把具體的政治事業，從不良政府手裏，收回過來自辦。譬如政府不能支付教育經費，我們就把教育權爭回來，自己來辦學校；政府不能維持治安，我們就把治安權爭回來，自己來練民團。這樣一步一步的把政府所不願意做，不能夠做，和做的不好的事，慢慢的

爭到我們自己的手裏，不但可以防事業不至受政治的惡化，那政治運動的力量，因爲每一次有一定的目標，也就強大得多了。

這種步步爲營的政治運動，也就是職業自治的政治運動。教育的事業，從政治中分了出來，就可由教育家去辦；經濟的事業，從政治中分了出來，就可由經濟家去辦；那事業的本身，因爲有專門家的管理而增加其効率，是不消說得的。我們要脫離萬能的官僚政治，使社會上的事業，有最擅長的人來擔任，也只有就這種職業自治的政治運動入手。

要把許多事業，從不良政府手裏收回自辦，自然非有足夠的經費不可。但是這也並不甚難：第一，政府的職權既然減少了許多，我們當然可以截留一部分的租稅；第二，我們可以按事業的項目，舉借內債或外債。現在我們所最受苦痛的，不是政府借着正當的事業，濫借供應武人的外債嗎？假使我們把這些事業，自己舉了債來辦，政府當然沒有可假借的名目，那更是防制惡政府的惟一良法了。（堅瓠）

法律派與實力派

近來一般健全的輿論對於時局的態度大概可分成兩派：一派是主張用法律來解決時局的。他們始終主張維持法統，主張恢復合法的國會，建立合法的政府，隨後再從合法國會製定憲法，以解決一切紛糾的問題。又有一派是主張暫時組織一個有實力的政府，不問他合法不合法，只要他的主張是正當的，是確有一點實力的，暫時借他收拾破殘的時局，除去一切建設的阻礙，然後再行製憲立法以定國家的大計。

現在所要研究的並不是這兩派誰合理誰不合理的問題，而是實際上能否辦到的問題。如果就現在的情勢他們確能夠達到建設的目的，那麼法律

派也好，實力派也好；我們是一樣的歡迎的。無如他們都是空口說白話，在實際上却談不到這個。

要是維持法統是能解決一切問題的，那麼辛亥革命後臨時約法早就成立，何以一下子就被破壞？何以時局就愈弄愈糟？嚴格的恢復法統，在現在已是不可能，即使斷而復續，難道就能夠使一切不正當的勢力都屈服在法律之下嗎？難道法統就不會再受破壞的威脅嗎？這是我們所不能解的。

要是實力派是能夠收拾時局的，那麼袁世凱和段祺瑞早就促成了統一了。現在是怎樣？無論那一派恐怕都沒有統一政局的實力罷。就算有了，在暴力的威壓底下所建設的政治，能夠使人民獲得幸福嗎？這樣的建設，和袁氏的建立帝政，又有什麼兩樣呢？這更是我們所不能解的。

我們相信目前的時局要有超出現在的政局之外的新勢力來收拾；或者是工商階級的崛起，或者是代表智識階級的民衆的結合，總之要有眞實的民衆團體出來干涉才有解救。中國向來就沒有眞正的民衆團體，一切的政治，一切的法律，都出於幾個職業政治家的包辦，從包辦的結果所造成的紛糾，無論是法律派，無論是實力派，都是解決不了的。可惜現在竟沒有人注意到這個呢！（化魯）

貝殼投票

民主政治的界說，固然不容易確定。但最低限度的要求，應該凡是平民，都可以任公官吏；凡是公官吏退了職，都無異於平民。這恐怕是無論何人不能否認的。

獨有我們中華民國不然：做過了總統的，就非終身做總統不可；做過了督軍的，就非終身做督軍不可；甚至於做過了議員的，也非終身做議員不可。你看這幾年來的南北之爭，奉直之爭，以及最近舊國

會的民六民八之爭，不是這幾個人在那裏作梗嗎？尤其可怪的，是這些人的自待，固然非掌握政權不可；就是我們旁觀的小百姓，也像非把政權交給這些人不可。那更迭着佔據政治中心而為國民所矚望的，不是前總統某甲，就是前總理某乙。而且同是一個人，在今天為衆矢之的的，到明天就可以為輿望所歸。這何怪循環政治的覆轍，旋轉不已；善惡是非的界限，毫無標準呢？

從前雅典有一種貝殼投票：凡是留在市內可以引起政治擾亂，或者妨礙良政治的進行的，倘有六千人把他的姓名寫在貝殼上面，就得受十年間的徙刑。我以為我們要刷新政治，也非仿行此法不可。不但那些有賣國的劣迹的，應當用此法來制裁他們；就是真正熱心國事的人，我們因為要排除民主政治的障礙，也得請他們暫時休息一下。

近來的偉人軍閥，不是常有解組歸田或遂其初服的一類話頭嗎？「人人都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見一人，」這正所以成全他們的美意呢。（堅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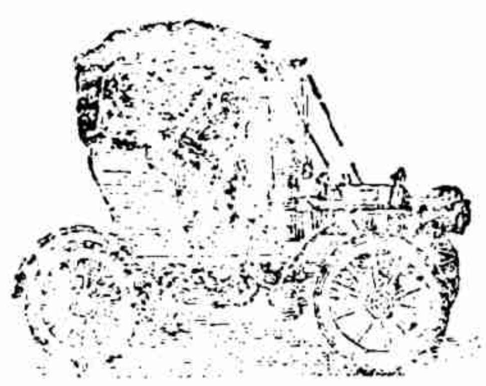
光榮的內爭

愛爾蘭自由邦的兩個政治領袖都死了。自由邦首長格里非士是病死的，總司令高林士是死於同國人的暗殺的。格里非士雖然病死，但也因為自由邦建立伊始，勞瘁過度的緣故，所以他們兩個都可以說是愛爾蘭獨立的光榮的犧牲者。

愛爾蘭的情勢在外面看來很和我國相似。最初是愛爾蘭的統一黨向英政府要求自治，後來新芬黨得勢便進一步而要求獨立。前幾年的英愛戰爭便是愛爾蘭的獨立戰爭。但到了去年，新芬黨的一派忽然和英國訂結和約，承認以愛爾蘭為不列顛帝國的自治領地，改稱為自由邦。在贊成和約的一派，以為英愛戰爭已久，人民盼望平和，現在既得到

極寬大的自治權利，自然應該從此能休。但是新芬黨中華列拉所領袖的一派卻以爲新芬黨自始主張愛爾蘭完全獨立，贊成和約派是叛黨叛國，應該反抗到底。所以自由邦雖已成立，但是平和卻未告成。英愛戰爭雖已停止，而愛爾蘭內部的戰鬪現又進行不息。從前是共同奮鬪抵抗英軍的夥伴，現在卻互相厮殺起來，這種情形恰和我國軍閥的內爭，一模一樣。

但是我們對於格里菲士的死亡和高林士的被害，雖然深加悼惜，而對於始終反對和約的華列拉也只有表示欽仰。因爲華列拉雖然殺自己的國人，但是他是有始終一貫的主張的，他以爲愛爾蘭非獲得獨立共和，不能得到自由，與其苟安一時，養癰貽患，倒不如奮鬪到底。至於格里菲士一派也決不是想取媚英政府以保個人權位，不過在主張上和華列拉一派不同罷了。所以愛爾蘭的內爭，究竟不失爲光榮的內爭。而且從內爭中愈足看出他們信仰主義始終不苟的態度。比之於無所謂主義，無所謂信仰，僅知捧自己首領，攫他人地盤的那種卑怯可恥的內爭，眞不可同日而語了。（化魯）





由經濟的帝國主義到經濟的民主主義

武堉幹

一 緒言

羅素把人類的動機，分作「佔有的衝動」(Possessive Impulse)和「創造的衝動」(Creative Impulse)兩項。這句話若是拿經濟的眼光來解釋，和多古拉士(C. H. Douglas)所說的「極力擴張個性的創造力和極力減輕經濟的佔領慾」(The maximum expansion of the personal control of initiative and the minimizing of Economic Dominiation) 是有同樣的意味，或者多古拉士所說的話，還要意味深永一點。因為我們人類的生活，雖然千差萬別，有種種的說法；但實際上都脫不了經濟現象的範圍。物質文明的發達進步，可以說是全然立足在經濟的基礎(Economic Basis)上的。因此我們的日常生活，自然是也以關於經濟方面的，最佔重要。我們所謂生活改善，換言之便是求經濟生活的愜意。可是人類的慾望，是永沒有滿足的：因環境的刺激，人類的慾望對象越發擴張，那麼就

不免有了衝突的時候。以這樣錯綜變化的經濟現象中拿人類「慾望」這個東西來一以貫之自然歷史上書不絕書的，盡是經濟鬬爭的事實了。假使我們要把這種經濟的事實拿來作倫理方面的說明，要算功利主義的哲學所標榜的「最大多數之最大幸福」還比較的屬於一種合理解決之學說。具體說來，就是我們當着眼於最大多數的人的最大幸福，而不應當斤斤於個人或少數人之私利私慾。這是功利主義的極則，也可以說是極力減輕「佔有的衝動」和獎進「創造的衝動」原則的應用了。

為根據上述的理由，我們對於過去和現在經濟上的重要現象，便不能不加以注意，加以考慮。於是資本主義制度，便逃不出我們的視線之外了。資本主義制度對於過去一世紀物質文明之關係，所具重大的意味，無論如何，我們是不可以漠視的。他雖然有他的壞處，却也有他的好處。多古拉士是要我們考察社會制度的人，對於資本主義制度的借方(Debt side)固應注意；而於其貸方(Credit side)也無須全然抹殺。我引這話，却不是替資本主義作辯護，乃所以說明資本主義制度能够立足的原因，便由於有那種深厚的背景。到現在——因歐戰之原故——資本主義制度，他已經自然地向着盡頭的路上走了；不過他的餘焰，在未開化和未開發的國家，勢力還是很大。談社會主義的人，對於由資本主義制度到社會主義制度的歷程中間，應該經過的步驟要怎樣走的問題，到如今還是沒有解決的方法；俄國的李寧，是極力實行共產主義的一個人，現在也只有徬徨於國家資本主義之歧途間。可見這個問題，一時解決實在很難。並且國際間，各國因國情不同，工商業已發達之國家，和富源尚未開拓之國家，所採的經濟政策，是決不能削足適履，强於遷就的。就我國說，我國是屬於富源尚未開拓之國，

我國所應當採用的經濟政策，自然要適合國情，不能和別的國家同日而語：別的國家，方盛唱分配問題，我國呢，生產問題，尚還沒有談得到；別國對於生產問題所採之手段，有用資本主義式的，有用社會主義式的，我國呢，二者都還有人以為有審慎商量之餘地。所以中國的經濟問題，和世界的經濟問題，二者是有別的，是我們所應該認清楚的！

我個人的意見，以為中國處於現在這種特殊情形之下，不消說，最要緊的是急於要開發產業；至於生產的手段應採那一種好些，這却很難答覆。資本主義制度之不應採用，我們自然很表同情；但資本主義制度之發生，是隨經濟環境狀況而發生的現象，却不會因我們不表同情，遂不發生。反之社會主義之生產手段，理論上自是好得多；但實行上的障礙發生，我們若把俄國為前車之鑒，怕還要更甚一點。所以我的意思，不在甚麼制度。我對於目前中國經濟狀況，消極方面，求經濟之解放，不受壓迫；積極方面，努力建設整理，以達民主自由之路，這便是我的態度。後面還須詳說的。至於本文之目的，現在也可以略說一說：我們諒應知道「經濟的帝國主義」(Economic Imperialism) 和「經濟的民主主義」(Economic Democracy)，是近代和現代兩種世界運動(World Movement)。這兩種世界運動，在在和我們有切身的關係。前者是由資本主義制度結晶而成的，後者是由近代民主思想普徧而引出的；前一種的運動，或已到了他的末日；後一種的運動，却方興而未艾。我們所受「經濟的帝國主義」之壓迫，從十九世紀之中葉，直到現在，還未完全解除，這事關於國運進步者很大，所以對於他的歷史的考察，特別求詳，以明其因果變遷之關係；並因他的根基，是建在資本主義上面的，也可以使迷信資本主義制度者，作一「當頭捧喝。」至於後一種「經濟的

民主主義」這是世界前途的一種光明，也是人類和平的一種基礎。他和我們的關係，在這裏却無須多說，我們要想達到詣向所需於我們努力者正多着哩！

二　經濟的帝國主義之歷史的考察

A　經濟的帝國主義之由來

經濟的帝國主義發生乃歐洲與非歐洲各國發生關係之媒介，也可以說是歐洲和非歐洲各國文化接觸之起點，我們只要把一八〇〇年的世界和一九〇〇年的世界作一比較，就可以看出中間的大變遷來。在一八〇〇年的時候，歐洲以外之土地，受「歐化」(Europeanization)的處治者很少，到現在可不然了。差不多全世界都直接或間接地受了「歐化」的統制，南美可算全然「歐化」了；非洲除 Abysinia 和 Liberia 外，也都被歐人瓜分了；亞洲布滿了歐人之屬地與殖民地；澳洲也被「白澳主義」化了。這種「歐化」的現象可以分作兩種程序，便是(一)「歐化」和(二)「經濟的帝國主義」第一種「歐化」是一種舊的現象，大都先起於殖民，結果人種混同，創出一種新的文化來，美國便是其適例。第二種的「經濟的帝國主義」是一種新的政策，與前可有點不同；除南非一部分外，並無殖民種族混合，和新的文化發生的事。他在亞洲實施的方式，却有兩樣：在印度和隣接中國的國土，權力是直接使用的；在中國，波斯，土耳其等國，權力是間接使用的，也不侵掠領土，也未得有行政管理權，不過欲增進歐洲人士之經濟的利益罷了。

第一種程序，我們自然不必考究，至第二種政策，「經濟的帝國主義」之形成，實有說明其由來的必要。照倭爾夫 (Leonard Woolf) 的分析，以爲這種動機可以分作四項：卽道德的感情的，軍事的，和經

濟的。現在先就道德方面說：帝國主義者之思想，以爲統治亞非人民而佔有其土地，是很合理而且必要的，這在「白人之負擔」(The white man's burden)一語中可知一斑。他們以爲白人實優於其他人種，他們是「天擇之人」(God's Chosen Peoples)，「天擇之人」負有宣傳優良文化之使命；若低劣民族而不受其宣傳者，殺戮是他們所自取。這種道德觀念雖爲形成帝國主義之一部份；不過實際上，他們爲貫串其主張起見，常藉口於其他事項，像(一)以其非歐人非文明人，(二)保護被克服者之受惡待遇者，(三)辱及國族者，(四)爲保護歐洲人民之經濟上的利益。因爲有上面種種可以藉口之處，所以到十九世紀之末年，也就少有人談到爲被侵掠之人民的利益的話了。不過他們雖不以此爲一種理由，而每遇撤兵或欲其撤消統治權之時，仍依然以「謀福利」之口頭禪爲遁詞。這樣看來，道德觀念，和帝國主義之形成，關係實在微弱的很。他們所謂的道德，也僅是一種自私的門面話罷了。其次再就感情方面說：這完全出於一二人之感情變動。我們要知道歐洲人之侵掠土地，初期大都由於一二浪人冒險事業之結果；後來慢慢的受野心的政治家之贊助，把一種虛榮心來激動一般人的感情。他們宣稱能够於歐洲外佔有領土屬地，是歐洲國家最大的榮譽。舉一個明顯的例：英國把居伯羅(Cyprus)佔有了，法國的首揆便宣稱這事大失法國的體面，法國若要恢復他的榮譽，須即佔有東京(安南首都)或突尼士或俱佔有之。這種國家心理之表現，不能不算是一種奇特現象。不過這種虛榮的觀念，歐洲之帝國主義的政治家，却還沒有公然宣佈，說爲增國光而去侵掠土地；他們多半是藉口侮辱國徽而行佔掠的。所以感情觀念和帝國主義之形成，其關係之微弱，也和上述道德觀念所處之地位同，

大都在既得之後，拿來箝制一般人的議論罷了。但這裏却發生了一種帝國主義和愛國主義之關係；因爲一般政治家既以侵掠土地爲增進國家榮譽，那麼領土越廣，榮譽越大，要反對便是不愛國，便會受人家之指斥，這種狹義的愛國主義，也是値得我們注意的！再次就軍事方面說：像有些地方如地中海一帶的國家，他們帝國主義政策之發生，常藉口軍略計劃，如意大利，法蘭西，便是適例。意大利之佔有德里波里（Tripoli）法蘭西之佔領阿爾及爾（Algeria）和突尼士，都是藉詞軍事必要：他們以爲苟非如此，則將爲其他國家所佔有，而危害及於彼等。但這種理由實不充分：在意法附近，尚可曲解；其餘像亞非之地，離歐陸很遠，對於領土之安全的影響，可謂絕無僅有，却又作何解說呢？於是帝國主義者，常變易其辭調：以爲此種軍事保護，不僅對於本國，且於殖民屬地亦爲必要。英國之佔有埃及，非以其能夠保護大不列顛，實以其可爲印度之屏障。這種理由在帝國主義形成之關係中，較上述二項已經進步一點；但這三項中——道德的，感情的，軍事的——無論如何，對於帝國主義之形成，非佔重要地位；即使無此種信念，而僅具有下面要說的經濟的原因，帝國主義也可以發生的。現在便就經濟的方面說說：在經濟的帝國主義歷史中，可以分作兩個很顯明的時期：四五十年以前，歐洲之新經濟制度與人民之經濟思想，固然可以作爲侵入亞非的一種原因，但此爲偶發的，無意識的影響於歐洲國家之政策很小。大都一般私人商業，根據「賤買昂賣」之原則，一方輸出歐陸之貨物，一方攫取其地之原料；所以有時候由商業公司與當地政府之交涉，也常常得着大部分之土地；但歐陸國家和政府，却未承認，並且也未希望負何等責任以增進其人民之經濟的利益。可是到近二三十年來，局面全變

了，這便是「經濟的帝國主義」發生之始。由工業革命的結果，弄成了一種「工業化」的社會。人口激增，集中於都會和工業中心地，於是便發生了兩項結果：(一)爲工業上新增了無數的人口，食料與原料之取給，不能不向別處設法。(二)因工業係立足在資本主義制度上面的，少數擁有大資本的人，便可由「懋遷有無」的方法，藉此大牟其利。所謂 Profit-making 之原則，便是「由最廉的市場購入，由居奇之市場販出」(The principle of buying in the cheapest and selling in the dearest market)。因欲貫徹此種原則，其所利用之工具，最有效力者，自然莫過於近代國家有組織的權力，這便是國家政治之作用，羼入經濟勢力範圍之由來，到了一八七○年，「經濟的帝國主義」便達到成熟期之最高潮了。

同時對於經濟帝國主義所與的激刺，却有兩項事件：一爲史丹萊(Stanley)之發見非洲，一爲由自由貿易主義逐漸趨於保護貿易主義之始期。因保護貿易之實施，各國遂利用關稅，互相抵制；歐陸之資本家，及實業界人物，乃發生一種貪慾與恐懼。恐懼者，懼見驅於市場之外，而原料有缺乏之虞；貪慾者，即各思出奇制勝，以屈服敵人。恰好這時候，亞非兩洲市場需要力之大，和原料供給物之富，格外令人注意，於是各國不期然而然的視爲角逐之場了。計一八八○至一八九○十年之間，五百萬方哩之非洲領域，俱爲列强所攫取；亞洲方面，英國呢，則併緬甸，奪馬來半島；法國呢，亦以佔領安南爲侵掠中國之初步，同時太平洋間之島嶼，也紛紛發生攘奪之現象。在這裏我們有兩個要點須注意的：第一個要點，便是這種經濟的侵掠，大都由於一般理財家，和資本主義的股份有限公司肇其端，他們和當地土著或國王，訂立條約，以掠取特殊利益，然後藉國

家之力量，以穩固之。第二個要點，便是這種政策純由於一般野心政治家贊助宣傳的結果。這是我們把當時政治家之演說考察一下，便可知道的。先就法國說，像浮里(Ferry)聖海賴(Saint-Hilaire)阿丁(Etienne)他們三個人，都堅持他們的政策，是出於經濟的動機；以為最要緊的，在謀貨物之銷場和資本之出路，並謀食物與原料之供給。在英國如張伯倫(Joseph Chamberlain)和羅士伯里勳爵(Lord Rosebery)也主張開拓新市場和發達舊市場，並以建設一大帝國為必要而且必須的義務。在德國俾士麥克(Bismarck)也主張建立殖民帝國，以發達商業。總之各國的帝國主義的動機，差不多可以說全然以經濟為背景，所以才有「經濟的帝國主義」之名目。

B 經濟的帝國主義之實施

經濟的帝國主義，既已結晶為歐洲各國之固定的政策，那麼我們對於他的設施方面也應考察一下。他的設施，在亞洲和非洲所取的方式，各不相同：其在非洲方面最初用的方法，是一種「得寸進尺」的法子：即先求一立足之根據地，再藉口他項理由，蠶食鄰近諸地。如法國既得阿爾及爾，再併突尼士，最後又併摩洛哥(Morocco)便是一例。嗣後又發明一種新法，便是軍事的遠征隊的組織，美其名為「科學的探險隊」(Scientific expeditions)。這種政策，也以法國人為最善利用，他們深入內地，殆無往而不成功。英國後來對於埃及北部，開普蘭南部，也是以這種方法增益土地的。英法二國因所採之手段相同，結果利益上常常發生衝突，不過終局的勝利，常常屬於英國罷了。現在為說明的便利，再舉法國克服突尼士之事為例：突尼士於六十年代及七十年代，即為法國一般資本家理財家和浪人輩之經濟勢力所侵入。重利盤剝，換取經濟上之特權，因

之國王負債纍纍激成民間之反抗。法國政府爲保護其本國資本家之利益起見，遂於一八八一年派軍隊以鎭壓之。觀於克利孟棱、浮里輩之辯護其政策，均稱突尼士爲法國貨物的尾閭及投資的市場，可想見其經濟意味的濃厚了。回頭來我們再看英國的殖民政策怎樣：英國在非洲之軍事的擴張，其動機亦出於經濟的背景。除前所述之張伯倫外，羅丹士 (Cecil Rhodes) 也是主張這種政策一個很重要的人物。一八八四年，倫敦開脫蘭斯窪立界會議的時候，羅丹士就主張不能紛毫讓步，以保持英國之商務孔道。到一八八九年羅氏又組織一南非公司 (South Africa Company)，藉故與土人開釁，而奪取其特權。以上便是英法二國在南非和北非所施的手段。至於中非一帶之瓜分手續上可又不同了，惟列強所採的方法，有一種極相似處，卽最初大都派遣半官性質或私人性質之探險隊，深入內地，直接或間接受財務團體或資本家之指使，與土著之首領締結條約；條約之文件極爲奇妙，僅由當地之首領簽押，遂卽宣稱彼已得歐人之布疋酒醴，並所允許之保護，願卽以全土地全人民之統治權與之作交換。如英國"National African Company"與乃其拉 (Nigeria) 所訂的條約；"East African Company" 與烏敢達 (Uganda) 所訂的條約；德國 "German East Africa Company" 與德屬東非土著所訂的條約；比國來派特皇帝所屬的協會與比屬剛果 (Congo) 所訂的條約，他們的內容，多半是極相似的。這種資本家的財務團體，背後還有一個大大的後盾，便是政府的保護。政府不獨給與協助，並且還用種種方法，來鼓勵他們佔領土地。這種非常奇異的現象，我們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當中，是隨處可以看得見的。

經濟的帝國主義，在非洲所實施的方式，分爲兩

種，上面已經說過了；現在把他對於亞洲之設施，也略爲述明。經濟的帝國主義，在亞洲方面實施之方法，和非洲所實施的，有一個不同之點，卽在非洲所實施者，是老的法子——戰爭——克服——吞併——拿强權奴隸弱者；現在所施用的，却是新的方法——新法經濟的奴隸——雖然沒有像老法子那樣傷人的感情，可是他的效力，和老法子是一樣的。大約在一八八〇年的時候，經濟的帝國主義，方盛行於亞洲。有些地方，也和非洲一樣，遭了不幸的運命，如安南緬甸見併於英法等，便是一例；其餘亞洲一大部分，像土耳其帝國，波斯，中國，日本等直接併吞的事，雖然沒有，但間接都常常受歐洲國家之操縱，來增進他們各本國間之經濟的利益，這種害處，可也不小！以下便以我中國爲例，來說明列强對於中國經濟上壓迫之因果變遷的關係。

於說明之先，我們應先知道的，是處在同一「經濟的帝國主義」壓迫之下，何以中國未曾實現非洲那樣瓜分的慘禍，而依然保持其獨立國家之名義？這却有幾個原因：當帝國主義大爆裂的時代，——一八八〇至一八九〇——歐洲列强，正忙於瓜分非洲，實在沒有更多的餘力，來注意於瓜分亞洲的難題；並因非洲問題紛爭之結果，也覺悟到要瓜分亞洲任何國家——中國或土耳其——難免不引起歐洲的戰爭來；還有一層原因，像中國這樣的國家，是不能和非洲土人同等看待的。他有他的數千年深厚的文化，政治和經濟的文物制度，都不弱於歐人，難免不因吞併而生出反抗來。以此種種原因，所以各國對於「經濟的帝國主義」之實施，在中國想出一種極巧妙間接的方法，仍能得着一樣的結果。其實施之效期，約爲十九世紀之上半期，正歐洲新經濟制度和中國相接觸的時候。西方文化之東漸，便由對外通商之關係，於此而種其基。當時我

國人士，自以文化優秀，較勝他人，不願和別國發生通商或其他關係；而在彼一方面，却堅持欲我國門戶開放，以銷納西方之工業品，於是藉國家的權力，來强制歐洲經濟制度之實行。這種事例之發端，可以道光十九年林則徐嚴禁鴉片進口之事爲一大關鍵，英人以爲橫受凌辱，遂由其政府要求道歉賠償，結果便弄成了鴉片戰役，割香港，五口通商。後此十五六年間，雖是竭力阻止歐洲經濟制度之侵入，然巴姆斯登(Palmerston)正在英國當權，急於乘時而動，便藉故佔廣東囚總督，結果又弄成咸豐八年天津條約；末二年，又有英法聯軍入京締結所謂北京條約，到這時候，「開放中國於歐洲」的問題，方算告一段落。以後的時代，便完全是列强互爭雄長，互相角逐的時候。

列强於中國經濟利益的競爭之中，有一句常用的話，叫作「利益範圍」(Spheres of interest)，是各國欲其國民享有特別專利之意味。由這句話，可引起了不少的紛爭；而我國經濟上所受的剝奪也由這句話的緣故。他的由來，起源於法國在光緒十一年得了安南之後，隨卽和我國訂約，得於南部各省佔有經濟上之特別地位：滇桂兩省征收稅項，宜與法人以特別優待；又在此等區域倘建設鐵路，所需人員，亦宜使法國儘先供給。這等也可以說是利用國家的權力，間接爲其本國人民在華謀經濟的利益之始。嗣後各國相繼效尤，英國於光緒十二年，强迫吾國承認其併吞緬甸。直至一八九七年(光緒二十三年)這種「利益範圍」之政策，便到了他的極點，俄奪旅順口及遼東半島，德奪膠州灣，英奪威海衛，法奪廣州灣，這種變相的兼併計劃，一時大動各國帝國主義者之熱望，大家都想染指其間，要求中國指劃一定區域，以供其經濟上的利用。只要於其本國資本家，財務團體有利益中國的國權，和

中國人的利益，他們是再也不顧及了。以這樣競爭之結果，在我國自然受害不淺；但在列强相互間，因分肥之不能一致，於是內部亦大起爭端。這種爭端一起，更與我國不利，各種富源，抵押於各不相謀之外國財政家之手；重利盤剝，濫增國債，這又是最近十數年經濟的帝國主義所表現之新形式了！

歐洲經濟的帝國主義，加害於中國的歷史，固已如上所述；但因歐洲的帝國主義之實施，却又另有所謂日本之新經濟的帝國主義發生。俄佔旅順，逼近滿洲，日本之軍閥遂乘時而起，一戰敗俄，訂立朴資茅斯([illegible])(1905)條約，日本在遠東之地位，突然面目一新。此後中國除受歐洲經濟的帝國主義壓迫外，便又爲日本所夾攻。宣統二年日併朝鮮，更欲奪滿洲爲己有，於是遂激成宣統三年之革命，而卽於翌年成立民主政體之國家。入民國後，歐洲各國與日本之經濟侵掠政策，仍未稍戢；並且經濟侵掠的手段，較前進步：像銀行團之設立，係完全鑒於從前競爭之非計，而欲協同作壟斷的計劃，便是一例。年來因借款之供給，延長內亂之紛爭。經濟的帝國主義不打破，中國將來的運命，可眞難說了！以後便把「經濟的帝國主義」之將來，作一探討。

三　經濟的帝國主義之將來

我們要考究經濟的帝國主義之將來，是否將立刻崩壞，應該分作兩種步伐來討論：第一步當考察他實施以後的結果怎樣？第二步才根據這種事實，來推論將來的趨勢。現在便就第一步先說：經濟的帝國主義實施的方法，在非洲和在亞洲不同，這是上面已經說過的了；現在也分別考究其結果的影響。(甲)經濟的帝國主義實施於非洲的結果。歐洲人最初欲在非洲殖民的動機，以爲「殖民地總是母國財富之源」(Colony as a source of wealth

the mother-country），因爲他是貨物的新市場，原料之取給地，投資之有利處所；並且以爲殖民地，總可以殖民的，將來會變成移民者海外的新家鄉。可是這些觀念不久都知道要失望的了。先說其對於母國財富之源的程度：就中非說，英國之中非屬地，在大戰前一年，輸入總額爲一千九百萬鎊，輸出總額爲一千八百萬鎊，其中由英輸入者僅九百萬鎊，而輸出於英者僅八百萬鎊。反過來就英國說，英國輸出各國之總額達六萬三千四百萬鎊，由各國輸入之總額達七萬六千八百萬。試把這種數目一比較，那麼中非屬地所銷英國的貨物，不過佔英國輸出全額百分之二；而供給於英國的原料，也不過佔英國輸入全額百分之二。經濟的價值，也就可想而知；若照佔有時所耗之各種費用計算，還得不償失哩！但有人謂英國爲自易貿易主義之國，所以才弄成這麼樣；那麼我們把極端講求保護貿易主義之法國考察一下，看他的殖民地對於母國又是怎樣。由實際上的考察，中非各法屬殖民地，其對於法國輸出入之百分率，常在一與二之間，直較英國還不如。這究竟是甚麼原故呢？說破本無足奇：原來歐洲工業之製品，與非洲實際之需要，力不相適合，這是受經濟的環境支配的緣故。當地之人口，方且在半開化之途徑，要把他當作能夠消費工業製品的文明人看待，是簡直忘却了社會的關係，忘却了生活的指數是和購買力有密切的關係了。反之就原料供給說，其價值也很有限，這是由於歐洲之資本家，僅知爲私益而生產，虐待土人，絞取勞力，以謀利益，所以效率大減，對於資本家，固然遂了他們不少的貪慾；但就國家全體說，實在得不償失。帝國主義者從前方夢想其經濟的價值如何重大，到頭方曉得只是一個泡影罷了。再次看殖民地，是否究竟可以殖民？是否可以成爲一種新家鄉，新安樂窩？以前

的歷史，所昭示我們的，決沒有像美國，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可以殖民那回事了。阿爾及爾被法國佔有了八十年之久，曾經儘力量以殖民，然而一九一一年之統計，全人口五百五十萬人中，歐人佔七十餘萬，而法人只佔其中之五十萬。南非洲人口總共約六百萬，歐洲人也不過一百多萬。在一九一四年，德屬南非四殖民地全人口二千萬人中，白人僅佔兩萬，英屬東非一帶全人口二千二百萬人中，白人還祇有一萬一千人。照這樣看來，無論就經濟上的價值說，或宣洩人口的殖民說，要算帝國主義的夢想，都失敗了！他們所得的只有一些惡果，只造成由一八八〇到一九一四年中間國際關係的壞局面。二十五年中間，英法之離間，尼羅河流域之攘奪，幾次瀕於兵戎相見；突尼士，德里波里等事件，把意法二國弄成互相水火，致意聯德而抗法，上次歐洲大戰之由來，德國未得手於非洲，實為一大原因，摩洛哥的爭議，實在也就是歐戰的先聲了。（乙）經濟的帝國主義實施於亞洲的結果。亞洲文化上的地位，既為非洲所「望塵莫及」；而按照社會經濟的制度，又很有消納歐洲工業品之可能性，即就原料供給方面說，每年生貨之滾滾以去而復加工之後源源以來者，經濟上剝削之效力，實亦遠勝非洲。故就大體說來，歐洲各國實施於亞洲的經濟的帝國主義，可謂「大功告成」；不過因利益衝突之關係，國際的局面，鬧成互相猜嫌的惡果，却弄成和非洲爭勝的結果一樣了！現在呢，非洲的經濟侵掠，既然沒多希望，那麼，將來列強在遠東的競爭，除非變更方法，怕恐依舊伏着第二次大戰的種子哩！

我們把第一步的事實考察，已經作過了；現在便來推測這種「經濟的帝國主義」之將來，究竟怎樣？是不是立刻消滅呢？還是變本加厲？照我這篇文章的題目本是由「經濟的帝國主義」到「經濟的民

主主義」好像這「經濟的民主主義」便是代「經濟的帝國主義」而興的樣子，實則不然：前者是一種實際的「政策」後者是一種理想的「目標」；我們走路，固然應該朝着這「目標」走，但是幾時才走得到，還是一個問題，也許走了十年二十年半世紀一世紀，也走不到的，所以我們對於當前的問題——實在就是當前所受的痛苦——却萬不可忽略過去；而照着目前的狀況來看，列强對於經濟上的野心，尤其不可忽略過去。我們要曉得經濟的帝國主義，是立足於資本主義制度上面的，他的消滅的問題，和資本主義制度存廢的問題，是相依為命的。我們由大戰之後，發現大工業主義崩壞的基礎，知道他已經走到了絕路，所以聯帶推論到經濟的帝國主義，也差不多近他的末日。但是資本主義制度是不是已經到了他的"Cul-de Sac"（絕地）便不會再興呢？這便是解決這個問題的一個前提。這個前題，便已難到了十二分。平常任何事項之最後解決，尚可訴之武力；可是這種根據人類欲望而發生的精神現象，武力是決不濟事的。那麼「繫鈴解鈴」唯一的方法，也只有求思想觀念之轉變：把從前「損人利己」的思想，一變而為「利己及人」的思想；把從前「佔有的衝動」減除，一變而為「創造的衝動」這就歸到我前面所說的方法上面去了。

這種唯心的解決方法，是拿積極的建設，來代消極的破壞，我想這法是很對的。社會的文物制度，決非一朝一夕之產物，那麼自然不能應用生物學上「驟變」的改變，而應當按照「漸變」的轉移。人類的思想若是近於民主一天，便是帝國主義的勢力減殺一分，久而久之，便會煙消雲散，以至於無。這種說法，固然有人笑為空想的，但實在却非空想。過去二千五百年的歷史，大半是受人類「信念」的勢力操縱。有一種主動的思想，便發生了一種反動的思想，

由這種波動式的思想的掀動，才有所謂制度，所謂歷史，卽就經濟的帝國主義說，其由來又何莫非人類「信念」的結果。上面所說的四項動機，以經濟的信念爲最佔重要，所以才有「經濟的帝國主義」之名目，便就是眼前的好例證了。不過這裏有一點須注意的地方，便是這種說法，只能夠說是治本之談，却非治標之法。譬如中國這個時候，正在列強經濟的帝國主義壓迫之下，你要他們放棄權利，高談仁義，却怎做得到呢？救時的說法，自然我們一方要求經濟壓迫的解除，一方只有希望他們的自覺，來發揮這種人類至高無上的「信念」。假使他們都能夠覺悟到以前「佔領慾」的經濟侵掠爲不合理的時候，便真是「經濟的帝國主義」的末日到了，也真是「經濟的民主主義」大放光明的時候到了！

四　經濟的民主主義之意義與眞價

我們經濟制度理想的歸宿，既然注重在「民主主義」，那麼首先應該注意的，便是他的意義和真價。照杜威(John Dewey)民主主義的分類，有四種的分別，便是(一)政治的民主主義，(二)民權的民主主義，(三)社會的民主主義，和(四)經濟的民主主義。這四種中間，自以第一和第四兩項較爲重要，而我們現在應該注重的，尤其在第四項經濟的民主主義，因爲社會的制度，是以經濟的現象爲基礎而成立的，所以非特別注重不可。不過民主主義，雖然可以分作四類，但他們有一種共同的精神，便是民主主義(Democracy)係和獨裁主義(Autocracy)正相反對。至於他們所具各別的特質，却各有各的不同。現在我們是說經濟的民主主義，便僅就經濟有關係的事情爲限，來說明他的原委。

「經濟的民主主義」的意義，有廣義的解釋，和狹義的解釋：廣義的解釋，凡要求經濟方面之自由與

平等的，差不多都可以說是要求經濟的民主化，例如中世紀的田奴解放；基爾特的民主的組織國際間要求經濟的平等待遇，如關稅互惠政策等，皆可屬於這一類。至於狹義的解釋，却僅注重在經濟組織全體改造之一點，便是從前的經濟組織，主張集權（Centralization），居高臨下；現在却主張分權（Decentralization）分工自治。其詳細的說明，留待後面。現在且先把和經濟的民主主義有混淆之虞的一切觀念，拿來一說，免得發生誤會。第一，我們當知道經濟的進化，是和經濟的民主主義不同的。普通人以為由經濟的帝國主義，傾向經濟的民主主義，是一種經濟進化的規程，這却有點誤會。人類經濟發展的順序，由漁獵，而遊牧，而農業，而工商業。一直到了大工業的時期，經濟的範圍，逐漸推廣，是一種自然的趨勢，屬於物質的條件判定。這裏所說的民主主義，是無論何等的國家，在何等的經濟的時期，皆有要求的必要：工業發達已到極點的歐美國家，固然視為救時的必要；即在農工業時期中之中國，以及尚未完全開發之非洲各地，亦為同樣的必要。蓋前者屬於物質的條件判定，而後者屬於精神的倫理觀念之發達，所以二者是不能拿來並論的。其次我們當知道經濟的放任，和經濟的民主主義也無涉。有些人常誤以經濟上的極端放任，像放任哲學（"Laissez Faire" philosophy）所主張的經濟學說，他們把個人之極端放任，誤以為就是經濟的民主主義中所要求的自由，這也錯了。個人主義之極端的放任，結果只能造成競爭和攬權的事實；而經濟的民主主義所要求的自由，乃是藉經濟的解放而儘量發揮個性的特長，這是要認清楚的。再次我們還有一件很容易誤會的事，便是有許多人把經濟上的「均勢」，拿來當作經濟的民主主義中的「平等」看待。奸巧的人便利用這種假借的名

目，來遂他們的私慾，所以這裏也須辯明一下。所謂經濟上的「均勢」是甚麼呢？就是資本家因經濟上競爭的結果到頭來常弄得兩敗俱傷，於是他們覺得有限制競爭的必要，乃由協商的結果，以造成一種均勢的局面，許參與者大家利益均沾。表面上看來，好像極平等的樣子，於是他們便自以為是傾向經濟的民主主義了。這種謬誤觀念的應用，表現於具體的事實上的，現在舉一兩個重要的例證：第一在德國有所謂加爾帖爾（Kartell）者，係聯合大規模的同業限制競爭。規定生產與分配方面種種必要的條件，要大家共同遵守。這事在他們企業家的本身，自以為是極合平等的原則；但在以消費者為本位的社會全體看來，不過把經濟的專橫局面，更擴大一點，而他們所受的經濟上的壓迫更深一層罷了。其次還有一個較重要的例證，便是目前列强對付遠東的新政策，所謂「國際合作」（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的便是。「國際合作」這個名義的由來，是列强鑒於從前「國際競爭」（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的非計，現是才把這個名詞拿來應用的，照字面的解釋，也未常不動聽；可是他們的本意，不是想和我們合作，乃是他們要合作以謀我。新銀行團的組織，便是他們合作的第一步；把「門戶開放」（Open door）曲為解釋，便是他們要合作的理由。本來一個好好的名義，經人拿來利用，便成為這樣的結果。真正的經濟的民主主義走不到還不要緊，若是日日在冒牌的經濟的民主主義下討生活，可真危險呀！

以上把似是而非的經濟的民主主義都說過了，現在便把真正的經濟的民主主義拿來考究一番。本來呢，經濟的民主主義，既然尚未成為一種什麼具體的制度，要靠抽象的說明，是很難說得透澈的。在這一節裏，也只好把抽象的觀念拿來說說。——

更詳的說明，留待下節再說。——正真經濟的民主主義，應該具的要素，却有三個：一爲個性的經濟自由，二爲經濟組織之平等化，三爲分權與自治。何謂「個性的經濟自由」呢？便是被經濟上的壓迫而失去了的自由，要解放過來，使其能够儘量發揮個性所長。譬如田奴由大地主脫削了奴隸的地位而爲自由民；又如工錢勞働者由工業主義中所發生的機械化之生活裏面，把壓抑的個性，使其仍具有自由發展的可能。（這事關於工錢制度和科學的管理法甚大，却非一言所可解釋淸楚。）以及其他被支配階級關於經濟上自由權利等要求，都皆屬於此類。其次何謂「經濟組織之平等化」呢？這便是把現行的經濟制度改良或推翻。因爲現行的經濟組織——尤其是工廠制度——都是立足在資本主義上面的，工人的生產是替資本家而生產，勞工的勞力，是作爲生產成本的一部分。所以這種生產制度，只可以叫作資本階級獨裁式的生產制度，而非民衆化的生產制度。民衆化的經濟組織，勞力不是附屬於資本裏面的，從事生產的勞動者，都是立足於平等主義上面的。再次考究第三個要素——「分權與自治」——怎樣。在經濟的民主主義中，「分權與自治」是他的精神的特別表現，我們說他是經濟的民主主義的靈魂也不爲過。這種要素的成立，受近代民主政治的陶冶，可也不小：政治上的責權下落（Political Devolution）和經濟上的分權（Economical Decentralization）性質既是一樣；而政治上的聯邦自治，和經濟上的工業自治，亦復具有同樣的意味。羅素在他的政治的理想一書中，極力擁護經濟團體之自治，而以達到減少佔有的衝動和獎進創造的衝動爲歸結。日本帝大教授彭森孝次郎亦謂：『民主主義的生命，便是自治；代權力以意志，代他律以自律，便是自治的真義。』至於分

權一事，尤為言自治的先決條件。柯爾於所著的工業自治(Self-Government in Industry)書中告訴我們：自由的思想乃自治的基礎；自由又必須結合效能。——由個性創造力發達的效能——，然而要想達到這兩種目的，只有一個方法，便是「分權的組織」(Decentralised Constitution)。多古拉士於所著的經濟的民主主義(Economic Democracy)一書中，說來說去，也只說明經濟的廣義分權之原則。可見「分權和自治」在經濟的民主主義中，真是一種最重要的精神了。

以上三種要素，便是經濟的民主主義精神之所寄；形而上的文明之建設，我們便看他發達的程度如何而定了。以後便把他在現代的發達狀況，稍為詳細述明一點。

五　經濟的民主主義在現代的曙光和趨勢

「經濟的民主主義」發生的由來，不是憑空產生出來的，是由社會制度的壓迫新生出來的一種反動力，這種反動力，一言以蔽之，可說是一種「新信念」的轉機；詳細點說，他的形成，有直接和間接二種的原因。直接的原因，可以分作三步：第一步是由初期的社會主義，一變而為科學的社會主義的時候，資本主義制度的罪惡和缺點，全被揭穿了；資本階級和勞働階級不平等的事項，深印入人類的腦中，才發生民主化的傾向要求。第二步是國家鑒於勞資階級的衝突日就激烈時，便想藉國家的權力，來緩衝他們。如設立各種工廠法，勞工保護條例，商權壟斷的禁令，必要的大規模生產機關歸國家管理等項，都是助成經濟的民主化的原因。第三步便是勞働問題鬧得最利害的時候，這時勞働團體的組織，日就完全，顯然具有和資本階級對抗之形式。一方面因合作，自治等運動，把內部組織弄得好好

的，極合平等之精神；他方面又因勞働黨在議會裏，佔有議員的席次，可代表勞働團體發表意見，圖謀利權，因之勢力日增。這種信念的發揚光大，便成為一種自然的趨勢了。至於間接的原因，可以說受了近代民主思想的洗禮，自法國革命以後，近代的國家組織，均漸漸的趨於民主的方面，耳濡目染，任何方面，都受了他不少的暗示。就經濟上說，自然也不能外此了。

經濟的民主主義，在現代的曙光，已經如上面所說的了；現在把他所表現的精神和形式特別說明一下。不過在說明之先，有幾句話要申明的，就是我們理想中所指的「經濟的民主主義」是一種自由的精神，却非某種固定的制度。若一定要指定某種某種的制度才算是經濟的民主主義，那就錯了；我們只可以說某種某種的制度，也合於經濟的民主主義之精神，譬如我們看見基爾特社會主義者的主張，知道基爾特的制度，是合於經濟的民主主義的；同時我們看見共產主義者的主張，工聯主義者的主張，協作運動者的主張，也都有合於經濟的民主主義的精神，我們便不能存「入主出奴」的成見，硬說他不合。總之我們只能要求一種自由的精神，不必主張一定的制度。多古拉士曾經說過：『制度為人而設，非人為制度而設』（Systems were made for men, not men for systems），這正是「人存政舉，人亡政熄」的意思了。明白了這一層意思，就可知道在如何的情形之下，應該應用如何的制度，免得把外國的學說，囫圇吞下去，以為是萬應靈藥了。

近代經濟的民主主義的精神，無論表現在何種制度上面，要有一種共同趨勢的特點，便是上面所說過了的「分權與自治」。為說明的便利計，頂好就拿這一點為中軸，來考察他。不過要說明分權和

自治的好處，不可不先考究其相對方面的「集權和獨裁」的害處，因爲那是一種反動力的策源地。近代經濟方面集權的原由有心理方面的原因和物質方面的原因二種：前者是國家超越個人觀念的結果，可以不必深論；最要緊的，還是後面物質方面的原因，我們可以把現存的經濟制度作對象來解釋他。現存的經濟制度，是立足在資本主義上面的，所以生產的手段，分配的方法，都根據資本主義的原則，最初由資本的集中，然後到權力的集中。先說生產的手段吧：自工廠制度出現以後，應用機械的結果，於是日趨於大量的生產。生產的產額越大，市場銷路的尋求越爲急切，資本家便拼命提倡對外貿易，以遂其貪慾。但大量生產的結果與實際的需要，未必能够適合，於是發生恐慌，與社會以大不利。這中間的關鍵，便是他們非爲分配而生產，乃爲牟利而生產，是貨幣化的生產。由貨幣的資本化成商品，再由商品銷售之結果，而復返爲貨幣或信用之形式。資本越大，資本的利用權力便越發擴大。換句話說，便是工業的生產手段裏，已經羼進了理財的操縱手腕(Industrial production process was interwovern with financial manipulation)理財的目的，惟在資本之增殖，而資本增殖之最有效的方法，又莫過於集中的組織。我們只要看近代工業之集中與完成，便可以明白他們集權的緣故了。生產方面由這種集權的結果，便發生不平等的現象來，歸根就到分配問題。一方面因生產既係社會式的生產，而他方面生產之管理權，却操在一二人的手裏，這便是馬克思指與我們的社會矛盾現象的一種。又因資本所得的利潤，可以藉財政的手腕，增殖至於無限，而勞力所得之傭值，却以生活程度加高之故，實際不能爲比例之增加，這又是所得的分配方面一種不平等的現象。更就社會全體看來，消費

者只注意於物質的方面，種類呀，數量呀，價格呀，供給呀，總而言之是注意在「生產物」而生產者的注意，却偏向於心理的方面，什麼疲象啦，利益啦，勞働時間呀，總而言之，祇注意於「滿足。」兩方面既然注意點不是一致，於是消費者便常常感覺到必要物品不足分配之想，而生產者掠取剩餘價値之方法，却又愈出而愈精，因科學的管理法之應用，機械化的職務生產，把個性的創造力，抑壓以至於無窮小。一件製品的成功，須經過無數的程序，從事生產的人，却僅能知道他所從事的一個簡單程序。於是從前僅僅資本的集中，現在就到了權力的集中了；從前僅僅物質上的壓迫，現在擴張到精神上的創造力上面去了。因爲這樣的緣故，經濟的民主主義之思想發生了以後，便首先要打破這種集權的思想；而着手的地方，也就同樣的在於改變生產的手段和分配的方法。

自然是，實際的改造生產的手段，和改變分配的方法，不是一時候便能作到的事情，但照這樣的作去，終是一件不可磨滅的定理。多古拉士說過：『合理的工業，有兩個目的：一爲物質的限制之免除，一爲創造的衝動之滿足。』換句話說，就是我們要作到「必要的生產和適當的分配」之地步。至於怎樣作的方法，我現在却只能夠介紹多古拉士幾條建議：(一)天然的富源，應歸公有；而啓發富源的物事，亦應公有。(二)無論採何種單位，所給於工人的報酬，以能夠必要購買一定之必需要品，而那種物品所需之生產時間若干，却不必顧及。(三)發明工業改良方法或指導的人所給與的報酬，以其改良後所節省之時力爲標準，而給與更多的便利而爲再進一步的改良。(四)勞力是不可交易的（意思勞力不可商品化；）只有生產品才可以交易。這幾個條件，自然太簡單了；但我們看得出一個重要的

地方，便是經濟的權力分配，是要退還於各個人的。生產是直接參與的，分配也就按着必要的分配了。

再次談到自治的形式，許多人的主張，却未盡一致；不過他們的精神都是一樣的。柯爾在他基爾特中之自由一文中，所說明的一個具體的組織計劃，和多古拉士在他的經濟的民主主義中所主張的 Shop-steward 制度，形式間或少異，精神却無二致：自治的組織，由小至大，由聯合而互助，自由之極則，便是立在平等的精神上面的。我們只要曉得他精神所在，他的具體的制度這裏也就無須多佔篇幅了。

六　結論——到經濟的民主主義之路

綜上面的所述，可以歸結到以下的幾個要點：一，經濟的帝國主義，太把人類的佔領慾發揮過甚了；工業未發達的國家，像我國等，以後雖說振興工業，可不要再走到這舊的路上去。二，經濟的帝國主義雖說是因歐戰的教訓，差不多已經走到了他的死路上去了；但因現在的國家，是建築在資本制度上面的，資本制度一天未崩壞，經濟的帝國主義之命運，不能夠說卽於消滅，並且還恐發生反動，首受其害的，怕就是中國了。三，中國在最近數十年來，受經濟的帝國主義之害最大；國運的不進步，受經濟利益之剝奪，和經濟條件之限制，實爲一大原因，這是談改造的人所應注意的。四，「經濟的帝國主義」而興的，非卽「經濟的民主主義；」但因人類倫理信念之發達，其傾向於「經濟民主主義」者，實爲一種必然之趨勢。五，經濟的民主主義，是要求一種「自由的精神，」却非提倡某種「固定之制度。」所以任何國家，都可於其所處的經濟狀況下面，要他求適當的「經濟的民主主義。」六，因「經濟的民

主主義 既然是一種抽象的名詞，最怕被人假借名稱，利用以遂其私。七，經濟的民主主義之要素有三個而最要的精神在「分權與自治。」

我們由上面所指出的要點中間，尚有一項最值得討論的便是第五項。在這項裏面，說：『任何國家都可於其所處的經濟狀況的下面要求其適當的經濟的民主主義。』不消說，我們是中國人，也應考究考究，我們應該要求怎麼樣的 經濟的民主主義， 才算得適當呢？這「適當」二字的解釋，自然是由於 所處的經濟狀況下面」生出來的。現在我國所處的經濟狀況，和歐美工業發達的國家，有許多不同的地方：歐美各國，大都先經過農業革命之後，才有工業革命，由工業革命之後，才有近代式的大規模企業之發達；我國呢，連農業革命這一層進化的階級都未經歷過，工業革命的時代，自然更不消說了。（自然是因經濟關係的並存性，不能說通商口岸有幾個工廠便已經到了工業革命時代）這種歷史的過程，是否必須經過固然是一個很疑難的問題；但我們看見李寧施行共產主義之結果，乃至宣稱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中間須經過國家資本主義制度之過渡時期。這樣看來，經濟進化的程序，或者是免不掉的，只能於歷程中間的時期，可以用人為的方法縮短一些罷了。所以我國如果尚須純粹經過農業革命以至工業革命時代，那麼也只有極力避免其相因而生之弊端罷了。譬如資本主義之流弊，都可以先事預防而避免之，照這樣說來，我們所要求的 經濟的民主主義， 後面所說的，便是一個擬議的途徑。

我以為我們到「經濟的民主主義」之路，應有兩層說法：第一先打掃路途，第二步才開步走。怎麼叫作打掃路途呢？便是先去掉障礙。障礙有抽象的，有實質的：抽象的障礙，便是前面所說過了的「經濟

的民主主義」之各種誤會的觀念和利用的觀念，如「門戶開放」等謬說是實質的障礙，便是現在中國所受經濟的帝國主義之壓迫，如關稅條約之限制，各國所奪去的經濟權利，以及國內軍閥的各種壓迫等，是這兩層障礙除掉了之後，我們才走第二步的路。這時就經濟單位相互間之關係言，須望列强之能够改變方針，取銷其從前的經濟的帝國主義政策，最好能够照着倭爾夫的話作去。倭爾夫以爲各國應該放棄其對華的「經濟帝國主義政策」，而採取下列的步驟，——(一)前五十年內所採取於中國之土地須退還之；(二)須真誠的主張「門戶開放」之原則；(三)所有鐵道及經濟的讓與均須歸還中國；(四)嚴禁貸款以助內亂；(五)幫助中國整理財政，由國際債團貸款中國，而僅負財政上之監督與管理；(六)供給中國以各種專家，襄理改組鐵路礦務教育諸事業。照這樣作去，列强既可享有通商上應享的利益，而我國亦可日進於發達的地步。他方面就經濟組織全體言，我們亦應極力獎進自治組織，凡合於經濟的民主主義之精神的，都應該使其發榮滋長。以我們的「信念」把强權的思想(Will-to-Power)代以自由的思想(Will-to-Freedom)，這就是我們到經濟的民主主義之路上的引導之燈了。

附白　這篇文章有許多地方是取材於倭爾夫所著經濟的帝國主義(一九二〇)和多古拉士所著的經濟的民主主義(一九二一)中者，特申明之。

一九二二、六、二六．於上海

俄國爲什麼改行新經濟政策

林可彝

李寧數年來的治俄政策，大抵取法於馬克思的「非妥協」政策。他常把革命比做「疾馳的機關車」。追溯他自一九一七年十一月革命成功的翌日所發布的土地國有令，及其後陸續發布的銀行國有令，工業國營令，國債廢棄令，銀行存款徵發令，繼承權廢止令，鐵路船舶國有令，都市不動產徵發令，私有骨董品徵發令等等；大刀闊斧，把舊有的法律制度一一斫斷，彷彿像疾馳的機關車，望前邁進，不稍顧卻的樣子。這種「非妥協」精神，我們只有驚嘆！然李寧實在是一個非常慧敏活潑的機關車技手。他一瞧前途障礙，勢難沖破的時候，就要立刻迴轉車頭，向後退卻，不憚把服膺弗失的「非妥協」政策枉曲下去。我們統計李寧當國以來枉曲「非妥協」政策已經三度了。第一次，為一九一八年不顧大多數共產黨人的反對，決然對德實行 Brestlitovsk 和約。第二次為一九二〇年和不共戴天的資本國，締結商約。第三次，則為去年三月公布九月實施的所謂新經濟政策。這新政策的內容究竟如何？簡單說來，承認農民和小工人自由交易其農產物和製造品，並對外設定「租借地」罷了。

凡是社會主義者莫不反對商行為，因為商業總免不了絞取行為。而自由交易制度，亦徒使資本人工，許多浪費。故俄國一九一七年十一月革命成功時，除國營商店以外，旁的買賣大概禁止。祇要是勞動者，欲多少東西，儘可無代價向國家去領取。比方要房子，去找房屋理事會便是。要衣服，去找衣服委員會便得。然自新經濟政策實施後，形勢一變；每個都市裏面總是站滿攤子，大的蓬帳相接，長達數里。還有店舖，規模較大。幾幾乎一返普通資本國自由交易的形態。所以屬於第二國際黨的改良派社會主義者，一聞俄國改行新政策，就說這是共產主義見解錯誤，其主張難以實行的證據。屬於左翼共產

主義者，則說現在蘇維埃政府已不算是無產階級政府。也有說俄羅斯的光榮已屬過去。至於一般反對社會主義的人更欣欣有喜色而相告說，這是共產主義不能行，無產階級降伏的表示。究竟俄羅斯實行這種新經濟政策，可遽斷爲共產主義的錯誤否？可遽斷爲無產階級的降伏否？欲明白這個問題，要先明白俄羅斯的國情，蘇維埃政治的特質，李寧決行此種政策的懷抱如何。

凡『一國社會革命的實現，一定要其產業發達，到了或階段以上，』這是馬克思和他的朋友恩格斯時常主張的。馬克思根據這個道理，所以推測世界社會革命，將先起於盛行「托拉斯」的美國。恩格斯亦謂俄國若實現社會革命，只有擴充村落中的 Mir 制度，或是等到全歐革命成功以後。然一九一七年的農工政府，竟首先實現於俄國，是什麼緣故呢？Hyrbit 說：『俄國這一次革命成功，實基於戰爭的異常狀態。』Russell 也說，『先進國的技術的和經濟的條件，極於社會革命有利，而產業未發達或部分的發達之後進國，則政治的條件反於社會革命爲有利。』這樣看來，一九一七年，俄羅斯實現農工政府，實在沒有什麼奇怪的了。

李寧縱然反對許多社會主義者『俄國係農業國，社會革命應該以農民爲本位』的主張，他認俄國現在之工業已經旺盛，資本主義也很發達，社會革命，不妨亦以勞動階級爲中心。他豈不知俄國工業發達，只是莫斯科彼得格勒頓河流域諸局部地方？他又豈不知共產制度，建設在農業國家上面，加倍困難？然他竟力主不妨以勞動階級爲中心的緣故，比方要建設新房屋，不可不先破壞舊房屋，他是欲利用局部有組織力有團結力的工人，作破壞舊房屋的工匠。他打算破壞成功之後，用國權來開發產業；用電氣來使農民工業化，而求漸進於共產組

織國家。所以李寧在一九一七年沒革命以前的克倫斯基時代，就主張『國家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不生衝突，且以爲是社會主義物質上的準備或過程。國家資本主義，更進一步，便到社會主義。』一九一八年一月十三日，革命政府稍稍就緒，他卽發布廢止徵發農民穀物的舊制，改課人民生產物，按定比率，繳納租稅的新法，可惜當時因戰爭狀態，這種布告，不及實施啊！所謂戰爭狀態，一直到一九二〇年一月 Denikin 戰敗，二月 Archangel 歸入農工政府統治，十月俄波休戰條約成立，十一月藍格爾完全擊破，列强明白農工政府不是武力可以推翻之後，才算終了。戰爭狀態終了的翌年——卽一九二一年三月，適全俄蘇維埃大會開會，李寧政府馬上又提出和一九一八年一月十三日布告同樣的議案，——卽廢止穀物國家獨占制，許農民的生產物，除去租額以外，可以在市場自由買賣。又曾經國家沒收的事業、和工廠的一部分，貸付私人，或團體去經營。又設法把一定資源或區域，租借外國資本家去開發。這就是新經濟的基本政策。江亢虎先生說，俄國自實行新經濟政策之後，各地資本制度的產出，彷彿雨後春筍，一看過去和十七世紀的中歐都市一樣。然則新經濟政策，卽回復資本主義的前驅嗎？以堅決富於自信力的李寧，不及數載，就不憚把畢生的主張，年來勵行的政策，一旦豹變嗎？

必不然！必不然！假使李寧是德國人，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起於德國，我們相信李寧必不發布如此的新經濟政策。因爲德國產業已經發達，許多大生產皆集中於國家或幾個私人手裏，差不多配得上馬克思所謂「發達到或階段以上」的產業國。俄國呢，除了幾個都市以外，幾乎沒有大工業。國內人口百分的八十幾，其生活全靠農業和小工商業，而農業尤爲俄國國民底經濟的基礎。所以農民問題，

是俄國政治上最重要的問題，農民問題未解決，所有政策都是落空。

只消讀過 Tolstoi, Turgenieff 小說的人，都懂得全俄耕地大半屬於少數地主所獨占，農民千年來，莫不在憤鬱不平之中。就是一八六一年有名的「農奴解放」農民分得耕地，仍舊無多，嗣後人口激增，更形減少。因此農民的不平，一向不曾稍殺。故俄國歷來革命，均以土地和自由爲號召。三月革命的假政府，縱然也打着「土地自由」的旗幟。可是他的三月十五日布告，除把前此隸屬於皇室的四百萬畝土地，移歸國有以外，關於土地政策，只有四月二十一日任命一個「土地委員」罷了，他對於一般農民的要求，只有請他們自由諒解 (Freiwillige Verstandigung) 四個字。李寧看破這樣微溫的政策，不能博農民的滿意，就另提出「土地分配給農民」(Der Boder den banern) 的新方針。所以十月革命，極得農民的援助，竟成厥功。若照共產黨精神說，他是主張「農業社會化」「耕地國有化」的，自然土地生產，皆歸國家，再由國家分配給一般小百姓。可是俄國農業技術，太爲幼稚，許多地方，還是粗放的經營。所以十月革命以來，除小部分土地適於共同的社會主義利用外，十分之八以上的沒收地，爲便於利用起見，只得分給農民。名義上說農民只有土地使用權，實際不啻其家族的私產。

頑固保守的農民，不能了解什麼叫做共產。他們當初因爲土地慾和對地主惡感，附和贊同土地國有。及受了土地分配之後，立刻要變做土地國有的反抗者。因爲他們腦海裏頭，總以爲自己的使用機關，自己的勞動所得，當然歸着自己的自由處分。十月革命後的李寧，縱然能把中產階級許多制度，一一打破，大多數農民的小資產心理，是打不破的。資本主義的列强，又不憚以許多資金軍器，將士，直接

間接援助白黨，去脅迫農工政府。二年前的農工政府，爲防禦內憂外患故，不能不養育數百萬的赤軍，一切軍需，自惟農民是賴。且都市裏頭，許多國有工廠所需的原料品半成品，亦不能不取給於農民。假使國有工廠的生產品，够和農民交換食物，及其他原料品，那末富於私有慾的農民，還許願意。可惜俄國經過此期的戰爭，都市工業，完全破壞，益以外國封鎖，無法收買機械，以圖恢復。於是只得採用非常手段，向農民强制徵收穀物，和其他生產品，把紙幣作爲代價。紙幣日落，幾乎等於廢紙，農民更不願意，謹愿的除本身和家族所需外，不肯生產，頑強的不是把產物貯藏起來，就要挺身反抗。然因爲在戰爭狀態時期，他們目擊被白軍佔去的地方，前此由農工政府得來的土地，一一奪還故主，連空洞的使用權，都被毀滅，尙肯容忍犧牲，順應糧食委員的徵發。迨到一九二〇年，形勢大變，反革命運動，逐漸湮滅，對外通商，逐漸開始，農民對於徵發制度，就不肯再緘默了。我們只要看一九二〇年十月十五日的農村蘇維埃會議，三千名農民代表，同聲要求明確限定農民的義務，而力持對待農民政策急加變更，與夫Kronstadt 水兵的叛亂，可以明白一般農民的心理了。

穀物徵收條例，自一九二一年以後，在勢斷不得續行：李寧亦認爲係屬於戰時共產主義（Kriegs Kommunismus）的一種特殊政策，只限於極端窮乏之時期，爲給充軍隊及勞働者需要，一時不得已而行使，決不是適合於無產階級經濟的任務的措施。他說，無產階級專政底下所實現的正當政策，實爲穀物和農民必要工業製品的相互交換。從前李寧政府因爲專意於內憂外患的抵禦，沒有旁的力量去講究這種正當政策。到了一九二一年，內憂外患均告肅清，自然轉而努力從事建設計畫。然而承農

村荒廢，工業破壞之餘，電氣化計畫，斷非短少時期，可以成就。採購外來的機具物品，又乏資本，則謀增加生產力，只有降而對內獎勵私人的企業心，對外誘引外資的輸入。所以李寧第四週年紀念論文裏面說：「現在我們要設法停止前此社會的及經濟的秩序，商業，小農經濟，小企業的資本主義之破滅，且進而圖商業，小企業資本主義的復活。愼重且漸次使他能够掌握在我們手裏，縱使不能，至少也要維持可以置諸國家管理下的可能程度。」他又說：「我們現在要找出一個正確的法子，來引導不可避免的資本主義的發展，到國家資本主義一條航路去，最簡單的就是租借（Concession）……承租者，縱然是到資本主義的路上去，可是用這個形式，去行使國家資本主義，實在很有便宜的地方。因爲我們雖對他蒙有限的犧牲，給他必須的利益，而他旣因此而增大工業生產量，就能鞏固我們國家受小資產階級的經濟的攻擊，我們又容易監督他。…………我們若根據有利的條件，和歐西進步的文明的資本主義國家，訂立條約，而又預知將來收回的情形，最多不過幾十年，這站在進步資本主義水平線上的大企業，將完全歸於我們手裏。所以從租借到社會主義，是由小生產變成大生產。」此種對資本家的妥協態度，固然係遷就事實，究不能說李寧主張的豹變呵。

至於承認農民和小工人的農產物及製品的自由交易，則商業復活的結果，自然貨幣制度也要改正，銀行也要開設，國營事業也都要徵收用金。所以一九二一年十一月紙幣二十二號的新紙幣制度，四月十三的國立銀行開設布告，其他郵政，電信，電車，鐵道的用金徵收布告，都算是件隨變化的政策，沒有什麼可以疑議的了。

總結說起來，社會革命是勞働階級對資本階級

的革命。馬克思分析社會階級，只有資產階級勞動階級二個，這二個階級兩相對立。馬克思縱然也承認有所謂中間階級，但他又說：『資本集中的結果，中間階級，多半陷入於無產階級，少數則表同情於資產階級，所以過去的資本主義歷史只是二個對立階級的鬭爭歷史。』後來馬克思資本論末卷一章，變更前說，謂社會有賃銀勞動者，資本家，地主三階級。惟此章未及完結，他就去世。所以他晚年的階級觀如何，我們無從知道。李寧因爲俄國革命經驗的結果，發見社會階級於上述兩種以外，還有一種有力階級，卽小中產階級。這種階級是資本階級傾覆之後，無產階級專政之前，新發起的。此階級裏頭，大半是農民。他們不依賴地租生活，也不受賃金的驅策。他是滿想以自身財產的收益，充自身生活，不絞取人，亦不被他人絞取的。社會革命進行中，如何對付這種階級，馬克思未曾論及。考茨基主張要使中立。第三國際黨，鑑於俄國最初革命的經驗，亦主張要求中產農民的中立。李寧起初雖也想用非妥協的態度去對待他們，可是他的土地政策實施之後，見了一般農民分領沒收大地主的土地，都變做小資產階級，其總數竟占全俄人口的最大多數。小所有權的運動，就一天烈似一天，農村和都市勞動者間，遂漸次乖離，將釀巨變，卽覺悟這種政策不可繼續行下。所以一九一九年五月的共產黨大會，他就提議分給農民十萬農業機械，以和緩農民的感情。並且和脫洛斯基發表公開狀，說明中產農民不是蘇維埃政府的敵人，決不稍加壓迫。當時雖對於中農穀物自由買賣的要求，因爲戰時狀態，且慮其將助長人民的私有慾，徒犧牲多數而供少數的富足，不表示贊同，然俄國戰前工業的生產大部分，統屬小工業者，而十一月革命後的主要大工業，雖悉充國有，而占國民四分之三的小工業生產品，實際

上未曾禁止私營。這只看一九一八年六月十八日農工政府的產業國有化布告說，『凡工業資本之時價，在五十萬盧布以上者，均歸國有』和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的供給機關布告說，『政府只從事於大工業的交易，小工業生產品，協社和私人儘可自由買賣』卽可明白。不過事實上因長年戰爭和國際間封鎖的結果，國營工廠因機械原料品的補充困難，加以交通破壞，大半鎖閉，私人及協社小工業，有的因資本困難，不能開業，有的則拒絕開業，以爲可以促進李寧政府的坍台。而在戰時狀態之下，大行徵收制度，更使私的營業，不敢公然設定。江亢虎先生告我說，『政府的食料和其他必要品的分配，屢屢不繼，有受一等分配的，只給二等分配，其受三等分配的許多站了一天，還領不到手。若私人買賣，全然不行，俄羅斯國民的生命，必定不能够支持到現在』。可見俄國對於手工業，家內工業，其他直接必要的生產物，一向未曾十分禁止交易。惟一九二〇年之秋，藍格爾全滅，政府鑑於小資產階級們經濟的鐵路運輸妨害之苦，突於十二月布告，『凡使用十人以上勞工的企業，皆歸國有』。此種布告，比較一九一八年六月十八日的產業國有化布告，制限較嚴。然不及三月而有此次新經濟政策的決定。這樣看來，新政策的效果，不是取消所謂戰時共產主義的徵發令，而代以課稅法。因而農民的穀物和小工的製品，敢公然買賣，營業的範規遂較前爲廣，規模亦較前爲大了。李寧說，『許多人對於新政策，懷抱驚嘆，以爲我們施政，乃急激變化如此，其實這種政策，全包含於我們本來的思想中。我們對德議和時，曾着手平和的建設，那時候就已覺到農民經濟生活的必要，議採用國家資本主義。祇以內亂勃發，驅我們只得向共產主義的生產與分配一途去進行。然於此短少時間的經驗，已够使我們深信

非經過先行社會主義的管理，連這共產主義的最低發達，亦不可能。』布阿巴斯金說『一九一八年若沒有激烈內亂，三年後的今日所採用的政策，三年前早已實行。』俄羅斯現在只能說是共產主義的準備國家，不能就說是共產國。現行新政策，只能說是共產主義的退却，不能說是共產主義的拋棄。

以堅決不撓，勇往邁進的李寧，那裏甘心採用此退攖政策？當他取得政權時，因內憂外患的關係，採用戰時共產主義的特殊政策時，就想借俄國的地盤，或者促進世界的無產革命。一方面他又努力於全國電氣化的設施，他以爲二者有一成功，俄國共產國家，都可成立。然而事與願違，莫斯科的世界無產革命宣傳部，差不多把全俄前此剩下來的實幣，用得淨盡，其結果只是掀動歐美各國勞動界許多回無結果的罷工，暴動。其間最使他們失望的，就是匈牙利的共產黨革命，好容易成立農工政府，被列強壓迫，不可復振。和德國合同共產黨革命，損失了幾百萬運動費，還不算事，而死亡許多重要黨員，實在使他們難堪呵。既然全世界革命，幫助俄羅斯共產國成立的希望，不能不斷念，李寧政府完成俄羅斯共產國家的惟一希望，只有電氣化一策了。電氣化政策，須要什麼時候才可以成功呢？據 Kehishanowski 的論文和他的第八回全俄電氣工學大會感想錄，又俄國電化委員會發行的俄國電化計劃圖看來，雖不能說電化成績不算良好。然李寧所謂十年或十五年成功之說，恐怕在此期間內，要實現其半，尚不容易。電氣化事業，既非一朝一夕，可以成功，又沒有臨時急救有效的方劑，可以解脫農民的小資產思想之迷夢，自然對此占有全俄大部分人口的小資產階級的農民利益，不能不稍爲顧慮，稍爲事重些。退却一步，撤廢前此實行過的強制手段，以改良手段去代替他，自是迫不容已的辦法。李

寧說，『改良是革命的階級鬬爭中的一個副產物，無產階級未全勝以前，不能不應用此副產物』即是此意。

且社會主義完全勝利以前，資本是很重要的。若是沒有資本，就是電氣化計劃，恐怕也不會成功，或是成功，一定也極其疲緩。至鑛山的開發，森林的利用，農業的恢復，自然非資本不行，那更不用說了。以窮到極點的俄國，現在，除非輸入外資，何處取得資本，所以「開發特許」「食料特許」的設定，以爲誘導外資之投入之計，當然係一時應急所不容緩的方策了。

現農工政府正在那裏勵行新政策了，雖成效如何，我們尚未得精確的報告。然對於新政策的實施，無論對外對內，都很有限制的一定範圍，且其範圍，都很明確。譬如他布告農產物全部解放，任從一般自由交易，然土地所有權，仍舊歸國家獨占，不准農民自由讓渡，則資本時代的大農壓倒小農，大地主吞併小地主的弊病，決難恢復。又如他布告解放中小工業國營之把來貸付私人，而允許其相互買賣，然大工業仍舊由國家保持，管理，而又力謀其開發。那末，大工業吸收小工業，係必然的趨勢，凡手工業，家內工業等等，決難永久存在。至於他的租地方法，雖然引誘外國資本家向國內絞取，然限定區域，嚴加監督，使資本家在租借期間以內必須遵守國家勞動條例。期間一到，即由政府收爲國有。這樣看來，農工政府對於國內小資產家的讓步，不是如先進資本國那樣對於大資本主義的讓步，乃是對於農民，和其補足物的手工業家內工業，其他製造業等許多小資產主義的讓步。對國外資本家的讓步，則所謂「因敵之糧，養我之兵」的一時權宜政策。他縱然資糧於敵，而他決不許敵人深入的。這種政策，固然免不掉資本化的危險，最少也要延長資本主

義的壽命，實是無可諱言。惟經過或期間的突貫戰，未見成功，且反陷於危地，變更作戰計畫，轉而採用迂迴的，漸進的，熟慮的包圍戰，冒相當危險，以求最後的勝利，自是迫不得已，而且只有這一條法子的呵。李寧所謂「一步退却，二步前進，」『吾黨政策有屈曲自在的彈力性般活力，』就是這樣說法。

反對者以爲『此種退却政策，不久將由第二防線，敗退到第三防線，即由國家資本主義，進而轉陷入個人資本主義。』我覺得不足慮。何以呢？無產專政底下的國家，暫時忍諾小資產家的自由買賣，畢竟是爲促進無產獨裁政治底下的國家資本主義的實現。無產獨裁政治，乃保障勞動者權力的政治，他們所行的國家資本主義，自然不是資本主義確立的意味，而爲社會主義過渡的意味。所以除非無產專制制度破滅，總不至於不久將由國家資本主義，再敗退到個人資本主義去的道理。俄羅斯農工政府基礎極鞏固，無論贊成方面，反對方面，均所承認，則退却復退却，當是必無之事了。比方莫邪干將，是個危險物，盜賊攜去，則將行刧，義士攜去，可以救人。用的人不同，用的結果自相反。無產專政底下行的國家資本主義，其支配國家經濟勢力，可以無產階級的意志爲左右。無產階級意志，不用說是歡迎共產制度，所以我們極信俄國新經濟政策的實施，決不會再至退讓到現限度以外。李寧老早說，『我們今日的退却，止於必要程度，此種退却，不久即可終了。』他三月前因爲基諾亞會議將開，更明示其施行新政策的程度，在第十一次共產黨大會裏頭，作退却中止的宣言說：『吾人依退却所追求的目的，已經貫徹了。今乘時勢的改變，將更進出他的目的了。此改變獲得的結果，即鞏固主權的掌握，與共產國家之創造陣地一固，行將組織國家的支配，以與資本主義爭最後的勝敗，』云云。六月二十七日，

莫斯科真理報也說，『農工政府採取新政策，乃應付各方面的空氣辦法，早有成竹在胸，決不至被資本家所征服。』退却一步，前進二步，我們對俄羅斯的前途很抱樂觀的呵。

研究哲學之管見

瞿世英

近年來我國研究哲學的聲浪很高，關於哲學的著作亦很不少。初以為我們對於哲學之研究，必可有所成就，其結果似不致如吾儕老前輩之談練兵談立憲終乃一無所成。然而細看一看，又不禁大失望。起先還以為是局部的情形，未可以下全稱肯定之斷語。今年春季因事南遊，遍訪江浙各大學，與杭州之江，上海滬江，南京金陵各大學哲學教授談，結果乃愈失望，確信數年來研究哲學之呼聲，除極少數潛心研究者外，在各大學乃毫無根據地，所發之言論，亦大半是放空礮，有聲而無質。苟不速研究其中病之由與其困難之點而設法糾正之，改良之，結果一定是無所成就。

我以為現在談哲學的人，其病在祇「談」哲學，而不「行」哲學。學校中則「讀」哲學而不「研究」哲學。仍以哲學為理想，為玄譚，為裝飾品，為廣告。以為哲學與實際生活無關。殊不知哲學決不是「談」的，若哲學祇是供談資，則要哲學何用。如果現在有人能證明數千年來數十大哲學家之所精心考慮者，其目的祇為供談助，毫無別的影響，則我必立刻將五六年來所讀之哲學書一火而焚之，且大聲疾呼勸

曾天下人都不要上當。無奈沒有人能夠這樣的做。一時代的思想便足以支配一時代之生活。我的哲學是我安身立命的標準。哲學是什麼?哲學就是人生觀與宇宙觀。我研究哲學就是要造成我的人生觀與宇宙觀,找一個安身立命的所在,決定我們該怎樣去活着。宇宙間只有生活是實在的,我們要知道生活是什麼意義,應當怎樣去生活。生活是變,是動,是行爲,是努力。所以我說哲學的用處是在支配我們的行爲,使我們努力的動力,使我們過有價值的生活。數千年來的哲學家所解答的,都是這個問題。他們告訴我們,他們是怎樣的生活,他們對於人生與宇宙是什麼見解。使我們知道他們對於此大問題的答案。看他們的答案是否圓滿。我是否可以也過這樣的生活。哲學的價值,在支配我們的行爲,決定我們的實際生活的途徑。若不明白這一點,雖讀盡古往今來之哲學名著,亦未必能得着什麼。但這却是吾人研究哲學之第一病。

第二則吾人研究哲學,苦無信仰。羅素來,別人都談羅素,我亦談羅素。居然一羅素派矣。但是對於羅素的哲學,其不明白他的哲學的,固不必論。其稍能明白羅素的哲學的,對於羅素的哲學並無信仰。朝爲羅素派,夕又可爲柏格森派。其談柏格森者亦如之。今日與人談說是惟心派,明日又變爲實驗主義者,到了後天又駡起哲學無用來。此如何而可。

如欲研究哲學,先要對於哲學有信仰。研究某家哲學,如認爲圓滿,認爲他的答案是不錯的,決定要採取他的生活的路的,便要信仰他的哲學。若非確實別有所見時,不可朝信夕更,依違兩可。便是自己創造的哲學也要有信仰。歷來大哲學家,對於自己成的系統,沒有不確信其爲真的。否則從何而指導人,更何從而以人格與他人相見。(前次羅素在華,與之接譚,常覺得他對於他的哲學確有信仰。卽使

不明白他的哲學的人，亦可見其哲學家之態度。）

但有一層要特別聲明，即所謂信仰某家哲學，決不是作某家學說之奴隸。誰又願意做一人一說的精神奴隸呢？

第三則吾人思想太籠統，無分析的精神，與批評的精神。對於一家學說如果看見有一點好便全部承受。又聽見說某一點壞便又全部拒絕。此大不可。因爲一則表明對於某家學說並未了解。二則一種哲學系統既自成一系統，決不能全好全壞。所以我們研究哲學，應當分析的研究，分別其優點與不甚圓滿之點。有所抉擇取舍。有所批判。便是對於哲學問題亦必須分析研究。羅素在中國講學時，竭力主張分析研究之重要。但是看近來關於哲學論文，大半仍舊是太籠統了，真正對不起他。

第四則吾人研究哲學恆注重結論，而不注重前提，注重結論而不注重方法。故所得不過是名詞與概念。譬如布格遜哲學的結論頗多與希臘哲學家Heracleitus相同處。但我們萬萬不能說額拉吉來圖的哲學便如柏格森的哲學。因爲他們兩家學說完全建築在兩個前提上，是走的兩條路。哲學學說之要點，在其出發點，在其根據，在其研究之方法。一家哲學有一家的方法。有他的出發點，爲他達到結論的途徑。若僅得二三哲學結論以資談助，不知其出發點，不明其方法，還只是不明白哲學。近來談布格遜郁根詹姆士者大半僅從一二結論上大發議論，其本相如何不問也，其如何而得此結論之方法，亦不問也。還有一層附帶着說一說。現在研究哲學者太半從社會哲學上下手。從前我也是這樣。後來讀書稍多，恍然大悟，知無論研究誰的哲學，必須從認識論下手。認識論通，則其他各部份可以爲庖丁之解牛，容易得多了。譬如康德與黑智爾輩，若不通其認識論則決不容易真懂得他們的哲學。但現在

一般人似乎以爲認識論無補於實際生活，常常忽畧認識論。此實大謬誤。

第五則研究哲學者對於其他科學太無根柢，故對於現代大哲如布格遜，羅素，赫克爾，杜里舒輩均不易了解。不明白心理學與生物學不能明白布格遜，不明白心理物理與數理不能明白羅素。不明白生物學不能明白赫克爾與杜里舒。現代的哲學若有一點爲科學所駁倒，便不能存立。爲今之計，凡是有意研究哲學的人，不可不特別注意兩種科學，一是心理學，一是生物學。

第六則研究哲學者喜拉扯。時代不同，環境不同，如何而能有絕對相同的哲學呢？但是我們却常說甲與乙同，乙又與丙相似。西洋之某某與中國之某某同，又與印度之某宗某派同。這種辦法，無以名之，名之曰「拉扯」。扯來拉去，真相盡失，甚或還引起許多誤解，一字一句，嘵嘵置辨，其實與本人毫無關係。這種功夫用得豈不可惜。歸根說起來，還只是不肯用功夫，所以動輒穿鑿附會。此習不除，吾人將永不見哲學之真相。

以上六則可以說是現在哲學界的通病，都要設法糾正的。除此以外，還有幾種困難。這幾種困難，我自己都有經驗。若不設法打破此種困難，則研究哲學，實在是很不容易成功的。

一，研究西洋哲學不得不讀西洋書。但是西洋的種種哲學名詞，中國素無譯名，無另外一個中文名詞來代替，所以很難得到正確的概念。因而發生種種困難，沒有法子將他的意義用中文達出來。即使有了譯名，但用在這裏便合式，用在那裏便不合式。一名數用，意義轉致混淆。甲的意義，乙不能知。乙所知者，又不能使甲知。譯名之缺乏，實在是研究哲學的大困難。爲今之計，應速羅致對於哲學有研究者，編一哲學詞典（心理學美學等可包含在內）參照

外國字原斟酌中國字義定一譯名，附以解釋。但求簡明，不求詳細。其有一字數義者，如 Idea 則爲一一分別解釋。習慣通用之字，苟無大病，概仍其舊。預算有一年工夫，便可以有很好的一種哲學詞典出現。但有一層要說明，卽尋求中國譯字的時候，不要到佛經上去找。因爲文字原本是記號，要緊的是他所代表的意義。此字已代表別的意義，再取來代表別的意義，結果一定混淆。雙方皆受損失。所以我以爲如有通用譯名更好，否則另鑄新字，亦比借用好些。哲學的名詞真是失之毫釐，謬以千里，萬不可忽略的。

其二則苦無書籍。有心研究哲學之士未必盡通西文，通英文未必通德文，通德文未必通法文。故遂譯書籍是萬不可緩的事。說到這裏，不得不佩服日本人。差不多我們所曉得的幾十種重要的哲學著作，他們全有譯本。（不但哲學如此，別的科學亦如此。）譯書這件事是介紹西方文化的最要緊的一件事。不但可以使專心研究哲學的人有書看，並且可以使一般人知西方文明的根源乃在此。使無安世高，竺法護，鳩摩羅什，法顯，釋彥琮，玄奘等輩，佛學何能大宏於中土。

但是現在我們很苦痛的，近三數年來譯出來的大部頭的書關於哲學的，不及十種。又大半是現代哲學家的名著。譯名著固然不能反對。但是沒有哲學訓練的人是否可以看懂，（如張東蓀先生所譯之物質與記憶，王星拱先生所譯之哲學中之科學方法，初學似不易懂。）個人意見以爲現在最急要者乃爲譯哲學史與哲學概論至少各譯五種，然後再及其他。（關於哲學史，則鄙意 Erdmann, Windelband, Ueberweg, Rogers, Thilly 諸家之作均可譯。關於哲學概論則 Paulsen, Külpe, Fullerton Mackenzie, Jerusalem 諸家之作均可譯。前者窮

一年之力譯成哲學史一部，今後尙擬努力至少再譯哲學史一哲學槪論二種。）因此爲研究哲學之根據，入手之途徑。最好能先選定應譯之書若干種，分期翻譯。第一期譯哲學史及哲學槪論。第二期譯現代名著。（如郁根，羅素，羅哀司，詹姆士，赫克爾，杜里舒，居友，失勒諸大哲之著作。）第三期始譯笛卡爾，洛克，康德，黑格爾等哲學家之名著。第一期竣事始及第二期，無事躐等。如此過去，卽可消滅這第二種困難。

第三是苦沒有討論的人和機會。依我個人讀哲學書的經驗，友朋討論之所得，比一人自己讀書來得多。因爲一討論就可見得出這一種哲學的優點來，同時亦指得出他的劣點來，容易做比較的研究。批評某家哲學原不是一蹴而幾的，但是我們研究哲學不是要做某家的門徒，或完全採取他的學說。我們必須考較他的結論，試驗他的證辨，看他究竟優點在那裏。然此中有一絕大的危險，卽在沒有完全了解以前便胡亂批評起來，適成其爲不曾成熟的果子。如有多少人交換意見，這種弊病便可以除去；更可得着許多好處。但是這種機會實在很少。一則由於研究哲學者少，二則沒有討論辯難的風氣。『能給人以神自由與不朽而不能給人麵包』的哲學（Novalis 語）誰又來討論他呢？

第四是苦無指導。現在的學校裏因爲課程內必須有哲學一門，所以亦盲目的添一門哲學。學校既不爲哲學而添哲學一門，學生亦不爲哲學而研究哲學。大學卒業，無一人不讀哲學而亦無一人明白哲學是什麼。卽哲學教授又何嘗真以研求爲事。所以最初研究哲學的時候，讀書不多，對於哲學之問題，哲學思想之源流起伏，某某大哲之出發點等等問題皆苦於沒人指導，恆不易了解。基礎未固，進取爲艱，興趣一失，從此絕緣。我有許多朋友，都是這樣

決然舍去的。我的意見，各學校哲學教授，除上課講解外，應多做課外指導的工夫，幫助學生，解決他們的困難。夫然後使學生知哲學之重要，而增加其興趣。

上面說的四種困難，我自己都感覺着，認爲是我們研究哲學的障礙，必得設法補救的。若能改正以前所說的幾樣通病和這幾種困難，則研究哲學的前途，是很平坦的了。

現在且以個人的經驗參酌今春的調查，爲擬一研究哲學之程序。如爲學校課程，則有三年工夫，便很可以自己研究了。大學本科如爲四年，則此項功課可排列前三年。留第四年爲自由研究的時候。如本科祇有三年則正好。

在沒有研究哲學以前有三樣功課，必須要預先研究，卽心理學，邏輯與生物學。邏輯是思想的方法。從古代到近代的哲學都以心理學爲根據。現代哲學又都與生物學有關。這三門可以說是哲學的預備學科。好在這三門都是大學預科的科目。

第一年應先有哲學概論。此所謂哲學概論不僅是知識論與形上學。還應包含人生哲學，社會哲學與美學。有目的三：(一)知道哲學家的問題究竟是些什麼問題？(二)知道對於這些問題的答案的各種不同的論證，決定從違或另創新意。(三)引起獨立的思想。須知研究哲學的目的原並不是盲從某家之說。獨立的建設的創造一圓滿的人生觀與世界觀纔是研究哲學的目的。

在這一門科目，做教員的無論是用講演法或用課本都要備具四種條件，卽(一)簡單淸楚；(二)有系統；(三)無論什麼問題要將正反兩方的意見都陳述出來，無使有所偏；(四)無論什麼問題將比較滿意的答案陳述出來。其餘如參考書尤不可不多讀。

第二年哲學史的用處在將從前的哲學家對於宇宙問題人生問題的答案述說起來,說明哲學思想的發展,及哲學思潮與時代之關係。要敍述而少要解釋,因爲我們要知道的是某哲學家的哲學而不要某哲學史家對於某哲學家的見解。

有些人反對讀哲學史,便是這個原故。羅素便是不贊成讀哲學史的。他對我說過:他是不贊成讀哲學史的,他自己便不曾讀什麼哲學史,研究哲學,應當讀原著,先笛卡兒,次洛克,次勃克萊,次休謨,次來勃尼茲,次康德……云云。原著自然不可不讀,但是爲明白了解思想之源流線索起見,仍不能不讀哲學史。窮一年之力可從希臘哲學至十九世紀中葉止。以後則不可不另列一門,詳爲研究。讀哲學史有三點宜注意:(一)某家哲學之時代,及其來源與影響。譬如康德當知其爲理性派與經驗派相爭之收束而爲現代哲學之前驅。(二)當認淸某家學說之眞相及某派學說之眞相。(三)當知道他的哲學方法。有了概論,又有了歷史。有了直剖面又有橫剖面,譬如造房子圖樣和材料都有了。此時可選讀原著;如用課本則宜兼用數種,以資比較,更易明其眞相。

第三年現代哲學。以學派爲經,以哲學家爲緯。自然主義,新實在論,新惟心派,實驗主義,都是要研究的。英國哲學家如斯賓塞,如極林(T. H. Green)如勃拉特來,如羅素如波爾孫;法國哲學家如居友,布格遜,德國哲學家惟物派如步須納,赫克爾,惟心派如洛茲,哈脫曼,心理學家如馮德,新惟心派如郁根,新康德派如泡爾孫,如哥亨(Cohen);美國哲學家如詹姆士,羅哀司,杜威,柏雷均須研究。此科最好用講演體裁。能別設一原著選讀之科目尤妙。

此後則趕快回去讀原著,比較重要者爲笛卡兒的方法論,斯賓挪莎的 Ethics(英文已有譯本)來勃尼茲之單元論,洛克的悟性論,勃克萊的希拉

司與菲洛奴之談話，休謨之人性論，康德的未來形上學序言等書。康德著作尤宜特別注意。赫克爾原著亦不可忽略。

此僅就學課方面言。在學校方面應設法令學校成爲哲學之中心。得一二著名教授以主持之，宣傳其哲學。即使有衝突更是好現象。這樣，哲學纔有希望發達。若僅以課程中有哲學，故不得不有哲學，教授敷衍，學生偷懶，現在差不多的大學都是這樣，是很可悲的。

個人研究哲學，在已讀上述各門者，應以讀原書爲原則。第一步當然要先明白他的意義。第二步則取來與他的別種著作比較，然後再與別人的著作比較。比較結果可以知道那家的學說較爲圓滿，其論辨是否整飭，有無缺點。第三步即爲批評與解釋。第四步參酌各家之言，力避各家已經走錯的路，便經詳愼的思考可以有希望發生獨立的新思想。我們研究哲學，不僅是聽人家說話，我們自己也要說話。不僅是模倣，更要創造。創造新哲學是研究哲學的目的。

說到這裏，本文已經完了。但有一句話要說，就是研究哲學萬不可與科學作對。近來的哲學家都是科學家。便是十九世紀以前的學者亦都是科學家。如笛卡兒來勃尼茲是數學家，洛克休謨是心理學家。科學決不與哲學衝突，哲學所得於科學者不少。哲學便是將人生的經驗與科學研究的結果合併起來，成爲一調和的統系。現代科學發達，研究哲學者，尤不可無科學之精神。

將以前所說的歸納起來可得下列之結論：

一　哲學是企圖解決人生問題的，是支配我們的生活的。重要在行爲而不在空談，在努力而不在玄想。空談玄想是假哲學。

一　吾人對於哲學應有信仰，所謂信仰云者，

決非思想之奴隸。

一　吾人研究哲學須有分析的精神與批評的精神。

一　吾人應注重各家哲學之方法及其結論之前提。

一　應從認識論下手。

一　研究哲學須有科學根底，尤以心理生物兩科爲最重要。

一　忌穿鑿附會，凡研究一學說務求其真。

一　須有確切的譯名，最好先編一哲學詞典。

一　譯述書籍，先從門徑書（如哲學史，哲學概論）起，再及其他。

一　應提倡辯學的風氣以便互相討論。

一　應有人指導。

一　對於學說無取盲從，須批判其得失，期有所創造。

一　學校中應以哲學概論，哲學史，現代哲學，原著選讀四種爲重要功課。對於心理生物邏輯三科，須先有充分之預備，教員尤其要改變原來的敷衍的態度。鼓勵學生使對於此根本問題有興趣，使知此問題之迫切。

一　多讀原著。讀時須有統系，尤重比較研究。

一　應使哲學集中於大學，得哲學家以主持之。

一　科學與哲學不衝突，不得有所軒輊。爲學須有科學精神。

這是本諸個人的經驗與觀察調查做的，如有不合處，尚希閱者見教！

一九二二、五、二九。

哥德的浮士德

聞天

——『哥德是怎樣的一個人啊？』一個青年向海涅(Heine 一七九七——一八五六）這樣的問。——『世界是怎樣的一個東西啊？如其足下能够把這件事體向我說明，那末哥德是怎樣的一個人我也可以向你說明吧』海涅這樣地反問那個青年。

哥德與浮士德

希臘古代之有荷馬（Homer），意大利之有但底（Dante）英吉利之有莎士比亞（Shakspeare），德意志之有哥德（Goethe），固然是希臘，意大利，英吉利，德意志的光榮但也是我們全人類的光榮！希臘，意大利，英吉利，德意志的人固然常常紀念着他們的荷馬，他們的但底，他們的莎士比亞，他們的哥德，但我們也何常不紀念着我們的荷馬，我們的但底，我們的莎士比亞和我們的哥德呢！

他們都已經死了，但是他們都沒有死！他們的作品還是照耀在這黑暗的世界上，像皎潔的月照耀在被黑暗所吻着的大地上一樣。地球一天不破滅，他們就永遠與我們同在！

讚美罷！讚美荷馬和他的伊麗雅和萩蒂舍（Iliad and Odyssey）罷！讚美但底和他的神曲(Divine Comedy)吧！并且讚美莎士比亞和他的哈姆萊脫（Hamlet）吧！讚美吧！讚美我們這裏所要講的哥德和他的浮士德（Faust）吧！

一切偉大的藝術家都有銳敏的感覺和洞察的直覺。他們把他們所觀察到的，所感覺到的，經過了

他們的個性的溶化，更受了他們內部的迫切的表現的衝動用了某種方法表現出來的東西就是他們的偉大的藝術品。所以任何藝術家的作品中間都是以時代爲背景而以作者的個性爲中心的。荷馬之於伊麗雅和莪蒂舍，但底之於神曲，莎士比亞之於哈姆萊脫，哥德之於浮士德，當然也都是如此的了。

那末，哥德那時的背景又怎樣呢？

自十五，十六二世紀的文藝復興運動以來，人們因復古而得到一部分的解放和一部分的生活上的權利；但他們不想再進一步得到更大的解放和更多的自由，而却以此自足，於是保守現狀之衝動也由此而生了。

這種保守性的表現，在社會上則重秩序和和平，在道德上則重形式和虛飾。所以個人的自由和欲求，必定要爲了這種秩序，和平，和外形而犧牲；個人的活動的本能，必定要爲了這種呆板的制度而壓抑。而其在文學上的表現，則爲古典的崇拜。那名聞一世的古典主義，就在這個時候，得了他的勢力了。

從古典裏得到了所謂「藝術的法則」（Artistic Canons）而推重之，而服從之，謂之古典主義。這就是說古典主義是以一定的法則做標準而不准有個人的獨創的一種主義，是以約束天才爲能事而不許自由解放的一種主義。其極也，弊端橫生，任何作品都變成沒有真情，沒有生氣而徒腐心於形式的平凡的虛僞的東西了。

人爲的拘束是終究不能永遠用來限止人們的活動的。在這種虛僞的，形式的人爲法則之下，是誰也不願生活的。但人們的膽是多麼小啊！一直等到十八世紀的中葉盧騷（J. J. Rosseau 1712-1778）才喊出了在他們的心底所潛在着的迫切的呼聲。

「返歸自然啊！」盧騷這樣的長嘯了一聲。於是

情緒的，熱情的，自由的浪漫主義的運動，就這樣的開始了。我們必得自由！我們必得平等！這種個性的，自我的權威的主張，也像風一般的向四處散佈了。

這種浪漫主義在文藝上所表現的特性則爲對於古典主義的反抗。拋棄一切成規，打破一切因襲，而澈頭澈尾的主張無拘無束的自由主義，這是浪漫主義者的使命。乘了奔放的熱情和空想之翼而從個己的內心中所拼裂出的東西，就是浪漫派的作品。

這種趨勢，在德意志的影響卽爲狂飈勃起運動(Sturm und Drang, Storm and Stress)，而在這運動中的代表人物就是我們的哥德！他的少年維特的煩惱(一七七四年出版)就是那時的代表作了。

哥德終是那時代的產物，浪漫的時代的產物，他的任何作品都帶了不少的浪漫主義的色彩。他的着重主觀，他的主張感情，他的熱愛自然和自然的生活，他的主張自我的發展，都不是浪漫主義的特色嗎？

但是哥德終究是一個天才，他決不能完全受一時代的影響所支配，所約束，他的活躍的生命，必得跳出這圈子之外的。他不是曾經爲了地質學上的研究特地跑到海子山 (Hartzmountain) 上去嗎？他不是曾經爲了渴仰南方到威匿斯 (Venice) 和羅馬的古城中去研究過古典的作品而加以讚美和推崇嗎？他不是曾經爲了要實現他的賢人政治到過外馬公國 (Weimer) 的朝廷上做過樞密大臣 (Privy Consellor) 嗎？

他是德意志浪漫主義的創始者，他也是希臘羅馬的美的渴仰者；他是中世的空靈的神異的愛慕者而又是近世科學的先覺者。他真是把詩人，小說家，戲曲家，批評家，科學家，哲學家等多種多樣的生活，綜合於他的一身了。

他這種多種多樣的複雜的生活的表現，就是他的傑作浮士德！

浮士德的完成在一八三二年，而其開始動筆的時期則在一七七四至一七七五年間，前後相隔有六十年之久，這六十年中所經過的人生的波浪，他差不多完全都把他寫進浮士德裏去了。浮士德是哥德一生的經驗的反映和思想的結晶！我們要曉得哥德，請先一讀他的傑作浮士德！

二 浮士德的來源

凡研究過原始民族的心理和民間傳說的人，都曉得有所謂「神話」(Myth)，有所謂「魔術」(Magic) 和所謂「萬物皆生論」(Animism) 那許多東西。

所謂魔術是想得到宇宙間的原動力和秘鑰而用之於人生的一種方法。中國的巫女和尙道士，印度的 Yogi，波斯的 Mage，中世紀的聖者，與無數的「奇蹟製造者」(Miracle-maker) 都是應用這一種法術的人。我們這裏所說的浮士德 (Faust) 自然也是這中間的一個了。

自基督教興，於是排斥異宗，除了他們認可的法術而外，把其他的種種，都嚴行禁止，凡民間有私行傳播者，認爲背教，處以死刑。這等於說只有羅馬的教會是有魔術的專利的。他能夠把你的靈魂打入地獄，他也能夠把你的靈魂超升天堂。他用了某種儀式和禱告也可以解除和撒旦 (Satan-惡魔) 結契約的犯罪者的罪惡。像關於 Merlin, Tannhäuser Robert the Devil「那種神異之譚」和 Theophilus 被聖處女從天國裏擲下花來而得救的事情都是好例。

及宗教改革起，又產生了別種新精神，「神異之譚」(Legend) 的樣式亦一變。在新教的世界內，就

是那羅馬教會所行使的所謂正統的魔術，也當作和羅馬教會昔日所排斥的魔術一樣的可惡。但是這種魔術在民間私自行使的，還是很多。如十五，六世紀中鍊金術和占星術的盛行，不就是很好的證據嗎？

但自文藝復興以後有二種新精神滲進了「神異之譚」的裏面：一卽對於知識的追求；一卽對於美的渴仰。因爲要找求知識，因爲要找求美和愛，所以不少敏明才智之士和惡魔訂立契約，賣掉他們的靈魂。這種事情也變爲「神異之譚」所常講的事。

找求真理，找求美和愛，這二種衝動是人類所共有的，所以一個人如其爲了這二者，就是和惡魔訂約，那種事情也能够引起我們對於那個人的同情。因此文藝復興後的「神異之譚」常帶有悲劇的性質。那十六世紀的關於浮士德的「神異之譚」，雖浮士德終究落於惡魔之手，但是他對於我們還是有極大的吸引力的。戲劇家要編製悲劇，這真是絕好的材料。

浮士德 (Johann Faust) 在歷史上的確有過這麽一個人。他大約生在一四九〇至一五四〇年間，他以學問和魔術著名。(他大概和 Paracelsus, Luther, Charles V, Henry VIII, Raphael 同時。) 關於他的記載，在這一時期的著述家中間可以找到。最可靠的要算做 Melauchthou 的朋友和替他作傳的那人。他似乎曾經碰到過浮士德。但是關於這魔術家的種種神話，似乎在一五八七年開始出版。這就是古舊的法朗克府浮士德記錄 (Frankfurter Faustbuch)。關於這部書的參考品，我們所曉得尙還存在的只有一種了。不料近來被 H. B. Cotterill 先生在殊麗城 (Zürich) 找到法朗克府浮士德記錄的複本。照他推測起來，這大概是哥德做浮士德的底本。關於這本書的內容，我現在把日

B. Cotterill 先生所說的摘譯在下面。

『這(指這本書)是用古怪的古代的德國字寫的，中間夾着許多信仰上的批評聖經上的引語和拉丁的字句，并且有時中間還夾着佶倔的詩句。出版者（名 Spiess)告訴我們說：他出版這書的目的是要「警告一切基督教徒和靈敏的人去免掉像浮士德博士那種可怕的事情」的。他很鄭重地并且有意地「像他自己所說的」把「魔術的公式」略去，因爲他恐怕「任何人因了這種記載也去探討，也去模倣」約翰浮士德，照這部書上看來是生於羅特（Roda）近於外馬的一個鄉村。（別的書上說他生在 Würtemberg 的 Knittlingen）他的父母，是誠實的怕上帝的農民。他的偉大的才能引動他的有錢的親戚，住在 Wittenberg 的，養育他并且教育他。他在 Wittenberg 和 Cracow 研究神學，成績凌駕過一切競爭者，并且得了神學博士的頭銜。但是他不但有「可教的，敏捷的」而且有「愚魯的，蠢莽的，探討的」的頭腦，他忽略了聖經變成了一個空想者，并且拿他是占星學者和數學者自驕，像那記錄者所說：他是「拿到了鷹的翅膀而想找出天地間萬事萬物的淵源」的。

『他現在去接近魔術了。在四條大路相聚會的 Spessart Wald 森林中（近 Wittenberg)他爲了要號召魔鬼，在那裏畫了許多神秘的圈子和念誦了許多符呪。等到種種可怕的幽靈和聲音顯現之後，在這顯現中間浮士德差不多嚇死，一個有「灰色的僧侶」的形狀的魔鬼出現了。這魔鬼來那裏看他，并且把地獄一切恐佈告訴給他。但是浮士德堅持他的計劃，并且和那魔鬼做第二次的集會。那魔鬼現在已從他的主 Lucifer（魔王之名）那裏得到服役於別人的自由。於是浮士德和這魔鬼訂了那樣的一張契約：魔鬼服役於浮士德的年限爲

二十四年，在這期間，浮士德要背叛基督教和痛恨基督教徒，而在二十四年之末，浮士德的一切，靈魂，身體，肉，血，和所有的東西，永遠爲魔鬼所有。這張契約是要用血來簽字的。浮士德裂開他的手，血淌了出來，凝成了'O homo fuge'（人呀？逃避罷！）那幾個字，浮士德看見了雖是吃驚，却也並不中止他這種舉動。於是說定無論甚麼時候，魔鬼如其被召，應該裝爲法朗士派的僧侶顯示出來。他更說出他的名字是美非斯都非爾斯（Mephistopheles），那就是不愛光明的意思。」

經過了種種放蕩生活之後，浮士德墮進了情網幷且想到去結婚的事情。但美非斯都對他說：結婚是上帝所喜歡的事情和他們所訂立的契約上的條文不合。於是二人就談到世界的創造，談到地獄與天堂，談到妖法與占星術。美非斯都對於世界創造說，更結了一個很背教的解說，他說物質是永久如此的，是自存的，不是被創造的，其實他是在反對世界是創造的一說。

具有「愚魯的蠢莽的，探討的頭腦」的浮士德被美非斯都這種描寫所引動了。他於是要求去拜望地獄與天堂。這種旅行的描寫，非常有味，但我們因爲限於篇幅，這裏只好割愛。

在第十六年那一年，浮士德要周遊世界名城古國，於是美非斯都變了駝鳥讓他騎坐。他們到羅馬和法皇湊趣，到君士但丁堡與蘇旦（土耳其皇）調笑。他們也拜訪了埃及印度非洲與其他地方，包含愛丁園和不列顛。

第三部描寫浮士德在查利士第五世朝廷上召亞歷山大大帝和他的配偶美麗的 Bactria 公主 Raxana 的亡魂的事情。此後記載更異想天開，無奇不有，而最可注意的就是召特羅亞（Troy 在小亞細亞的古城）的希侖（Helen見荷馬伊麗雅）

的亡魂。（這就在哥德的浮士德上也有的。）H.B. Cottereal 先生說：『你們也許歡喜關於希臘的描寫罷——至少關於她的衣服。她的衣服帶着黑紫的顏色……她的頭髮，光榮的黃金色的頭髮，披到她的膝蓋。她有黑色的眼睛，可愛的面龐和圓的頭，她的嘴唇紅得像櫻桃一樣，小小的嘴，像白鵝一樣的頸，像玫瑰花瓣一樣的頰和亭亭玉立的身裁。』

一陣悲悔捉住了浮士德的心。他差不多被一個有信仰的老人所說服，開始懺悔，並且解除他所訂的條約了。但是美非斯都太狡猾，他答應浮士德替他把希倫弄到手，而使他用他的血去簽新條約上的名。後來希倫（浮士德自己所引起來的幻像）就做了他的妻子。

『在末了一年他被可怕的失望所壓迫，而魔鬼對於他的嘈笑更使他難受。在最後的一個晚上，他招他的朋友們到 Rimlich 村，近 Wittenberg 的，去晚餐。食後，他用了濃厚的深情的痛悔的話對席中人演說，禱告上帝會赦他的靈魂，雖是他的肉體給了魔鬼。他告訴他們，十一點鐘的時候，魔鬼就會來把他帶去。他請求他們都安靜地到床上去，并且假設他們聽到什麽響聲，也萬不要驚嚇。在半夜的時候，一陣狂風掃過了屋頂，并且還聽到像無數毒蛇一樣的可怕的怪聲。浮士德的呼救的喊聲，也一點一點靜下去了。他們跑到上屋裏，只看見浮士德的身體已四分五裂，血肉模糊！那記者更在末了說：「……從這上面每一個基督徒應該知所警戒，而尤其是那些具有驕傲的，好奇的，固執的心和頭腦的人。我現在這樣說了，他們就可以遠離一切魔術，符呪，與其他魔法了。阿們！這是我從心坎中對於每一個人的願望。阿們！阿們！」』

因為這部浮士德記錄的通行，所以稍有變換的記載和翻譯弄得非常之多。而最重要的要推德人

Widmann 之譯述，他把這部書增訂了不少地方。在一五九〇這部書的英譯本出現了，但英譯本中間却插了不少的英國的民歌。

首先把這故事造成一齣戲曲的，要推英人美羅（Marlowe）他的浮士德博士的悲史（The Tragical History of Doctor Faustus）大概都是依據於德國的浮士德記錄的。他這篇劇的辭藻非常美麗，可惜中間輕佻的元素太多，不免近乎俗氣。雖是許多愛國主義者不承認哥德看過這篇東西，但是這篇劇的開端，其影響到哥德却是顯而易見的。

在民間關於這段故事的傀儡劇，那就更多了。哥德少年時，已經在法郎克府看過二十歲時在Strasbourg又看過。在那時他大概對於浮士德記錄也很曉得的了。他想把這段故事造成一篇悲劇，也是起於那時的。

哥德的浮士德的來源是如此。他是取材於這些「神祕之譚」的，但他並不受他的拘束，並不着重於那些神祕的地方，他只是赤裸裸的把些材料來表現他的熱情和理想。關於這一點，我們到後邊就會明白。

（未完）

微生物學略史

曾仲鳴

微生物或譯作黴菌，法文為"Microbe"來自希臘文"μικρόβιος"字。其義為「短暫的生命」，後以廣義借用之，始作為微生物（Petit être）之解。

微生物為無葉綠（Chlorophylle）之生物，形率

微細，而非尋常人目所能見之者，故必用顯微鏡以窺之。

微生物學（Microbiologie）者，研究微生之形態生理等之學也。

吾既以數語釋微生物及微生物學之意義，今可進而述微生物學之略史矣。

微生物學爲近世最新之學，自法國學者巴斯德（Pasteur）之發明，始有統系而成專科。故今述此學略史，特分之爲二時期：

第一時期　巴斯德以前之學者對於微生物學之觀念。

此時期中又可分之爲二：

（一）微生物之工作。　古人對於事物，皆不加以觀察，自不知有所謂微生物。然微生物之工作，自有生物以來，卽已有之。如樹木枯槁，能腐敗而分解，或散入空中，或與土中物質相合者，則皆腐敗微生物（Microbe de putréfaction）之工作也。

又如生物腐敗，所發之阿摩尼亞，能與氯起氯化作用，乃成亞硝酸；由亞硝酸再與氯起氯化作用，乃成硝酸；而此硝酸與土中之氫氯化鉀或氫氯化鈉相合，乃成硝酸鉀亦名硝石（Salpêtle），或硝酸鈉，亦名智利硝石（Salpétre de Chiri）者，則淡化微生物（Microbe de nitrification）之工作也。

至於發酵微生物，（Microbe de fermentation）先民由經驗所得，而能賴其工作，以製酒製醋製麵包者久矣。（註一）

（註一）　吾國史載，『禹時有儀狄者始作酒』。是則製酒之法，吾國早已知之。但吾國人對於一切事物，每每只知其所當然，而不求其所以然。故不加以考察，而無所發明，反觀外國學者，對於發酵深加研究，卒使微生物學日進月新而得以成立。吾人與念及此，能不愧慚乎！

耶教聖經輒言及葡萄酒，幷謂係羅哀（Naé）所製。而麥酒之製，亦已甚古。若乎麵包，則希臘人早已

能製之，以充食品矣。

（二）發酵作用之研究　微生物學既自巴斯德之發明而始成立，而發酵之作用，亦為微生物之所致，亦得巴斯德之試驗而始有憑證，是則巴斯德以前，關於此種學理，必無可述。然前時學者或有所發見，或有所陳述，雖乏精當，竊意亦未必非微生物學之先導，故稍陳之，以誌其源。

當鍊金派（Alchimiste）極盛時代，事事皆臆度而不合於科學之理，竟謂『藉「哲石」(Pierre philosophale) 之力，可使賤金 (Metal vil 如鉛鐵等) 化為貴金。(Metal noble 如金銀等) 而此哲石，猶發酵中之「誘發生物」(Ferment)。』

十六世紀中葉，瑞士有醫生名巴夏生 (Paracelse) 者，始為較精細之研究，其言曰『人者乃化學的組織之一物，若其一部稍有變更，卽生疾病，故必用化學的藥品以醫治之。』

一六四八年，化學家王愛蒙 (Van Helmont) 始，發現無水炭酸 (CO^{2}) 并以為於發酵 (Fermentation)，腐敗 (Putréfaction)，消化 (Digestion) 各現象及灰石與酸類之反應作用時，皆可得之。王愛蒙更下一適當之結論曰『凡機體之一切變化，及其生殖，皆來自誘發生物。』

是時英之化學家保呂 (R. Boyle) 以為若能深究發酵及誘發生物之本性者，必可於各種疾病，為完滿之解釋。

後克經 (Kunckel) 亦謂『胃病乃原於不潔物存於胃中而發酵所致，故酸類及苦性植物可止發酵，若用之以治胃病，亦能見效。』

十七世紀之末，德國化學家白垞 (Becher) 謂『沸騰現象 (Effervescence) 生於礦物；發酵現象 (Fermentation)，生於植物；腐敗現象 (Putréfaction) 生於動物，而腐敗乃緩性的燃燒，所以破除生

物體中之能力，乃其繁雜之配合。』

德之醫生蘇丹 (Stahl) 亦言：『凡已腐敗之物，與未腐敗之物相接，可使之亦腐敗。』

迨至十八世紀，英國化學家巴那克 (Black) 考得無水炭酸之性質，并判定只有醇之發酵；煤炭之燃燒；及酸類與灰石之反應作用時，可發無水炭酸此則為王愛蒙所不及知之者。

後法國化學家鹿化西 (Lavoisier) 出，發酵之現象，得其試驗，亦益明瞭。

鹿化西嘗用天平考物質為不滅，而立一律。故彼之研究發酵也，亦用天平之法，遂斷定糖之發酵，只變為無水炭酸及醇而已。其所發之無水炭酸之重量，及所得之醇之重量合計之，與糖未發酵前之重量，幾可相等。

一八一五年，法國化學家愷呂沙 (Gay Lussac) 對於糖之發酵，定一反應式如下：

$$C^6H^{12}O^6 = 2C^2H^6O + 2CO^2$$

(糖)　(醇)　(無水炭酸)

化學家屠茅 (Dumas) 以為變酒之糖，係為甘蔗糖，(Saccharose) = $C^{12}H^{22}O^{11}$) 若照愷呂沙之式，必不能變之為 C^2H^6O 及 CO^2 也。

一八三〇年，得竹濮複 (Dubrunfaut) 之研究，乃知 $C^{12}H^{22}O^{11}$ 當發酵時，吸取二分子之水 (H^2O) 變為果糖 (Levulose = $C^6H^{12}O^6$) 及葡萄糖 (Glucose = $C^6H^{12}O^6$) 而此二糖再分解，始變為醇及無水炭酸也。

至於發酵時所用之酵母，(Levure 係醇之發酵所用之誘發生物，種類甚多。) 愷呂沙經種種試驗，以為與發酵現象無所關係，而發酵所必需者為氧。

後法之化學家陸睹 (Cagniard Latour) 置酵母於顯微鏡下而察之，始見其形為圓的，或為楕圓的，而有生機；遂判定酵母為一生物，其在糖中，使糖發酵而分解為醇及無水炭酸者，特求自己之生長及

繁殖而已。

德國學者李耶比(Liebig)則反對此說，以爲誘發生物自分解，而使糖汁發酵，無生機作用也。

第二時期　微生物學之成立。

此時期中亦可分之爲二：

(一)巴斯德與微生物學　巴斯德少時受業於屠茅，深究化學常揣想流質中必有微小生物，孳乳其間；而不以李耶比之學說爲然，遂勇於試驗，證明不特糖之變醇，必賴醇之誘發生物；卽乳酸(Acide lactique)之發酵，亦有其誘發生物。因以判定凡一起發酵，皆爲特別生物所致，此生物卽所謂誘發生物也。

至於糖之發酵，前人以爲只變爲醇及無水炭酸，巴斯德經種種實驗，而知舍二物外，尙有甘醇(Glycérine)糖酸(Acide succinique)等。

巴斯德因考證發酵，而得培養微生物之法，乃爲自然發生說之研究，以爲物之發酵，必由空氣中之微生物之傳入所致。

巴斯德旣確證空氣中含有微生物，於是始有除滅微生物之法，醫學中之消毒法(Antisepsie)及缺毒法(Asepsie)食品及飲料之保存法，皆賴巴斯德之試驗而得之也。

巴斯德之發明，最有益於人類者，爲狗瘋病(Rage)之種痘，患者賴而得活者無數。至於種炭疽病(Charbon)之漿，亦發明自巴斯德。從前牛羊得此病而死者甚多，今則其數頓減矣。

巴斯德雖非醫學家，然療治新法，始創於巴斯德而醫學因之大有進步。

巴斯德尙有蠶病及其療治之研究，又有溝水瀝淸之實驗。其法任溝水中之微生物，自起氯化而分解，使之灌漑田畝。至於製醋，巴斯德亦創有新法。前酒類常因有微生物之生存其中，而生病，自從實行

「巴斯德法」(Pasteurisation) 後，酒因病而壞者甚爲罕見。如此種種，皆所以促微生物學之進步，而極有益於農業及工業者也。

(二)巴斯德以後之微生物學　近世醫學，本巴斯德之發明及學理，各種傳染病之微生物，遂相繼發見。

肺病微生物及霍亂微生物，皆爲德國醫學家高赫(Koch)所發見。

窒復益熱病(Fièvre typhoide)微生物，係於一八八一年，爲奧國愛伯博士(Dr. Eberth)所發現。

白喉病微生物，係於一八八八年，爲葛魯布(Klebs)及羅佛倫(Loeffler)所發見。

鼠疫病微生物，爲法國伊耶孫博士(Dr. Yersin)所發見。

此外尙有他種微生物之已發見者頗多，不及備載。至於種漿治療之法，今已發明者亦不少，且皆試之有效。

培養微生物之法，後得巴斯德之門人魯良(Raulin)二十年之試驗，遂製一汁，名爲「魯良汁」。其中多無機物質，以養黴菌或發黴微生物(Moisissure)名「亞述伯止呂」(Aspergillus)者爲最宜。

外如溝水之瀝清，經佳呂默博士(Dr. Calmette)之改良，而試驗於法國北方，至於淡化微生物，腐敗微生物，近皆得各學者之深究，而農業工藝亦因之而收益極鉅也。

微生物學雖爲新創之學，然欲述其歷史，已非短篇所能盡。今只陳其大概，名曰略史，即此意也。

本篇所引用各書，不能一一誌明，茲特將西文之原名，著作者姓名，及刊行地等，列之於後，以備讀者之檢查。

(1) Van Helmont, Ortus medécinæ, id est initia. Amstedam, 1652.
(2) Becher, Physica sulterranea, 1669.
(3) Stahl, Zymotechnia fundamentalis, 1697.

(4) Lavoisier, Traite de Chimie Paris 1789.

(5) Dumas, Annalls de Chimie et de physique, Paris, tome XXVII, 1828.

(6) Cagniard-Latour, Mémoire sur la fermentation vineuse, Ann. de ch, et de phys, 2e S. t. XXVIII 1829.

(7) Schwann Vorl. Mittheil. betr. Versuche über die Weingährung und Faulniss. Ann. der phisik u. ch. t. XLI 1837.

(8) Liebig, Sur les phénoménes de fermentation et de putrèfaction. Ann. de ch et phy. t. LXI 1839

(9) Pasteur, Mèmoire sur la fermentation lactique, Ann. de ch et de phys. t. XLVIII 1857. et memoire sur la fermentation alcoolique, Ann. de ch et de phys t. LVIII 1860.

(10) Duclaux, Craitè de Microbiologie, Paris 1898.

(11) Chapentier, Les Microbes, Paris 1909.

(12) Kayser, Microbiologie agricole, Paris 1914.

華安羣合保壽有限公司

純粹華商組織西洋專家管理

(一)看！
個個人的兒女，
都似這般的可愛模樣：
那女孩是天賜安琪，
這男孩是石麟天降。
(二)天賜天降，
令那些爲父母的盡心撫養；
須知道他們似嫩花嫩蕊柔苗脆葉，
經不起一點兒雨雪風霜，
更缺不得一天培養，
(三)缺不得一天培養，
這是愛子女者應有的思想；



他們的前途在你們肩上
爲母的時操着保抱的心腸，
爲父的擱着這「家担」要挑來穩當。
(四)家担要挑來穩當！
不但衣食住教育婚嫁，
必須要一樁樁端整周詳，
并且要防備着爲父者有意外的當兒，
免了空手的將「家担」兒倏擱在孩子們母親肩上。
(五)「家担」到了孩子們母親肩上，

試料是何等的悽楚時光！
鶉衣菜色啼飢號冷，
懊悔着男子一時大意，
未想到思患早提防。
(六)思患早提防，
請想一個十分的可靠良方！
置產麼？必要有巨款；
儲蓄麼？萬一竟遭不測，
有不及集成鉅款的恐慌；
再三思想，再三思想，
保壽乃唯一良方。
總公司上海北京路
分公司全國各大城鎮

東方3631

THE CHINA UNITED ASSURANCE SOCIETY, LTD.
The only purely Chinese Assurance Company under up-to-date, Western expert, management



意大利內閣之再造

意大利法克太內閣於七月十九日在下院因內政問題受各黨派之攻擊質問，其後舉行信任投票結果以百零三票對二百八十八票敗北，全體內閣卽日辭職。法克太內閣自今年二月二十五日成立以來，在外交上如基諾亞會議，對俄問題等，尙有相當成績，惟其內政則旣遇財政上之困難，又有極左黨之橫梁，與棒喝團之跋扈，而基諾亞會議前後各地屢起騷擾，未有切實之辦法，最近克萊馬那市棒喝團與天主教黨大起衝突，棒喝團有縱火殺害之暴行，政府又袖手傍觀，不稍干與，故社會黨之憤怨特甚。天主教黨向爲支持政府派，今亦因是事，力斥政府；左黨全體亦有將在十九日之議會試行彈劾質問之傳說，於是政府異常擔憂，於十六十七二日連宵閣議，講求對待之策，遂由政府提出公安維持法，同時首相加以釋明之演說，以緩和政局，此法案及演說稿在十九日議會審議，無如社會黨及天主教黨


意大利內閣改組後之總理法克太

質問強烈，政府不能置辯因有信任票之表決，結果政府失敗提出辭職，如前所述焉。

意國皇帝向下院議長咨詢內閣繼起人材，先爲講和會議時之首相阿蘭都奉命組閣努力調和各派，然以社會黨之條件過苛，不能成就，後曾宣稱不願自爲首相，但求收拾時局，亦終歸於失敗。其次任命前首相婆諾米，又因極右黨與民主黨之反對，不果；復舉前議長台尼柯拉及人民黨領袖美達等，亦皆謂無擔當大任之力，拒絕承受。於是此組閣之任務，再經代那死之手仍歸於比較的富有能力之阿蘭都氏。此時阿蘭都已得社會黨領袖士拉希氏等之諒解，稍有希望，招致棒喝團及極左黨爲閣員，似有成就之形勢，然而社會黨聲明不允協助含有極右黨之內閣，坐是阿蘭都內閣，又成爲流產。

一時政局混亂，無所歸宿，而一方國粹團與極左黨衝突，到處起流血之慘象，幾有形成內亂之危險，然則內閣問題又焉可不早就解決？祇以首相一席，凡政界中人已推舉殆遍，所餘者僅政界長老喬里蒂一人，而喬氏與社會黨間，又有極深之暗溝，非目睹社會黨之解散，決不願崛起以承當大局。據勢以觀，則舍前內閣繼續以外，實無他法，迺於八月一日復降大命於法克太。至是法克太與外交大臣褒才爾共同進行，除斥左右兩極派而組織聯合超然內閣，政局始告結束焉。閣員名單如下。



兩個相反的朋友

首相	法克太
外交	褒才爾
殖民	亞門特拉
財政	貝爾德尼
海軍	台維德
教育	亞尼萊
土木	立遮
農部	貝爾梯尼
工商	洛面
勞動	台羅·斯伯爾排

（以上十人留任）

交通	弗爾底
新領土	盧家尼

內務　達第
司法　亞勒休
國庫　排拉得萊
陸軍　沙萊利

(以上六人新任)

新內閣之政策與前無異，可不待言。惟意國近來之財政狀態窮乏已極，對外債務，計美國十六億金元，英國四億七千六百萬鎊，法國四千七百萬法朗，加算內債總額達一千一百四十六億利拉。每年須付利息已在歲入半數以上，長此以往，勢必致於破產。前內閣編製預算因採社會主義之財政策，設定過重之財產稅，發行強制公債，而惹起右黨之反感，今內閣既經改造，不知對於財政問題將如何處置，此最可注意者也。(T)

倫敦賠償問題會議之經過



"阿，被他搾了牛乳去了。"

今日歐洲之經濟界，已形成連鎖之關係，美於英法諸國，俱有債權，英於法比諸國亦有債權，法比諸國則有要求德國賠款之權，故美國之債權不稍放棄，則英可取償於法比諸國，法比諸國舍加重壓於德國外，無由取償也。英國深知德國財政之困難，而爲己國之利害計，有援助德國之必要，故主張減輕賠款，延期交付，但又以美國未必肯加援助，而向索欠款也，故對於協約國間之債務，尚保持而不放，此可於八月一日英國所發之通牒見之。通牒大致謂：『英國所以向各國索取欠款者，以須轉償美國故；但英國不欲向其債務人索取多於其償債權人之數，蓋各國欠英之款，尚四倍於英國欠美也。英國不欲倡議爲公道計，減輕德國賠款，但鑒於目前世界經濟狀況之不良，故準備放棄德國賠款，及協約國所可要求之此外一切權利。』法國則不然，除欲索取賠償以償債務外，尚有恐怖與疑慮之二念：恐者恐德國人之復興，對於法國行施報復；疑者疑德國人有賠償之能力而故作窮

困之狀。故其對德之政策務取嚴厲若欲其對於賠償問題稍加讓步，必先協約國間相互放棄其債權及總得使法國得以安靜之保障而後可。今英國既以須償付美國爲詞，不允取消其全部債權而使法國安靜之保障如英法協定者又未成立則法國疑懼之念始終不釋疑懼之念不釋，故賠償問題必無解決之期賠償問題不決則歐洲經濟寧有恢復之日。所謂凱痕會議也，基諾亞會議也其議無結果中途失敗又何足異哉？近倫敦賠償問題會議又以失敗聞矣。

初，德國向賠償委員會要請允將本年應繳各款及明後兩年某種現貨賠款延期交付，謂苟不迅速議定臨時辦法，則德國時局不可救藥賠償委員會答以八月十五日以前當有切實之決議。其後德國又致文協約國請准將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以前每月應繳之賠款數，自英金二百萬鎊減至五十萬鎊，並請准在此期內停付所損毀德國境內協約國人民產業之現金賠款。對於此，英法二國之覆文寬嚴迥異。法國拒絕其請，又限德國卽時聲明願將來繼續償付金數之意，否則法國將自行某種預定計畫：卽(一)將德人之在亞爾薩斯勞倫者驅逐出境，(二)將德人產業在萊因地者一律沒收充公是也。而英國則答以願與協約國討論此問題，以便及早聯合作答云云。事前協約國原已有會商賠償問題之傳說，因意國內閣風潮未就平靖暫行延緩，今既有德國要求停付現金之請，故英國卽邀請法比意日各國派遣代表赴倫敦會議，日期定在八月七日焉。



歐洲的一大迷宮

倫敦會議之主要人物爲英相喬治與法總理樸蔭開雷，比國代表爲外交長塞尼意爲襄才爾，日爲林權助，此外各國均有專家以備審議咨詢。開會之初，樸蔭開雷首先演說，詳述法國因德國不履行債務所受之損失，謂停付現金非不可行，但須有生利擔保，同時樸氏卽提出擔保計畫：(一)沿德國被佔區域

之東界設立稅卡，(二)協約國參加德國實業，(三)徵收魯爾煤稅，(四)管轄德國國家銀行，(五)監督德國收入及輸出業與幣制。其尤要者爲管理魯爾鑛產及萊因河之德國國有森林。樸氏要求將此項計畫以哀的美敦書程式送交德國。英相喬治繼起演說，謂德國不履行債務，法國受累固鉅，他國亦不爲小，但德國政府日處困難之境，而擔保委員會曾有德國踐言尚不爲惡之報告。又馬克價落，尤當籌思及之。英國不欲放棄德國力所能付之債務，但何以使之償付，是爲問題；各種懲戒辦法，宜先加試驗，能否有效。喬治末稱樸氏計畫可交各協約國長財政者組織委員會以審查之。其後意比日代表均有表白，亦均贊成將樸氏計畫交委員會審查之議。於是八九二日連開財政專家委員會以審查之焉。



磨刀霍霍之法國

委員會之審查樸氏計畫也，意見頗不一致，且不利於法國，大多數以爲樸氏之所謂生利擔保辦法，並未能於德國生出特列款項，管理鑛產森林一層，除法比代表以外，英意代表均謂此項辦法，僅能作懲戒之用，既不生賚，又無益處。各國代表又皆認佔領區域內及德國境內設立關卡一舉爲非宜，謂此不過索款之變形，而非眞正允許暫停付現也。至十日專家委員擬就報告，於是樸氏計畫卒遭失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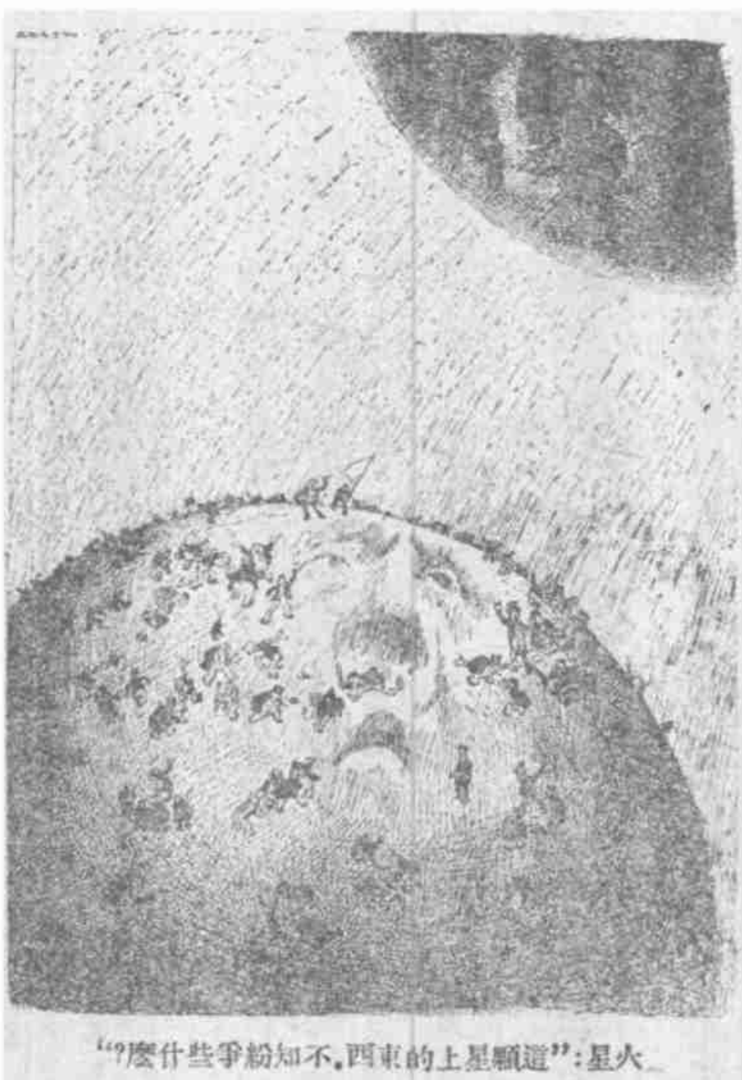
樸氏計畫既已否決，英法二國各開內閣會議決定方針，英國內閣贊成英代表之政策，贊助委員會報告之態度，同時法國內閣亦一致贊成樸氏之政策，絕對維持，苟無生利擔保決不准停付現金之原則，許樸氏完全自由，俾決定詳細辦法。似此二國各持主張，形勢益臻嚴重。十一日乃復由喬治準照委員會之報告作成英國之提案，(一)准德國停付現金至本年底爲止，附以條件：(甲)德國實施禁止資本出境法，(乙)國家銀行有自主權，(丙)固定短期活債，(丁)許賠償委員會切實監督財政，(二)德國須履行繳貨義務，而煤木兩項更須照繳。又賠償委員會可收存德國出口貨與德國稅關百分二十六之稅款，此款認爲必要時，將來可撥交德國應用。此項提案較樸氏計畫，相去遠甚，其不能得法國之同意可不待言，於是會議已有決裂之形勢，其後雖復有人提議臨時辦法，主張允許德國停付現金以六星期至八星期之短時期爲限，擔保則不妨縮小，然亦爲法國所拒絕。意代表調和英法意見，亦無效果。至是賠償問題，遂不得不復委

賠償委員會辦理，而倫敦會議乃於十五日宣告終止矣。

倫敦會議對於德國所要求延期交付各國私人債款現金二百萬鎊一層，則決議如下：准德國將八月十五日到期之款延期四星期，此後各國政府可單獨與德國商定償付辦法，但須得賠償委員會之核准。然此辦法，法比二國實亦未曾滿意，故當通過此案時，宣稱此議實使法比二國犧牲其原則，但為協約國團結起見，故不得不依從耳云云。

此外為倫敦會議所討議者，尚有與國借款問題。蓋與國因經濟窘迫，求助於協約，請續借英金一百五十萬鎊，謂不貸以此數，則政府將受迫，不能進行事務也。當討論此案時，喬治謂已貸付與國一百二十五萬鎊，未見進步，今宜通告國際聯盟，稱列強皆覺不能擔任續供此數云云。於是倫敦會議遂決議將此問題提交國際聯盟，而與國政府所切需之改造款項亦因此而失望矣。

(T)



火星：「這顆星上的東西，不知紛爭些什麼？」

愛爾蘭自由邦兩大領袖之逝世

愛爾蘭自由邦領袖格里菲士於八月十一日患心臟病逝世。至二十二日，自由邦總司令高林士亦在柯克被刺身死。格里菲士與柯克為簽定英愛和約之兩代表，且為手造自由邦之兩大元勳，今竟於旬日間相繼徂亡，其於新國前途自有重大之影響。最近南愛急進派新芬黨人猶堅執共和之主張而不允讓步；戰事仍到處繼續。格高二氏逝世以後，恐平和將更無希望也。以下特將二氏之事略一述之。

格里菲士(Arthur Griffith)

格里菲士者，南愛爾蘭新芬黨之父也。其畢生之事業，為新聞記者與民族獨立運動之鼓吹者。五十年前生於杜伯林。幼年因家貧苦，任杜伯林某報館之校對員，旋即棄之，至南非經營金剛石鑛，且曾在鑛中工作。及自南非返愛爾蘭，乃發刊著名之週刊，曰聯合愛爾蘭人(United Irishman)。鼓

吹愛爾蘭民族主義週刊屢被禁止出版，格里菲士與其妻子僅得維持其最低度之生活。然愛爾蘭民族獨立觀念卒因此印入青年之心中。至一九〇五年第一次愛爾蘭國民大會開會，於是所謂新芬主義始叫徹於全國。一九一六年新芬黨叛亂發生，英政府窮治黨人，格里菲士流亡國外，力謀愛爾蘭之獨立，奔走呼號，終其身無一日之寧息。

格里菲士爲一民族主義者，然他方面則又乃帝國主義者。彼所希望者在英愛兩國之合作而不在分離。故當英愛兩國久經戰鬬之後，格里菲士有感於人民之疾苦，決然允從喬治政府之條約，簽訂英愛和約，雖有華列拉等之反對而亦不顧。故自由邦之得成立，大半皆格氏之力也。格里菲士精明強幹，有決斷力，爲新芬黨中不可多得之人才，說者比之於法之老虎總理克萊孟沙云。

高林士 (Michael Collins)

高林士爲新芬黨最有能力之戰將，今猶不過三十一歲之少年耳。年十五時，爲倫敦郵政總局之郵務生，彼時民族思想已深印於此青年之心底。厥後輒乘暇歷練軍務，以圖謀叛。歐戰初起，高林士在倫敦王家學院就學，課暇祕密招募在倫敦之愛爾蘭少年二百人，編成軍隊，自爲領袖。一九一五年返杜伯林，任新芬黨領袖柏隆凱德 (Count Plunkett) 之秘書。參與亂事多次，且屢被英官捕獲，然因高林士矯健敏捷，又熟於南愛地形，故每獲脫逃。及一九一六至一九一八年新芬黨國會舉行選舉時，高林士被選爲南柯克 (South Cork) 區議員。於是彼始成爲新芬黨領袖之一。其時高林士在南愛各地奔走礮火之下，與英國軍警鏖戰，隸其部下者二十萬人。英官畏其饒勇，懸重賞而緝之，卒未被獲。高林士個人之戰鬬事實，蓋愛爾蘭獨立運動史中最難忘之一段也。



愛爾蘭自由邦兩領袖。右爲格里菲士，左爲高林士。

英意和議開始後，高林士卽與格里菲士同其主張，并爲和約簽字代表之一。自由邦成立後，被任爲總司令，一方抵遏烏爾斯泰之

侵擊，一方又須遏制共和派之反抗，其於新國締造，盡力甚多。八月二十三日，高林士在柯克受大衆歡迎，爲共和派黨人所狙擊，不數分鐘而歿。高氏一生效力獨立運動，不死於英國軍警而死於同國黨人之手，蓋亦可慟矣。(W)

泡都利加之歸併西班牙運動

泡都利加(Porto Rico)者，美屬西印度之一島也。其地向歸美政府統治，而畀以地方自治權。近來泡都利加人民因不滿於美人之統治，頗有要求脫離而與其祖國西班牙併合之傾向焉。

考泡都利加於一四九二年爲哥命布所發見，面積三千四百三十五方哩，距海地島東約八十哩，現有人口一百二十餘萬。多業採礦及農作，出產多礦石。農產物，如糖及珈琲之類。人民多爲黑人及西班牙人與黑人之混合種。白人則大多爲西班牙人。在十九世紀本爲西班牙殖民地。一八九八年美西戰爭後，遂割於美國。按照一九一七年美國參議院所通過之法律，泡都利加人得享受合衆國公民之一切權利，惟非爲强迫的行政權操於人民所選出之十九名參議員之手。立法權操於下院，亦由就地居民選出之。總督則歸美總統任命，有組織內閣之權。凡泡都利加立法院通過之法律必經美國下院及大總統批准，始得有效。

至最近歸併西班牙運動，則由於美政府方針之改變。蓋美國當前總統威爾遜在任時，採取寬大政策，許泡都利加完全自治，一切行政人員皆由土人代之。然厥後共和黨總統哈定就任，首將前泡都利加總督葉友(Yayer)撤去，改任新總督，縮去土人自治權限，并派兵駐守泡都利加，以防土人叛變。於是泡都利加人不服美國統治，乃有脫離之運動。最近泡都利加國民議會會長居機(Senor Cayetano Coll Y. Cuchi)在西班牙京城馬德里演說，詳述泡都利加與美國在近數年間之關係，并主張請西半球操西班牙語之人民以聯邦之形式復與母國西班牙合併。居機氏又謂當美西戰後簽定之和約中，殖民地自治權本得有相當之保障。當一八九七年西班牙政府本已許泡都利加自治。泡都利加人初意以爲在美國統治下至少當亦可與在西班牙統治下享受同等之權利。然其後則大爲失望。泡都利加自屬美國之後，雖因而獲得個人自由與政教分離，然於就地土人所欲保持之西班牙語文與西班牙文化則大受摧殘，此則非泡都利加人民之所能容忍也云云。(W)

國際語運動

國際語的理想與現實

愈之

一　國際語的目的和理想

本篇裏所要講的是：(1)國際語的目的和理想是什麼？(2)國際語如何產生？(3)國際語的理想如何實現？

國際語的目的是什麼？國際語有沒有設置的必要？這兩個問題是無待於說明的。因爲國際語不過和郵政電報一般，是溝通各民族思想情感的工具，是文明人類的社會生活上所不可缺少的東西。凡人無論怎樣蠢，總不會疑心到郵政電報有無設置的必要的，所以也決不會疑心到國際語有無設置的必要的。

但在事實上，根本的反對國際語的却多着哩。他們以爲國際語非必要的，國際語是有害的，國際語是足以傷害民族精神的。抱最後一種見解的最多。這是因爲他們對於國際語的理想未曾明白了解的緣故。平常人都以爲國際語的最後理想，是在使一切國語和民族語都完全消滅，使全地球的人類都操同一的語言，都用同一的文字。這是對於國際語的最普通的見解。其實國際語的理想決不至於這樣誇大。國際語決不想侵犯一切的國語和民族語，不但並不侵犯國語，而且是補助國語的。人類的思想能够相互交通是全賴語言文字的，但是在語言不同的人民互相交際時，還是和啞子一般什麼都不能了解。國際語的目的就只是彌補這一個缺點。除此以外，國際語決不想干涉人民內部的生活。所以說國際語足以傷害民族的精神和特質，這譬如說郵政寄信足以傷害一般人談話的能力，這是多麼可笑啊！

國際語的最後理想，是在供給各國人民以一種中立補助語。因爲國際語是中立的，所以不干涉一切內部的事情，因爲是補助的，

所以更不至侵害國語或民族語。

在近世國際語決不是一件無關緊要的東西。國際語運動的發生，和現代的一切新的運動——如民主政治運動，社會主義運動等——一般是順時代的需要而起的。自從汽機發明以來，人類交通範圍擴大，各民族接觸的機會衆多。在工商業教育旅行社交及外交談判上因爲各國語文不同的緣故，發生無數的困難。現代人的國際關係，非常複雜，差不多不論是誰，都有學習一二種外國語的必要。各國普通學校裏外國語都成爲一種主要的科目。各國的國語都是本着各國的特殊情形而發展的，所以甲國的人去學乙國的語文實在是非常困難。而且即使學會了乙國的語文，還有丙國，學會了丙國的語文還有丁國。平常人雖然不必盡通全世界各國的國語，但凡是要受專門教育的，或者要在國際政治和國際商業上活動的，却至少也要通四五種國語——就是把幾個主要國家的語文學會才好。學習一種外國語已經不容易，要學會四五種外國語，不用說在平常的人是辦不到的了。甲國的人費了許多年月去學乙丙丁國的語文，乙國的人費了許多年月去學甲丙丁國的語文，丙國或丁國的人又費了許多年月去學甲乙丙丁國的語文，單從時間經濟上看來，這是何等虛費的事情。近代人發明了機械以節減勞力，發明了鐵道輪船以縮短旅程，獨對於語言的虛費，却不曾想過一個救濟的方法。國際語的理想就是應這一類的需要而發生的。換句話說：國際語是現代生活所必需的一種工具，是節省時間和效率的一種新發明的機器。

但如果國際語的目的是專爲物質的利益的，那是眞不值得這樣的唱導了。國際語運動所以有重要的價值全因爲他有更大的理想的緣故。這所謂更大的理想就是人類國際心理(Interna-Koro)的養成和民族偏見的消滅。現代的國家組織是一種阻撓人類文化的障礙物，未來的理想社會，必須建築在非國家主義的基礎之上。這是大家知道的。但在實際上國家主義的打破却非常困難。所謂國際的平和與協調，不過在外交家嘴邊說說，事實上全不是這樣。這是什麼緣故呢？我們可以說，一大半是由於人類思想感情之未能融合。人類自從幾千年來就被拘囚在人種和國家的籠子裏，所以要打破國家主義的偏見決不是容易的事情。現在第一先要使各民族養成一種『國際心理』滅除人種和國家的臭味才好。所以最要緊的是各民族思想情感的溝通。民族思想情感隔閡的原因，雖有許多，而最大的原因却在於語言。因爲語言不通，所以各民族不能相互了解，因不能了解而引起猜疑忌嫉，這是民族衝突的主因。國際語的最後理想就是想從語言的統一，以求得人類的安寧與平和。國際語運動者同時也便是平和和非戰主義

的戰鬪者。

這樣看來,國際語決不僅是一種工具,而且是一種偉大的改造理想。他的目的不單是謀旅行及工商業上的應用而已,也在於使各民族相互了解,以促進人類理想社會的實現。從這一點看來,國際語的產生實在和近代一切的社會理想的發生有同樣的重大的意味而不可漠視的了。

二 國際語問題的解決

國際語的理想既然是這樣,現在所要講的便是(一)國際語能成立不能?(二)那一種語文配當作國際語?

其實這兩個問題只是一個。因爲如果已有一種適宜的語文可以當作國際語,那麼國際語能不能成立,是不成問題的了。但是那一種語文配當作國際語呢?這是幾十年來各國學者久經討論的問題,而也是最難解決的問題。現在詳細說一說。

第一,如果我們採取一種現成的國語來當作國際語,這個能辦到不能?如果是辦得到的,那自然是最方便不過的事情。但是國語的種類很多,應該採用那一種呢?照最公平的辦法,應該統計全世界各種語言,那一種語言應用的人數最多,就公認爲國際語。這樣計算起來,只有中國語才能合格,因爲全世界操中國語的共有四萬萬人,無論英語西班牙語勢力都沒有這樣大。但是中國語是最難學習的語言,歐洲人學習中國語至少也要七八年才能成功,所以充作國際公用語是萬難辦到的。若求其次,便是英語,法語,俄語,和西班牙語。於是又生出一個問題,語言和國力是有關係的,如果用了任一種強國的國語當作國際語,那個國家便得在世界文化上佔較優的位置,在目前國家主義未消滅的時候,這樣的事情是別的國家所不能容忍的。如用了甲國的語文當作國際語,乙國就要出來反抗,用了乙國的,甲國和丙丁等國又要不答應。而且無論用何國國語當作國際語,在別國人學起來總覺到非常困難。所以用現存的國語當作國際語是不可能。

此外也有人主張用已死的拉丁文來當作國際語。這也是一樣的困難。因爲拉丁文歐洲人學習起來也很覺困難,更不用說是東方人了。國際語的第一個條件,是要簡單易學。因爲如果是不易學的,那決沒有普及全世界的可能。一切國語都是根據習慣而造成的,都是不規則的,都是不易學的。簡單易學的文字是只有人造語。所以也只有人造語,配作國際公用語。

第二個問題就是國際語應該採用何種人造語?現在所曾經創出的人造語,那一種是值得採用的?這個問題的解決倒是容易的很。因爲人造語能否通用,只看有無普及的能力。我們只要選擇一

種行用最廣的人造語公認作國際語就是了。這幾十年來人造的國際語（參看 Esperanto 以前的國際語方案）雖然有好多種，但是有一大半是從來沒人使用過的；有一部分是經過一時間的使用便即消滅的；有了三四十年的歷史而且經數百萬人民實地使用的，却只有一種 Esperanto。所以 Esperanto 是唯一合宜的國際語，採用 Esperanto 是解決國際語問題的唯一的方法。

三 Esperanto 與 Esperantismo

現在先從言語學的立點上講"Esperanto"。

Esperanto（以下稱世界語）所以能夠戰勝同時代的各種人造語（參看下篇）全因為構造完善的緣故。有許多人都以為世界語的創出是近代的一大靈蹟。世界語的創造者柴門霍夫不過是個眼科醫生，並不是什麼語言學專家。但是他憑了語學天才居然創出一種極完備的世界語，這是一般人所不及料的。世界語構造的優點，就在於合理易學而又適於實用。他的結構有下列的幾個特徵。

(一)發音容易且無變化；

(二)重音（Akcento）有一定位置；

(三)名詞，動詞，形容詞，副詞都有一定語尾；

(四)名詞無性的區別；

(五)目的格有一定語尾；

(六)數詞組織法和漢文同；

(七)疑問句均加一定之疑問詞；

(八)因為有許多接頭接尾字，所以字之構造極簡便，且單字數目亦減少許多；

(九)文法只有十六條而無例外；

(十)相關詞與前置詞之構造非常便利。

(十一)文句中字之配置非常自由。

有了這幾個優點，世界語可以算得最完備的人造文字。嚴密的批評起來，柴門霍夫語的構造也有數處為語言學家所不滿，但是從全體的優點看來，却算不得什麼了。

世界語的簡單易學，直是出於想像之外。不論是誰，只消費一年以內的時間就能把全部文字學會。如果是歐洲人或東方人已學過歐洲文字的，那只消五六個月，就可以作文講話了。最出於意外的，如此簡易的文字在實用上傳達思想和表現情感，便是最精深微妙的也毫無困難。凡學過世界語的都承認世界語能用了創作高深的美文。各國文學名著譯成世界語的也頗不少，非但沒有困難，而且比別種國語的譯本都好。因此世界語的產出不能不說是

語學上的一大成功了。

上面是講世界語的語學上的價值。但是世界語所以能成為一種活文字，世界語運動所能成為具體的事實，全因為除了文字以外，又有世界語的獨立的理想和精神的緣故。這種理想和精神就是所謂 Esperantismo ——世界語主義。一九〇五年在法國波洛業 (Boulogne) 開第一次萬國世界語大會的時候，曾通過著名的世界語主義宣言 (Deklaracio pri Esperantismo) 在這宣言裏所說的世界語主義，大概是下列的六條；

(一)世界語主義是絕對中立的。絕不干涉人民的內部生活，也決不想排斥現存的各種國語。世界語學者無論抱何種別的理想，信何種別的主義，都是私人的行動，與世界語主義無關。

(二)現在國際語運動已不在理論的爭辯，而在於實際的宣傳。世界語既為最適宜的現存的人造語，故國際語的同志當合力宣傳而不復有所疑慮。

(三)世界語原始家既已聲明對於此語不願享有專利權。故世界語為全世界的公物，非任何人的私產，不論是誰都可以自由使用他。

(四)柴門霍夫最初所著的世界語基礎 (Fundamento de Esperanto)，不能加以增刪改削，此為世界語學者唯一的約束。此外文字上的增訂及擴充，則學者不必受一定的約束。

(五)凡能了解及使用世界語者均為 Esperantisto (世界語學者)，此外世界語學者雖亦宜加入各種世界語團體，但非為必要的。

所謂世界語主義——世界語學者所信守的理想和規則就只是這幾條。所以世界語主義並不是什麼艱深的理想，實在是誰都能做得到的事情。但是有一部分的世界語學者，為柴門霍夫自己的人格所感動，把世界語的事業，認為一種高尚的理想，認為一種愛世界愛人類的普泛的教義。這一派的人，可以說是從 Esperantisto (世界語學者) 更進一層而成為 Homaranisto，就是「人類一分子主義」——此係柴門霍夫所首創——的信仰者了。

四 國際語運動

自從 Esperanto 出世之後，國際語的一個大問題總算已經解決了。但是國際語怎樣能夠普遍於全世界呢？那就要注意於國際語運動了。

我們應該知道：國際語 Esperanto 在現在所以能造成大部分的勢力，雖然由於 Esperanto 結構完善的緣故，但是最大的原因，卻由於國際語運動的盡力。當柴門霍夫最初造成 Esperanto 的

時候，正是人造國際語 Volapük 破滅的當兒。因此一舉世人對於國際語的信仰冷去了一大半。但是世界語却能够乘這時機，收攬已失的人心。最初傳播於俄德法諸國，不上十年，世界語的同志就遍布於全世界。至今世界語產生不過三十五年，差不多已成爲公認的國際語，可見傳播力的廣大了。

世界語的傳播，照原始家柴門霍夫的初志，是主張絕不依賴各國政府的勢力的，所以國際語運動可以說完全是國際民衆的運動。國際語的運動，大概可分爲下列的幾種方式：

(1)國際世界語學者的集中的組織，就是：

(甲)萬國世界語大會 (La Universalaj Kongresoj de Esperanto)每年開會一次，在世界各大都市輪流舉行。

(乙)大會常設委員會 (Konstanta Komitato de la Kongreso) 專門籌備每年大會事務。

(丙)世界語文字委員會 (Esperantista Lingva Kon-itato) 以謀世界語基本原則之保存及文字之進化爲目的。

(丁)世界語中央事務所 (Esperantista Centra Oficejo) 設於巴黎，辦理及輔助一般的世界語運動，作成世界語運動之統計及保管一切文牘。

(2)世界語的實地使用。這一類的組織頗多，最大的就要算 U. E. A. ——萬國世界語協會。此會專以謀世界語在工商業旅行上的應用及使各國世界語學者交通聯絡爲目的。事業非常發達。

(3)世界語的教育價值的確認。這是大戰後新起的一種運動，就是主張把世界語加入歐洲公立學校課程，以代從前的拉丁文課程。

以上三種不過是國際語運動方法的大概。至於國際語普及的情勢，可以參看下列各篇。現在再引國際語運動名人 Adam Zakryewski 的一句話來當作結束，就是

"Nun en Esperantujo la suno neniam Subiras!"

(現在在世界語的領域內太陽是永不會落下了。)

世界語創作者柴門霍夫傳

幼雄

波蘭華沙市 (Warsau) 有一家，焉面對諸伏利俾街，簡陋而狹小，室中陳一桌，青年學生七八人聚首而居。時爲十二月之五日，窗外冬寒正緊，窗內則溫氣四溢，恍若春令。一青年右手持片紙，左手置桌上，斜支其體，立而誦詩。其所發聲，非德語，非法語，亦非波蘭語，

乃爲世人所未經耳者，此卽盧特維可，拉柴羅，柴門霍夫，(Ludoviko Lozaro Zamenhof) 已完成其少年之初志，統一「世界之言語，」而在一八七八年當時，最初向友朋發表之情景也。誦詩既畢，戶劃然闢，一中年女持菓盤入。柴氏揚聲呼曰：『母親，乞賜諸諸友！』當此發表席上，有慈愛之母親居於其間，在柴氏殊覺欣慰，蓋柴氏之父素稱嚴厲，兒女常被叱罵，甚至遭受重責，逐出書齋，此時率先趨至，爲之拭淚撫額者，固其母，有時受罰禁食，乘父晝寢之際，私以與之者，亦其母也。

世界語之完成，其母深加獎勵，其父則痛惡特甚，柴氏發表後之數日，父卽搜集其所有稿底以去，三年後更燒燬之，此不可謂非世界語之一浩刼。

柴氏父母均猶太人，父名馬爾格斯，一八三七年生，母盧柴利亞沙弗兒，爲商人女，一八三九年生。父爲拘謹之學者，在柴氏誕生地皮亞里斯得克鎮 (Bialystok) 及其後所久住之華沙市，執學校教鞭，擔任外國語及地理。柴氏能創造「世界之言語，」或亦稟其父之語學天才有以致之。柴氏父共生七人——男四女三柴氏居長，——一生貧乏，嘗兼職外國語新聞校閱員，以補其生計焉。



世界語創始者柴門霍夫博士

生活基礎之不安定，柴氏一生嘗受其累，二十六歲，得免許狀爲醫師，以憐恤貧民階級之故，收入殊尠，每逢所診病人不幸而死，其家持酬金來，則赧然却之曰：『予不能使癒，何敢受此，』其仁厚有如是者。後卒以不忍見他人母喪子之慟，遂廢其業，改爲眼科醫生。

一八八七年夏，柴氏二十八歲，與克拉賴，哲爾倍妮，(Klaro Zilbernih) 爲戀愛結婚，世界語之「第一書」(Unua Libro) 以「希望者博士」(Dro Esperanto) 署名發送於世界各地，卽出自美顏深慮，婉和柔順之克拉賴之助，自是柴氏始得以其一生所經營之國際語方案公諸世界焉。

新言語在此時所完成者，乃柴氏在被父燒燬稿底後，再積七年螢雪而得者也。其間自爲翻譯，力加練習，曾企自費出版，正在經費無着，幸有克拉賴之父贊助資斧，始得將「世界語」付諸世界之審判。

以自己之創作，同時亦爲自己生活之全體，今公之於世界，在柴氏胸中其喜躍自不待言，然一面亦殊覺擔心，蓋慮他人見此不知其作若何之感想也。

於是追憶有生以來過去之事實，一如夏雲湧起。憶及——某家某市某小友等，幷憶及某時自己正當纖弱少年，於某日步往皮亞里斯得克街，聞人聲鼎沸，近卽之，則一白髮之猶太人方受辱於俄國士官，市之小兒乘勢投石以擊之，叱曰：『猶太犬奴』『以俄語言』

夫同屬人類，曷爲而被慘虐若是？假令在異習慣異宗教之下，能有相互同情之了解則如何？假令凡屬人類，不問俄國波蘭猶太德國，僅有唯一之言語則如何！

皮亞里斯得克街有以上四種民族錯雜而居，常以言語不通之故，屢起喧擾，少年之柴氏，於心中印象已深，而是日之事更使之起特殊之痛感。

於是着手進行，其始欲全製新語，於 ba, ca, da, be, ce, de, ab, ac, ad, 等字各附以意義，繼則又覺以改造希臘語及拉丁語爲便。然而前之計畫，過於複雜，後之二者則離近代語過遠，究難實用，遂決於現代語之中創造中立語焉。

其間又因文法之複雜與字數之衆多爲之困惑，幸以研究英語所得之暗示，定成簡單之文法，袪其第一點之困難，後又偶見街上菓店招牌，有俄語 Skaja 之語尾，始恍悟使用接頭接尾語之得計焉。

凡此苦心孤詣，一一回復於其記憶中，如是者逾二三月，而靜候佳音之柴氏乃得報矣。對於第一書之覆謝質詢，陸續前來，最足慰者，乃其中竟有用新言語作書者，如畢萊瓦 (Privat) 卽曰：『一經使用此言語，遂益覺其便利。』

柴氏此後益益自信，一八九四年乃將文法辭典贈與其少年時代所景仰之托爾斯泰，托氏受取之，亦報以同情之覆言。

自此而後，世界語乃如燎原之火，包圍地球，入今世而擴張愈速，且竟離柴氏之手而獨自成長矣。

柴氏謂言語非可以理論作成，必俟實用而完成。又在「第二書」中謂彼決非此言語之創造者，僅爲發案者而已。夫實際上各國人均有其個別之國語智識，使用新語時未始不生種種之新慣例，然世界語之根本卒不因之動搖者，殆如伯里華所謂藉柴氏對於文法之努力所致歟。

一九〇五年波洛業(Boulogne)始開第一次萬國世界語大會，柴氏亦被延演講。是事實使柴氏躊躇不決，蓋柴氏生性荏弱，向公衆演講，在彼殊感困難也。

柴氏反對『世界語僅爲一種便利器具』之說，曰『以效利視世界語者，乃世界語之邪道，所爲世界語主義，則爲吾人心之接近。』又曰『破壞乎破壞國境之障壁！』在彼言時，心中實被感於正義與愛，故能作此強有力之言論也。既至巴黎，當其受市長文部大臣諸人在曷弗爾塔頂款待午餐之時，則悶靜默溫雅貌如童子之一老人耳。

入老年期，亦會在大會立講壇，每當語及世界語之理想與計書時，發聲漸高，大有青年時之感性。

彼一生精力，悉注於世界語之考案，微渺之心中所宿愛之一念，與其一生之力互相凝合始成世界之言語。然彼所創者，尚僅爲言語之外形，彼所欲者則爲其所謂世界語主義；而彼之錫福於人類者，爲統一言語，由於言語之平和，彼之所以發動者，亦不僅語學之興趣而爲人類之愛也。

然而不幸，柴門霍夫於一九一七年四月七日在波蘭戰區，溘然永逝，其平和之事業未成，戰爭之慘刦則猶綿延而不止，於此吾人不得不深感人類之難於救濟矣。

世界語普及的概況

尚一

世界語初期的宣傳運動

從柴門霍夫博士發表世界語以後，已過了三十五年。起首十年間，那少數人傳播世界語的辛苦奮鬬，不待細說。其次十年間漸漸有了運動的端緒，在一九〇五年法國波洛業第一次萬國世界語大會開會，才開了世界語運動的紀元。後來大戰勃發，世界語運動雖然受了大大的打擊，一時有中止的情形，但因爲有了大戰慘澹的經驗，反而更覺得國際間有適切的相互了解的必要。所以戰後世界國際化的傾向，和民族精神勃興擁護國語的形勢，互相作用，中立性的國際補助語便成爲世界現實的要求，只看現在歐洲社會上世界語一天一天的普及起來，就可以明白了。

世界語學習的容易，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有許多人說，『理想

是不錯，組織也優秀，只是學了得不着實用，我們且等後日世間普及了再學罷。」只此一端，可以想像初時傳播者的困難。幸虧眼前已有種種事實，可以證明世界的實用的價值，好教這一般人放心去學習世界語。

世界語的最大目的，是謀國際間的相互了解，但因為世界語不單是少數理想家的獨占品，乃是極民主的，所以必須所有社會大多數的人類，能夠懂得，能夠使用，才能完全達到這個了解。從這一點講來，就使是着重實用的人，為了實際生活的必要，去學得世界語，這事在世界語的目的和普及運動上面，也是可以慶幸的。

柴門霍夫於一八八七年開始發表世界語，在他的第一書（La Unua Libro）中，批評當時所宣傳的德國牧師許萊友的華拉普克（Volapük）而且豫言他的運命，有下列的一節話（見基本文範 Fundamenta Krestomatio 二四四頁）。

「這最後試驗的華拉普克，如果照人傳說，得到若干之信仰者，也不過是因為所謂「全世界語」的思想含有高遠的誘引力；這誘引力使一般容易感受喜歡做急先鋒的人，在謀成就的一線希望之下，犧牲他的時間精力的緣故。但是這一類人，其數只能達到某程度而止；而淡漠沒成見的世界人類，那裏肯空費他的時間精力，僅僅得到和那般少數人的交通……所以華拉普克也將與從前多種的試驗一般，沒有效果，失敗死滅罷了。」從這話更可以知道世界語產生後最初傳播的困難了！

世界語團體雜誌圖書及信仰世界語之人數

要明白世界語普及的狀況，恨沒有適切的材料。據一九二一年萬國世界語協會年鑑所載，國際的協會及各國的中心團體數，共計四十五；各國各地方集會總數戰前已有二千二百；各國代表的世界語雜誌共計四十三種，在現在當有六十種以上，若并能力稍薄弱的計算，或者還超過百種以外呢。其中萬國世界語協會的機關報世界語，德國的週刊 Esperanto-Triumfonta 是普通的；國際商業評論，國際科學評論，是專門的；還有 Esperanta Finlando 及 l'Esperanto 等，是盡力在本國介紹的。這些著作在國際間相互了解能力之大，決不是用一二國自然語的著作物所可比擬。但是有人質問：用世界語，能不能領會得各國的名著，對於這一層，我說：世界語發表以來，才有三十餘年，不能十分滿足世人的要求，自然不消說得，但前途最有希望的，就是最近各方面的覺醒。今日重要的翻譯創作約有五千種，還天天出版不絕。世界文學的傑作，用世界語翻譯，又都很優美，數目也不少。經柴門霍夫自己翻譯的

有舊約聖經，英國莎士比亞，德國歌德，西斐爾，俄國顧谷爾的許多作品。英國評論之評論的主筆斯台德(Stead)稱贊Hamlet的世界語譯本道：「自從有柴門霍夫的翻譯，莎士比亞才得適恰的介紹於世界」卽此可見一斑了。此外用世界語把從來世上多不曾曉得的各種少數民族的文學傑作介紹給世間，是怎樣可喜的一回事情啊！

世界語學者的數目有多少，這個質問，却找不到準確的答案。一九一四年八月豫備開幕因大戰中止的第十次世界語大會豫定參加人員約有五千，後來報到的只有三千七百三十九名，假定這數是懂得世界語的人數千分之一，那麼總數就有四百萬，普通稱說有五百萬。歐洲戰爭以後，更有急激的增加，在現在就說六七百萬也不爲過，而且這等人都是各國民的重要分子，進化的知識階級，這是更値得注意的。

萬國世界語協會及萬國世界語大會

在實際生活用世界語，以實現國際相互了解爲目的的最大機關，有萬國世界語協會，本部設在瑞士。那協會所出一種有力的月刊機關報紙"Esperanto"行銷很廣。該會在世界大小都市約有一千處，都派有代理員，報告各地事情，及其他對於商業家旅行家謀種種的便利，因此會員所受的益處，確是非常之大。會員只要帶一册協會年鑑前去旅行世界，就可以曉得各地方代理員的住所，到處得到親昵的朋友，若是胸間掛一塊綠星章，到歐洲去，那船上車上遇着的懂得世界語的人就也不少。

世界語是怎樣得完成他國際語的效用，這事從一九〇五年以來(惟一九一六——一九年中間未曾開會)每年開一次的萬國世界語大會，可以明白。第十三次是去年八月在捷克斯洛伐克京城柏拉格開會，到會的有三十五國，二千五百多人，大會撤去人種宗教言語的障壁，所有儀式，會議，演說，演劇，音樂，遠足，等等，都絕對使用世界語，和氣靄靄，竟實現了一星期的「世界語國」。同時還有科學家，醫生，商業家，教員，勞動者，少年團，盲人和其他世界語團體，都參加大會。大會又正式招待國際聯盟事務局，國際紅十字會，國際勞動事務局的代表。他們都爲各種事業滿意慶賀世界語的發達，可見他們已受大會很深的印象了。第十四次大會定本年八月八日至十六日在所謂北歐萬湖之國，美秀的芬蘭首都海爾新基(Helsinki)舉行。

國際商業界與世界語

從來世界商業用語，不消說是英語最占勢力。那知英語的本國，

商業中心地的倫敦商業會議所，却在歐洲戰後反成爲世界語運動之急先鋒。一九一七年春季，該會議所發起以用六種言語的七個國家共同考慮所謂國際的經驗 International Experiment，結果證實世界語作爲商業國語的便利。那地方有名實業家所組織之統一商語委員會便開始宣傳，這可說戰後商業界世界語運動的先聲。其後從法國德國起，歐洲各國逐漸普及，而一九二一年二月九日巴黎商業會議所全體可決：將世界語編入該地方商業學校的科目中，還發表宣言希望各國商業會議所協助世界語的普及，謀國際商業的發達。到現在倫敦巴黎柏林紐約舊金山和其他歐美大都市的商業會議所正式發表答應收發世界語文件的，已有三十處以上；而且戰後發生的各國「國際定期市場」(Foiro)用世界語作正式用語的至今年共有二十餘處。單是這幾種，也可以想見世界語怎樣推廣實用於商業界了。

學界紅十字會及其他

一九二〇年九月在不魯日舉行的國際協會世界大會，除法語英語以外，用世界語設立醫學工學的二種講壇。又決議推廣世界語於學術界。一九二一年秋季，法國學士院學士二十一人署名宣稱，推廣世界語於學界，豫備編纂出版術語辭彙學術書等，還有因大戰停止的國際世界語科學協會也在去年柏拉格大會議決，重新組織。近來準備成熟，已有機關雜誌科學評論發行。此外國際醫生協會亦正在非常活動。

一九二一年四月七日在日內瓦開會的萬國紅十字大會全體贊成『世界語是適合於該事業目的最有力的手段之一』，議決勸告各國紅十字團體獎勵世界語的普及。更有建築家，商人，警察，官學校教員，鐵路工人，郵政工人，社會主義家，勞動者，宗教家，學生，少年團，盲人等國際世界語團體各向各方面活動，謀世界語的普及實用。

教育界與世界語

一九一六——一七年英國藍卡窩伊買的爲可爾斯市小學校，有所謂「爲可爾斯的經驗」考證世界語教授在教育上的價值，對於世界語運動，創生一新時期。近來各國小學中學以及商業學校等，逐漸將世界語加入課程。或則作爲必修課，或則作爲隨意課。國際聯盟第二次大會的決議，愈加引起教育界的注意。日內瓦盧梭學院爲了討論學校中世界語教授的價值經驗方法等事項，發起各國教員的國際會議，本年四月十八日——二十日在日內瓦開會，（參看下列區聲白黃涓生二君的詳細報告）這國際大會

研究的結果，將來教育界或者生出更重要的舉動，也是應有的事。

國際聯盟與世界語

各種國際會議的用語問題，關於各國的利害非常重大，近來國際關係越加密切，外交上的事件，已不單是所謂外交家的一種專門家的特別事件，須要各國民直接交涉，各方面人士直接衝當。向來沿用的外交語——法國語，要教現在擔當外交的人士，都會應用，那裏能夠。凡爾賽講和會議，及國際聯盟，尚且用英法兩種作公用語。聯盟第一次總會當審議用西班牙語作公用語提案時候，意大利代表就宣言也要提一個議案，用他的國語。這可見用語問題的困難重要了。西班牙意大利在戰前專用法國語記載的文書，現今卻常常改用本國語，這事至少使他國政府感受困難，所以一九二〇年十月國際聯盟第一次大會有十一個代表署名提出一個議案：『為使國際間容易直接了解起見，當請各國公立學校教授國際補助語的世界語。』交付第二委員會審查。那時法國代表亞諾得要保持他法國語的優越權，提出反抗，又因為議長比利時人伊曼的專制，不幸否決。到一九二一年秋季第二次大會，南非代表薛西爾協同十二國代表，把舊案重新提出。九月十六日大會遂有決議：『本問題因為世界大多數的國家有重大的利害，所以大會以為在討議之前有根本調查的必要，且等聯盟常設事務局有精細完全的報告後，便可在一九二二年第三次大會編入討議事項中。』以後聯盟事務局便向各國政府請求調查各學校的世界語教授狀況。照現在的情形看去，各國學校對於世界語已大概注重，這案或能在今年聯盟大會通過，亦未可知呢。

Esperanto以外的國際語方案

化魯

國際語不是一時間所產出的，國際語的理想也不是到了近代纔發生的。

在幾千年前就有人感覺到人類公用語文的必要，在幾百年前就有人着手於公用語文的創造。但因為那時國際語創立的時機還未成熟，所以雖有了許多理想，不久也便消滅，雖有了幾種方案，也不能成為事實。直到了十九世紀的末期，柴門霍夫創出Esperanto於是才收穫國際語的理想的佳果。

但是世界語所以能夠成功，是因為學得從前許多失敗的經驗

的緣故。研究國際語成功的事實自然不可忘却失敗的歷史。時代離得太遠的且不說，單說最近二百年來，各國學者所提出的國際語方案，至少也有一百五十種，其中擬就具體計畫而能引起一時的注意的當有六十種。雖然他們忽起忽落沒有得到什麼結果，但因此可見歷來學者對於國際語所費的研究，所耗的心力着實是不少啊。可惜這裏爲篇幅所限，單就過去十多種的最有價值的國際語方案，略說幾句，也就算了罷。

平常大概都稱萊本茲 (Leibnitz) 爲『世界語的理想』之父。萊本茲於一六六六年發表一篇拉丁文的論文，提議創造出一種『標記文字』(Pazigrafio)『使全地球的各民族，無論採何種言語，只要學會這幾個符號，就能相互了解。』萊本茲這一種理想是從研究中國文字得來的。在中國各地的方言都不相同，但用了文字却都能相互了解，不但是中國人，便是日本人，朝鮮人，安南人，也都能用漢文讀書作文。萊本茲因此就想把人類的思想分成部類，另造出一種萬國通用的標記文字。這一種理想，一直到這位大思想家臨終的時候，還沒有拋棄。雖然萊本茲的計畫並沒有得到什麼具體的結果，可是後來的影響却是很大。在德法英西班牙匈牙利俄羅斯丹麥諸國，有許多語言學者，努力着想創出一種完備的標記文字，其中最著名的是佛爾更斯 (John Wilkins) 貝差—(Dro. Joh. Joach. Becher) 達爾格諾 (Dalgrano) 慕勒 (Andreas Müller) 等許多人的方案。

上面所述的各種方案都歸於失敗，到了一七九六年，纔有法國人薛卡特 (Sicard) 用法德兩國文字刊印一種標記文字的新方案。他把一切的文字，思想和助動字，分作三大類，每類又分出許多小類，此外又加上許多點線及特別標號。各國人民都可用本國文字做成一部標記文字的字典以供應用。這個方案在標記文字的許多方案中要算最爲精密而且完備了。所壞的就只在於思想區記的門類太多，學習和記憶都覺得非常困難。

隨後又有聖彼得堡大學的教授伏爾奇 (C. H. Wolke) 於一七九七年發明一種新字。這種新字完全是用數目字構成的。他先編成一部字典，字典裏每頁的字，都照着1，2，3，4……編列號碼，隨後又將頁數也照1，2，3，4……編成號碼。這種文字寫出來時，就用頁碼和字碼結合而成，無論何國人只消檢閱字典，便知道所代表的是何事。這種文字和我國所特有的電報電碼很有些相像，不便於實際應用，自然可想而知，所以徒然成爲一種理論罷了。

到了十九世紀前半，也有許多創造標記文字的專家，中間要算高勃倫茲男爵 (Baron vonGablenz) 的計畫最值得注目。高勃倫茲從三十三種國語中尋出最通行的字母，再從這字母造成單

拼音的字，如 ba, be, bi, bo, bu 等。他的新字，在語學上是很有價值的，所缺者就是不適於實用，許多單音的字不但不便記憶，而且講起話來也很難聽清。所以他雖著成了許多文法和字典，可是後來終歸於失敗。

在高勃倫茲男爵發表他的新字的一年後，有一個塞爾維亞人，叫配茨(Moses Paic)的，發表一種新字，是完全用數字來代表思想的。每一個數目就表示一個字。從10到 999 是表示文法上的語尾變化。從1000起是表示各種的思想。每個字的文法上的變化，就用這字的數目和文法數目聯結，中間加一「＋」或「－」號而成。譬如"3243"是表示「買」字，"3243＋10"就是表示『買者』或『買主』；"3243＋13"就是表示『那個買主』；"3243＋101"就是表示『那幾個買主』(複數)。但因爲數目字形式不好看，而且難於記憶，所以他又用了字母代替數目字，又用了「m」代「＋」，「n」代「－」，上面的『買』字寫下來就變成這樣：

"3243＋10"＝"fegimanos"　(買主)

"3243＋20"＝"fegimenos"　(女買主)

"3243＋40"＝"fegimonos"　(買貨之事)

據配茨的計算，平常應用的語文，只消學會一千個數目的標記，加以語尾變化，就可造成一萬個單字，作文會話便決無困難了。這種新字在當時受許多人的贊賞，勢力頗爲偉大，不過他的語尾變化太多，字的定義和解釋易於含混，這是一大缺點。

後來德國門占 (Muchen) 的大商人拔許梅耶 (Anton Bachmaier) 根據了配茨的方案，另造成一種新字，也用數目字來表示思想，不過更爲簡單些。拔許梅耶曾把這種新語編成十八國語文的字典，且在門占創立標記文字的中央協會，有許多著名的語言學家都加入。德國政府也非常注意。關於這種新字的第一次萬國大會已預定在巴黎開會，但是這種計畫也歸於消滅，這是什麼緣故呢？第一是因爲他的新語只適於紙上書寫，而不適於口頭談話，而且編成國語的字典就不很容易，這大概是失敗的原因。但是拔許梅耶的新語到底是很有價值，這種語言的簡單易學，爲從來各種 pazigrafio 之冠。至少用作電報號碼是很適宜的，因爲不但清晰明確，而且可省電報費百分之四十。

拔許梅耶發表新語是在一八五二年，過了二十八年，南德意志的牧師許萊友(J. M. Schleyer)創出一種 Volapük 語，才獲得從來人造語所未能達到的成功。Volapük 所以成功的原因雖然是由於結構完密，但是最主要的原因却是因爲從前一切的人造語都是演繹的 (A priori)，就是完全是獨創的，和自然語絕沒有關係，而 Volapük 和以後的幾種人造語——Esperanto

也在其內——却是歸納的(A posteriori)就是以現存的自然語為基礎而建立的。演繹的人造語雖然簡單合理，但於實用上總覺不大適宜，因為人類語文的進化是循自然的途徑而進化的，憑空創造一種記號，以使記誦，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後來一切的人造語，都含演繹而重歸納。Volapük 就是從現代拉丁系羅馬系的各種語文歸納而成的，不過單字大都變成單拼音。文法也是從自然語中歸納而成，而從英德文規中採取更多，在理論上 Volapük 語可算是最成功的人造語了，所缺的就只是單音字太不易記憶，而且有數多字是一個字含兩個意義的。因為這樣，所以後來又有「中立語」(Idiom Neutral)產生，根據 Volapük 而加以改造。「中立語」雖比 Volapük 略為完備，但是終不及 Esperanto 的切於實用，所以也歸於失敗。(關於 Volapük 及中立語的構造及歷史，新青年凌霜君所作文及教育雜誌學制課程號愈之君所作世界語在普通教育上的價值及我國學校加入課程的準備文內論述頗詳，茲不再複述。)

Esperanto 是一八八七年產生的。自從這一種最後成功的國際語產出後，同時有許多學者也提出國際語的方案，總共至少共有五十種。這裏不及一一敍述，只得把最重要的幾種，列一個表如下:——

1888 S. Bernhard: Lidgua Franca Nuova (意大利語改造)

1888 A. Landa: Kosmos. (拉丁語改造)

1888 M. Henderson: Langua.

1889 P. Hoinix: Anglo-Franca. (英法語混成)

1889 T. Stempli: Myrana. (拉丁語改造)

1890 A. Liptay: Langue Catholique.

1890 J. Lott: Mundlingue.

1893 F. Mill: Antivolapük.

1893 E. Heintzeler: Universale.

1894 T. Stamfi: Communia. (拉丁語改造)

1894 J. Braakmann: Mundolinco.

1895 E. Beerman: Novilatin.

1897 J. Puchner: Nuove-Roman. (西意法英語之混成。)

1900 Fr. Kürschner: Lingua Komun.

1901 M. Henderson: Latinese.

1901 E. Isly: Lingvnum Islianum.

1902 K. Fröhlich: Reform-Latin.

1902 F. Molee: Tutonian.(條頓民族間共通語)
1903 Peano: Latino Sine Flexione.
1903 Molenaar: Universal (Pan-Roman)(羅馬民族間共通語)
1904 Hunler: Mundlingua.(拉丁語改造)
1905 Zakrzewski: Lingva International.
1906 Trischen: Ekselesiora.
1907 Trischen: Ulla.(英語改造)
1907 Baufront: Ido.
1907 Spitzer: Pala.
1907 De la Grasserie: Apolema.(希臘語改造)
1907 Thaust: Langue senprifié.
1907 Houghton: Master Language.
1907 Darde: Logo.
1910 R. de Saussure: Antido.
1919 R. de Saussure: Esperantido.

以上各種國際語方案中，在現時還在唱導的只有中立語 Ido 和 Esperantido。(Esperantido 是調和 Esperanto和Ido 而成的) 但是這三種人造語勢力都和 Esperanto差得很遠。現在經過三四十年的自然發展，在全世界有五百萬的學者，有充作唯一的國際語的價值的，是只有 Esperanto 罷了。

國際世界語大會在日內瓦開會之經過

區聲白
黃涓生

國際聯盟去年九月間開會時，有十三國代表提議：請各國政府將世界語正式加入各級學校，並採用世界語爲國際間之輔助語，以促進人類和平而消除國際間種種誤會。此項問題已列入本年秋季大會之議事日程內。國際聯盟祕書廳已積極籌備此事，凡關於世界語在道德上論理上實用上之價值，凡有事實表見者，無不廣爲搜羅。瑞士日內瓦大學盧梭學院有鑒於此，因發起一國際世界語大會，以爲國際聯盟之輔助而促此事之實行。經於四月十八日至二十日，在國際聯盟會場開會。僕等因受里昂中法大學世界

語學會之委派，亦得躬與其盛。今將其經過情形，紀述如下：

此次大會出席之代表計二十八國，而政府任命之代表有十六國，凡九十七人。其國名爲英法德意比奧匈俄瑞士中國日本保加利亞捷克斯洛伐克丹麥埃及芬蘭喬治亞羅馬尼亞荷蘭瑞典烏克蘭波斯希臘智利索克遜尼西班牙波蘭亞爾巴尼亞。我國除僕等而外，尙有代表二人：一方君萬笏代表北京教育部，一周君渭由國際聯盟中國代表處任命出席。方君不諳世界語，周則始終不到會，故我國代表實得三人。

十八日上午十時，行開會禮，主席爲著名之世界語文豪日內瓦大學教授畢萊瓦博士。先由國際聯盟秘書廳長致歡迎詞，盧梭學院院長普衞博士答詞，然後請各國代表發言。先保加利亞捷克斯洛伐克次法德英意荷蘭瑞士，然後及於中國。卽由渭生起立，用世界語代表中國發言，先致謝國際聯盟及秘書廳長德臘門爵士主席畢萊瓦博士；次言中國民族爲和平之民族，對於世界語和平友愛之旨久已有一種自然之傾向，故世界語在中國極贏得中國人熱烈的同情云；繼乃報告世界語在中國十年來之運動。次西班牙日本匈牙利諸代表發言，報告其本國之世界語狀況。此爲第一場開會之情形。第二三四五六場則對於世界語問題爲實際的研究；計其門類，大約可分四項：一爲世界語邏輯的價值，二爲世界語道德的價值，三爲世界語教授法之研究，四爲倡導及推行世界語之方法。今記其結果如下：

第二三場所討論者，爲確立

1 世界語邏輯的價值，

2 世界語道德的價值。

凡所討論，純以事實爲主；其無事實而但談理論者，主席則限制其發言。蓋欲先羅列各方面之事實，而後歸納之以求出一種極確切之論據也。第一項依各代表之報告及其所舉之證據，世界語以其文法之精密，用字之確切，比之各國文字確有種種優點；又以其文法之簡明，及其綴字法之進步，語根之普遍，可爲學他種文字之階梯。凡人先通世界語，則無論學母國或他國文字，均可事半功倍。

第二項分爲(甲)世界語對於道德上之效用，(乙)對於中小學生習地理之助力，(丙)對於國際聯盟之貢獻，(丁)國際通信事項。各代表列舉其經驗觀察，大致謂兒童習世界語數月，教師卽介其與國外之人通信，涵濡既久，兒童卽覺國外之人爲可親，而和平友愛之觀念悠然以生；如此最足以發達兒童之德性。又其談地理教科書，勉強無味。若通曉世界語而習慣與人通信，則最荒僻之地名，亦能記憶，且能週知其地之人民及其大概之狀況；如此最足以發達兒童之普通智識。是世界語大有造於人類和平之基礎，其對於國

際聯盟之貢獻不可謂不偉也。對於此點，僕等均有發言。

第四場討論者爲世界語教授法之研究：如世界語應於小學第幾年加入講授？年限若干？每週鐘點若干？應否施行強迫制？各國代表各有其意見。討論結果，大致主張世界語應於小學末習第一種外國語之前加入，期限兩年，每週講授二時至三時，或每日十五分至二十分鐘。（此節由英國狄孫女士提出，謂其收效尤巨。）制度定爲三種：一強迫制，二勸導制，三隨意制，由各國自行採擇。（德國瑞士捷克斯洛伐克小學教授世界語，已有施行強迫制者，英意芬蘭則否。）

第五六二場所討論者爲倡導及推行世界語之方法。其內容爲：（甲）政府實施的計劃，（乙）國際間之協合計劃，（丙）議會方面之贊助，（丁）追認去年第十三次萬國世界語大會在捷克開會議決之案，（戊）各國代表之提議。此爲開會之第三日，先由各代表報告其本國之世界語實施狀況。其最足紀者：一意大利中央海軍學院已實行教授世界語。二德國有國立中央世界語學院一所，專爲造就高深之世界語專門人才，並舉行世界語考試。三中國第七次全國教育大會通過將世界語加入師範學校，並以次加入各級學校。四英德意瑞士捷克芬蘭各處小學教授世界語之成績，各代表報告畢，乃開始討論。人人之神彩均爲飛揚，秩序極爲肅穆，全場但聞世界語之發言，而不復知有所謂英法德意等國語。是日議決之案，爲（一）組織中央委員會執行大會之職務，（二）由大會致書各國國會，請其議決將世界語加入小學，並採用世界語爲國際間之輔助語。（三）擬就通告書，請國際聯盟蓋章，頒發各國政府，請其採用世界語。（四）通電此時在意國基諾亞開會之各國政府代表，請其出力贊助此事。（五）通過西班牙警察學校總監提議，請各國警察一律學世界語，以便遊旅案。（六）通過涓生提議組織國際世界語編譯會案。（七）修正致全球教育家及學校教師宣言書書稿。（八）致電芬蘭國會，對其通過撥款維持世界語事業一案，表示謝意。凡開會三日，會議結果，極爲完滿。下午四時半，主席乃致詞行閉會禮。

此次大會代表最多者爲英國，凡二十九人，爲之首者爲倫敦大學文學博士菲瑟女士。德國代表六人，博士而大學教授者四人。法國代表十八人。瑞士代表十二人，主席畢萊瓦博士及盧梭學院院長普衞博士均爲瑞士籍。其餘各國代表，或則代表教育部，或則代表地方團體，或爲大學之教授，或爲富有經驗之中小學教師，可稱極一時之盛。至於在會場發言最有力而又最能動人者，厥爲英德意瑞士捷克斯洛伐克五國代表，次之則爲奧大利法國中國荷蘭代表。英意代表人才極爲勻稱，條理井然；德國及捷克代表則猛勇銳進，而瑞士代表則又有一種雍容閒雅之象，於此亦足覘各國之民

族性矣。其最可注意之事則全場二十八國代表，全操世界語，毫無滯機，一若其為母國之語言而不復知其為世界語者。往時國際聯盟開會凡以英語發言者例須再譯為法語；以法語發言者則英譯之；其不諳英法語者須自備舌人先譯成英語而後法語展轉重譯，費時費事其煩厭不可勝言。惟此次大會則絕無此種困難。主席畢萊瓦博士尤雄於辯才，其閉會時之演說洋洋灑灑，歷一小時半詞藻之富麗意思之精闢條理之分明，雖近世大演說家亦不多覯；於此亦足見世界語之文學價值矣。大會除二十八國代表列席外，尚有二十三個國際團體加入：即國際聯盟，萬國和平會，萬國勞工事務所，萬國紅十字會總部，萬國紅十字會聯合會，萬國兒童救濟會，萬國人權會，萬國婦女和平自由會，寰球婦人會，萬國基督教青年會聯合會，瑞士旅行會社，鐵道事務院，歐洲時辰總會等。此外日內瓦大學及日內瓦各種公共團體，對於世界語均表同情。世界語普遍人類，此其先聲矣。

附錄

組織國際世界語編譯會意見書

欲使世界語發達，必先使世界語之用途廣大而後可；欲使世界語之用途廣大，非先使世界語之出版物向各方面——政治，學術，商業——盡量發達不可。今先提議增進學術界世界語出版物之方法：

一，宜組織一規模宏大之國際世界語編譯會，其宗旨專搜羅各國最有名的最新的著作，——不論科學的文學的——一一譯成世界語貢獻於世人。

一，會內附設一規模宏大之印刷所，印發書籍，廉價出售。

一，開辦費及經常費由出席代表各向其本國政府及本國各界人士籌募。

一，此議如認為可採納時，請即組織一委員會計劃此事之進行。

案此書原文係用世界語發表較為詳盡，然其大意則不外如右所述。此案業由大會通過，並推出籌備委員三人計劃此事之進行：一為法國海軍部水路測量局局長巴黎世界語會會長黎爾氏 (M. Rollet de l'Isle)，一為德國教育部代表膽瑟大學教授國立中央世界語學院院長達脫萊博士 (Prof. Dro. Dietterle)，一即涓生。黎爾氏先一年曾發表一種意見，擬組織學會將法國最有名之書籍譯成世界語，並於巴黎發刊規模宏大之日報及雜誌，以期一方面造成世界語文化之中心，一方面介紹法國之思想文化於世界。此議當時雖未能成功，然黎爾氏確有一種可行之計劃，故主席以委員長一席屬之云。　涓生附識



青島一瞥

百俞

自山東問題兩次喧騰於列強會議之後，人人皆知世界上有一個青島，中華民國有一個青島，山東省之海濱有一個青島。簡言之，青島爲中華民國山東省屬之一島也。重言之，此青島有萬國公共商港之資格，有萬國公共避暑地之資格，且有萬國公園之資格。我足迹未履青島以前，心目中但覺青島非常重要，而不知其如何重要也；但覺此重要之青島必須收回，而不知其如何方可收回也。既到青島，恍然此青島之不可不收回，及應如何如何方可收回。無如以我國現在政府之能力，外交人員之能力，地方人民之能力，正有未易與言收回者。姑毋詞費，欲知青島之不可不收回，應先知青島之內容爲如何。

青島原爲前海一極小之島名，今日人在其上建一加藤紀念塔，更名爲加藤島矣。德人租借青島時，指灣內東西南北均三十六里地謂之青島灣，口寬三里，街市居灣內之咽喉，青島之名乃大定。島中氣候，終歲無大寒，亦無大暑，有海風之吹拂，海水之溼潤，極適於居民。灣水甚深，利於巨舶出入及停泊，其與上海，天津，烟臺，大連，香港等口無不通航。既得天時，又得地利，可謂亞東罕有之良港。德人垂涎之，清同治八年派地質學家立喜德調查；光緒二十二年中東戰後，又派東洋艦隊司令官及修港專門技師佛蘭詳細調查。光緒二十三年曹州教案起，藉口占領；次年二月何應立親王率船威逼，遂結中德條約：議膠澳海面潮平周圍百里准德國調遣官兵，惟主權仍屬中國，以膠澳口南北兩面及島嶼若干處租與德國，九十九年爲期；又准其在山東築鐵路，并於鐵路附近三十里內開礦，此項路礦，中德人均可投資。民國三年六月十日德國又得順濟鐵路向西展長與煙濰線濟寧開封線之優先權。歐戰起，由日人占領。至民國四年復開港貿易。此青島近史之大略也。

巴黎會議，我國代表未能以山東問題提出大會及太平洋會議，

經過三十七次之協商，始得日本將青島交還中國，膠濟鐵路由中國贖回之結果，近且王督辦在京與小幡公使協定魯案善後細目矣。竊有疑者：此細目將照何方面所開為準。督辦方面，未聞有詳細調查之表册，勢必憑日人方面所開以為依據。吾輩思之，收回青島固易事耳；不知青島易於收回，青島地面上之產業不易收回。協議之先，必多派專員，分門別類，加以調查：何者為公產，何者為私產，何者為德人經營之產，何者為日人經營之產，何者為德人經營而日人又加以資本者，何者為日人經營而政府與以津貼者，必一一開明。而後何者當無條件收回，何者當償價收回，不辨自明。至於償價收回之產業，必先估價。估價必由雙方派員公開，決無由業主任意開列之理。如謂雙方易起爭執，不妨公請他國專門家為證人。此事理之至易明者也。不料京訊傳來，協議手續，絕不如是：僅照日人所開，交第一部第二部分別審查，往往應無條件收回之產業，而列入極巨償價項下，或且列入不得收回項下矣。耗本有限之產業，而列入極巨償價項下，或且移轉戶名，使無從收回矣。一轉移間，輒有十萬百萬之出入，將來總數至大，使吾國陷於無力收回之地位，則其計得矣。

予等到青島，即探詢德人所辦青島特別高等學校現在何用，幾無知者。既而承某君導往，則校在鳴門町明石町浪速町幸町之間；徒覺校地寬廣，校舍繁多，德人未了工程，日人並未繼續，而校門已改懸鐵道部巨牌矣！且聞校中原有儀器，值價至鉅，已運往日本；蒸汽爐兩座，亦已移去。是校原設法政，工，醫，農林科，病院極大。按之協約，德人學校應移轉於我國；屬之鐵道部，即須償價收回矣。此其一也。日人工藤等用日華實業協會名義，領德國營房後部房屋開辦青島商科大學，附屬實業學校及預科；另在旁面指用空地百餘畝，預備建築校舍之用。曾由事務員小野導觀一周，校內無甚設備，何足當大學之名稱。按之協約，營房公地，當然移轉於我國，改為學校，且為教育華人之學校，即別一問題矣。此其二也。測候所純為德人所經營，有極優美之德文紀念碑可證，在小石山上。中層辦事室，技術室數間，器械室內有晴雨計，氣壓計，風雨自記計，溫度自記計，寒暖自記計，日晷計，報時計，各種望遠鏡等。盤旋而上，其頂極高而占地極小，有陰晴計，風向計，風力計等。院外復有觀星室，設備可謂完全。按之協約，此純為公產，當然移轉於我國。某君為言有由日人保留之說矣。此其三也。即此三端，彼此主張不同，糾紛甚多，可以預斷。我國如無詳確之調查，將如何對付耶？試將此次見聞，更列舉如下：

（一）街市　青島依山為市，故街道亦因山為高下。寬者十二丈，狹者八丈，數街會集之處，有廣場。山上之路稍為狹仄；市街之下，水道工程完善，故非常清潔。全市分青島，別墅，大鮑島，新街，大碼頭等

區。公館衙署皆在青島區，純係西式。別墅區逼近海濱，空氣清新，爲極良之住宅地，公園，海水浴場，均在此。大鮑島則商店較多。

（二）港口　德人經營青島，築港費占總費四分之一；分輪船碼頭，帆船碼頭，前海碼頭三處，宏大而堅固。日人復於各碼頭建鐵道，通大港車站，運輸益便。我國於淸光緖十七年經營海軍時，曾在南海岸築棧橋，耗金百萬，伸出海中，皆係鐵質，未嘗不雄偉可觀，惜徒爲歷史上之憑弔資料矣。

（三）房屋　約爲三種：華洋折衷式，德國式，日本式。德人時代，取締極嚴；欲造房屋，先至民政署取圖案，不認可不能興工。一律紅瓦，每宅必須有一院落，在高處視之，但見蒼翠叢林中，紅屋如雲，山色海光相掩映。日人占領後，急謀建築之加多，不如從前堅實矣。

（四）工商　青島昔時爲一荒島，爲一漁村。在淸光緖二十四年，貿易額不過三百四十六萬兩，至民國二年，已增至六千萬兩。輸出貨以花生油爲大宗，計四百萬兩，次爲絲，鐵，煤，炭，棉花，豆餅，獸皮等。進口貨以棉貨類爲大宗，約値一千萬兩，次爲煙捲，木材，火油，麪粉，白糖等。就近年驟進之程度論，異日商埠公開，鐵路展長，猶可什伯倍於今日，卽與上海，香港並駕齊驅，亦非難事。惟工業以水量不足，又乏常流川河之故，能否發達，未可臆測。氣候佳，勞力富，工資廉，則又極適於工業者也。日人所設工廠日益增加，紡織會社五處，資本千萬；華人祇有二百萬資本之華新紗廠，何足與較。其他鐵工，火柴，油坊，啤酒等，皆爲日商所經營。吾願有實力之華商及早注意於此，獲利似易於他埠也。

（五）教育　教育至爲悲觀。從前德人所辦青島特別高等學校及日人所辦青島商科大學，已略如前述矣。此外可分四種，一爲日人之教育，如專敎日人之中學校，高等女學校，支那語學校，幼稚園等，無不規模宏大。二爲日人對於華人之教育，如日人設公學校三十餘處，教我華人子弟，程度略如我國七年小學，而教材宗旨偏於崇拜日本。三爲歐美教友對於華人之教育，如明德中學，淑範女子高等小學，愛道院，天主教女學校凡四所，則於教育之中，包含信教主義，亦不足爲純善之學校。四爲華人自辦之教育，則僅有三江會館，廣東會館各附設小學一所，學生兩共不過百餘人。如此則華人方面可謂未有教育事業也。其故以華人在青島之住戶較少，有力者皆送子弟至內地就學，而當地之教育家又絕少也。予等到日，適孫廣欽君等發起青島教育會，到數十人，咸覺提倡華人自辦教育及收回日人所辦公學校爲目前急務。乃聞日人於公學校有完全保留或僅移轉若干校之說，爲國民性前途計，以爲萬萬不可，況公學校爲應當移轉之公產乎。

（六）鐵路　膠濟鐵路自日人占領以後，改稱山東鐵道；意欲藉

此展長，使爲山東幹路，用心不圖可知！德人經營幹支兩路，共長八百六十四里有奇，資本五十四兆馬克，每股票面一千馬克；民國五年三月份收入爲五十萬弱，現在每日平均乘客有八九千人，貨物有四五千噸，股東派息一分左右，將來與津浦等線銜接後，當更增加；故不特爲國權計，應即收回，即爲營業計，亦大可收回。今既組織民有股份公司，願國人踴躍投資，以達目的！況此路關係山東全省，關係中華全國，若不收回，或收回其名而不收回其實，隱憂無窮。王督辦到後，路警已換華人，車警尚是日人，一切職員辦法悉仍舊。其他交通事業，如航路，郵政，電報，電話，無一不在日人掌握中，尤當一幷收回者。

（七）海關　中德所訂膠州稅關條約二十條，採自由港制，施行六年，效益甚微；旋改爲自由地區制，僅以貨物之起卸，貯藏，改裝，改作爲限，而禁止加工製造，故十餘年來，一躍而有「小柏林」之號，其得力或即在此。乃聞日人希望在青島保存無稅區域，或設置課稅倉庫，業由上海修改稅則委員會會員盛俊通電反對。查中日解決山東懸案條約第四節第十二條青島海關完全爲中國海關之一部份，則此時收回，當然不能別生問題也。

（八）林務　青島原爲荒島，無林業之可言。德人時代，到處種樹，分爲山岳林，平地林，溼地林三種，投資二百三十萬馬克，保護周密，逐年增加；至今登高遠望，無不綠陰蔽野，滿目生氣。日人占領後，無力及此，盜伐時聞。他如植物園，果樹園，花卉園，苗圃，當初搜羅各國異種，加意試驗，今則隨處有離離之象矣。

（九）鹽業　德人於鹽業，始而放任，繼而專賣；日人則設多數公司，占地甚廣；但成績遠不及華人之佳，所投資本至多不過百萬左右，乃聞此次善後協議，彼方開列估價至二千餘萬，殊駭聽聞！

就上所述論之，可知德人得青島後注意事業：爲一市政，二港口，三防衞，（此指礮臺堡壘等軍備言，今大半已成歷史陳績，故前文未列。）四鐵路，五林務。日人得青島後，力與維持者：爲一市政，二鐵路；力與擴充者：爲一港口，二鹽場，三日本性之教育。德人無論矣，日人對於以上事業，或移轉，或不移轉，或任意估價，或藉端延宕，且不惜交際費以求交涉之勝利。然則此錦繡河山之青島，果將如何收回耶？爲目前計：第一，宜由官廳聯合士民組織調查會；延聘各項專門人材，分別調查，爲之一一估價，一方面供委員會之依據，一方面宣布全國，以明眞相；第二，宜要求善後協議事事公開；何者付第一部委員會，何者付第二部委員會，審查結果如何，會議情況如何，一方面許山東代表之參與，一方面徵求全國人民之意見；第三，組織經濟後援會；既欲調查，又欲參與，加以種種交際，非有巨款，焉克有濟，宜由青島實業家爲領袖，向各方面募集；青島關係全國，此等用

費，宜由全國合力圖之，不宜諉爲此一隅事而袖手旁觀也。爲日後計：則第一爲人才，青島面積雖小，公共事業大致均備，繼續管理，非有相當人才不可。聞之日本當日，曾在國內各機關選調而來。我國收回，如欲就地取材，萬萬不足，卽向各地調用，亦恐不能盡當。我意用人之道，可以公開，不特本國人不限省界，歐美人皆可雇聘，卽日本人祗須服從法律，亦可雇聘。第二爲經費，德人時代，年年由國庫撥助。日人繼之，初亦有補助費，今則大半就地籌款。我國收回，中央政府決無能力兼顧，山東省政府又未必有管轄之能力，則財政一項，如何籌措？無已，膠州海關收入將二百萬，暫時不歸中央，鹽稅及各項新稅將一百萬，亦留供地方之用，至於地方稅，自無問題。不足，則尚有二策：一將官有地改爲私有地。蓋德人時代，土地均由官收買，轉讓於商民，遂成官有私有之性質；私有者，衙署宣佈投標，由出價最高者買得之。官有者不用投標，由志願者向衙署承租。日人得青島純用後法，租期十年。現將此項官地，一律標價賣出，可以立得巨款。一則募集公債。他處市區，無成績可言，卽無募集公債之資格及基本，青島已優爲之。但此公債須由華人及各國人共同承購，不可爲某一國人獨力包攬而已。人才既得，經費既充，一切暫與維持，徐圖改進，安知將來之青島，不優勝於今日乎？抑須進言者，青島租借之範圍，凡八十六村，收回後純爲中華民國一片爵土，苟能治理發展，更無疆域可限。吾國國民，當公認青島有萬國公共商港之資格，有萬國公共避署地之資格，且有萬國公園之資格，合全國智力財力以經營之，不達目的不止。山東人不必引爲己有，拒謝他省人而坐失時機；他省人亦不必潔身自好，委付山東人而遲誤進步；中央政府及省政府，更不可僅攘其牛利之機關及產業，而置各事於不聞。今膠濟鐵路已宣布爲民有矣，其他一切產業，更宜分別宣布爲公有爲地方有，務使青島成爲一特別市，庶有豸乎！近來關於青島之圖書文學，發表漸多，列目如下，願全國人士羣起研究之！

青島概要（日照葉春墀著，商務印書館發行）

青島製鹽廠概況（天良著見十一年七月十一日新聞報）

青島鹽田視察談（天良著見十一年六月二十九日新聞報）

青島鹽田之狀況（見十一年六月十三日新聞報）

魯大公司籌備接辦魯案內礦業情形之報告（見十一年六月九日新聞報）

解決山東懸案條約（見十一年六月九日政府公報）

青島無稅區地必須廢止之六大理由（盛俊建議，見十一年七月十四日新聞報）

青島工商業調查記（鳳笙著，見十一年六月二十一至二十四日商報）

膠州沿路之調査報告（見十一年七月十七日商報）

二十二年來之膠州灣（中華書局發行）

此外日本文之出版物甚多，詳於鳳笙君調査記末節，不贅列。

十一年、七月、十五日。



這位少年，正在辦事忙碌，
忽然的幻想到他的家庭，
自言自語道；
現在我一家的安樂，不是全靠我麼？我若是有個三長兩短，我家中的人又靠誰呢？唉！我的進款又不多，一年只能積蓄幾十金，若把他放在銀行裏生息，能濟甚事？總得想個別的法子，不我生前身後，能教我家中人得一樣的安樂纔好，但不知道有這個法兒沒有？
華安合羣保壽公司能替你想這個法子，不用你多出錢，就能保你一家的安樂，你若是每日能省下一角錢，你家中立刻就有一千元的現錢產業，每天省下五角錢，你家中就有五千元的現錢產業，你每日少吸幾枝烟，少吃幾杯酒，你的家中就安如泰山了！
本公司印有保壽小書，說明人壽保險的宗旨意義，及如何能使你家中，不論你生前身後，一樣安樂，函索即寄，

純粹華商組織
華安合羣保壽公司
西洋專家管理

THE CHINA UNITED ASSURANCE SOCIETY, LTD.
The only purely Chinese Assurance Company under up-to-date, Western expert, management



兩條的血痕

日本 石川啄木 作

周作人

夢一般的幼小時候的追憶，喜悅和悲哀都只是天真純潔的事情，朦朧地連續着現在想到，彷彿是隔了一層微微的哀感的淡霞來看那華麗的兒童演劇似的覺得很可懷戀，其中有兩件事，就是在十五六年後的今日，還是鮮明的留在我的眼前。

那一件在前，那一件在後，很難於明瞭的記出來了。我在六歲時進了本村的小學校，在從二年級升到三年級去的大考裏，我遇着了這半生裏只有這一回的落第。在那落第時候藤野姑娘正還存在，因此其中的一件記得確鑿是第二次做二年生的八歲的那一年，暑假中的事情。還有一件因爲是盛暑中的事，大約也是那時候的事情罷。

現在是教育部令很嚴禁，叫學齡前的兒童入學的事，全然沒有了，在我幼小的時候，又因爲是偏僻的鄉間，却似乎也不要費怎樣麻煩的周折。但是只有六歲，又很虛弱像我這樣的人去入學的却很少。當時實在因爲我的游嬉的同伴比我年長一兩歲的小孩，都是五個一回七個一回的進了學校，寂寞的了不得，天天去逼迫和善的父親（要上學去）當初只是說你還太小，不准我去，但原來不是什麼壞事，父親也似乎心裏很歡喜，所以末了有一天他

終於去和高島先生說妥，從第二天起我也請父親給我買兩枚對折的紙石板，以及石筆硯台等，同大家一起的上學校去了。因爲這緣故，我的入學比同級的學生要遲一個月了。我的父親是少有的喜歡學問的人，在沒有工作的冬天的晚上，時常拏了熏黑的幾乎連字也看不出來書面也粉碎了的孝經或十八史略的殘本，到高島先生那里去喝茶談天，順便請他指教。

那時父親大約是三十五六歲，在鄉間是稀有的晚婚，或者因爲這緣故，我沒有兄姊和弟妹，只是一個獨子，連一句硬話都沒有被說過，這樣的養育下來的，所以身長雖然同平常一樣，却是瘦削細長，和近地的小孩們也常常赤着脚作戶外的游戲，但不知怎的臉色總是蒼白的，無論競走或是角力，爲我所敗的人一個都沒有。因此卽使這樣的游嬉着，偷偷的溜走，回到家裏去的事也常有之。上了學校去以後，這個癖氣終於不曾改，雖然因爲牆上寫字，或者從柵欄裏鑽出，被先生訶斥，也如別個學生一般，但總是怯弱，不大說話，倘若被命令去讀寫在黑板上的字，便漲紅了臉，低着頭，也不回答，變成石頭一般的堅硬了。雖然是自己願意進學校去的，對於學校却終於沒有興味，而且有時還乘中午放學回家，不給別人知道，躱在後面堆積什物的屋裏，不再去做午後的功課了。病身的母親有一天曾經摩着我的頭頂說道，這個孩子只要肯略略和人家的小孩們去打架，那就好了。我聽了也不說什麽，但是心裏想道，倘若打起架來，我是一定要輸的哩。

我家是村裏只此一家的箍桶鋪，單靠箍桶的生意不能夠維持生活，所以又從近村的號稱近江屋的一家大地主那裏賃了幾畝田來耕種，因此整年喫的是雜着許多稗子的飯，一點都沒有黏氣，偶然晚上有人來談天，母親便拏一握的米放在火鑪裏

炒焦了，（泡上開水。）拏出來代茶；家裏是這樣的境況，我也就終年穿着滿是補釘的洋布袴只到腰間爲止的洗舊了的小袖衣服，跟了穿着同樣服裝的小孩們赤着脚走路，這些事也都已習慣了；頭髮長了的時候，父親便親自給我剃。名字叫作檜澤新太郎，但是村裏的人，大家只叫我作「箍桶舖的新太」。

我在學校裏既然如上文所說，對於各種學科一點都不用功，當從第一年級升到第二年級去的時候，在三十多人的一班裏，考在倒數第二名，總算勉強及格了。但是不幸我家兩邊鄰舍的小孩，一個是上級的男生，一個是同級的女生，在那時都領到用「水引」（一）束着的幾帖白紙當作奬品，我雖然幼小，但心裏也覺得不很舒服，這一天從學校回家，並不同平常一樣的到門外去，直到天黑只是蹲在很大的地爐的角上，茫然的弄着火筷。父親喫過晚飯，買了兩條黑羊羹（二）來，說因爲你是最小，安慰了一番。

（註一）水引是半紅半白的紙捻，有贈與時，以此橫縛物品上。

（註二）羊羹是一種點心，以豆沙和糖及石花汁煮後凝結而成的。

這件事到了第二天也完全忘記，還同以前一樣的時常不做下午的功課；這樣過去，七歲這一年完了，就是正月第三學期正開始的時候，學校裏發生了一件頗爲稀有的事情，這就是名叫佐藤藤野的在村裏是無比的美麗的一個女孩子，突然編進一年級裏來了。

百餘的生徒都撐起眼睛來了。實在這藤野姑娘，即使現在想起來，也是不大常見的美麗的女兒，前髮垂到眉邊，圓的臉龐，大而且黑的眼睛很是明澈，顏色極白，笑起來的時候頰上現出笑窩。男生不必說了，便是女生也都只用什麼紅布片之類束髮，頭

上包着齷齪的月白手巾或者在下雪的日子，穿了笨粗的雪屐從頭上披着半截的紅毛毯上學校來：在這樣一羣人的中間，夾着身穿染出大朵菊花的華麗的縐紬衣服的藤野姑娘，正是比在村端泥田裏開着的荷花還要鮮明的映在我們的眼裏了。

藤野姑娘據說以前曾在離村不過十里的盛岡市的學校裏學過，現在同母親寄住在近江屋的支派，開着紬緞舖的稱作新家的家裏。

據村裏的傳聞，藤野姑娘的母親便是從二三年前患着眼病的新家的主母的妹子，本來在盛岡也開着頗大的銅鐵店，不知怎樣的破了產，丈夫上弔死了，伊便帶了遺腹子藤野姑娘，到新家來寄住，一面給他們助理家務：這個傳說就是我們小孩也都知道的。藤野姑娘的母親是一個身材瘦小，顏色很白而且美麗的人，又和伊的姊姊那新家的主母不同，很是快活而且待人非常之和善。

村裏的學校在那時不過是很簡陋的國民科的單級，此外補習科學生六七人，教師只是高島先生一個人，教室也只一間。學級雖然不同，每當藤野姑娘用了鈴一般的好聲音朗誦讀本的時候，一百多人便都停住了石筆和毛筆，向着那邊看。我因爲最不喜歡習字與算術，常常茫然的望着藤野姑娘的那邊，這其間先生便用竹鞭輕輕的敲我的頭頂。

藤野姑娘無論什麽學科，成績都很好。有一天，二年級的女生們在上課的時候做頑皮的游戲，先生引了藤野姑娘的例，曾加以訓戒。上級的學生略有點不服，但是我却毫不覺得詫異，因爲藤野姑娘在那時候是全校裏的全村裏的；——不，在當時的我的全世界裏的，第一個美而且好的人。

這年的三月三十日，照例的舉行給發文憑的儀式，從近江屋的主人起，村長，醫生，以及別的村民共有五六人都到學校裏來。我也穿了珍藏的長袖衣

服，用半幅的白棉布當作「兵兒帶，」和大家一同去。穿着黑色洋服的高島先生，覺得比平日更爲像樣了；教室也裝飾得很像樣，正面交叉着日章旗；前面是蓋着白布的桌子，仿彿記得上面擺着大花瓶，插些松枝和竹。教育勅語的捧讀，「君之代」的合唱都已完了，十幾個畢業生輪流的被叫上前去，都高高興興的拏下畢業文憑來。其中的優等生又被叫到村長的面前，去領獎品。其次案着三年二年一年的順序，宣讀新升級的姓名，但不知怎的裏邊却沒有我的名字。旁邊的小孩都說道，『新太落第了，落第了！』看着我的臉。我在那時候是怎樣的心情，現在記不起來了。

儀式完了之後，只有說是近江屋所賞的紅白年糕，我也分得一份。大家聚在一起很快活的歸家去了，我們落第的六七個人因爲先生說是另有事情，被留下在後面。住在村端的灰棚裏的小姑娘也在其內，已經哭出來了，我却想道，或者先生隨後給我文憑也說不定，想着這種沒有理由的事，專心等候着。

過了一刻，大家輪番的被叫到教員室裏去，或受訓戒，或受勉勵，我却正是末後的一個了。先生對我說道，『你年紀還小，身體又弱，且在二年級裏再讀一年罷。』我幾乎聽不見的答了一聲『是，』行一個禮，先生摩着我的頭頂道，『你太柔順一點。』於是從桌上的盤裏取了三片麥粉的煎餅給我。我在那時候深深的感謝先生的慈惠，再也沒有了。在這屋裏，村長以下還有兩三個老人們留在那里。

我將包在紙裏的紅白的年糕和麥粉煎餅用兩手抱在胸前，悄然的出來，剛走到堦口，無端的覺得悲哀，將要哭出來了。好容易纔將來到喉間的哭聲竭力鎮壓住，但是想到先生的慈惠，被朋友們所冷笑的羞恥，回到家裏將說些什麼，小小的胸脯裏完

全塞住，眼淚便簌簌的落下來了。這時候忽然覺得有兩三個女生不知怎的還留在校裏，正從校役室那邊出來，我感着說不出的羞恥，心裏猛跳起來，便緊貼的靠了柱子站立着，垂着頭，使他們看不見我的面貌。

覺得輕泛的草履的聲音，急速的從後面走近前來，又聽得人聲道，『怎麼了，新太郎？』這原來是藤野姑娘。向來還不曾交談過一句話的人，現在這樣的見問，我不禁抬起頭來，藤野姑娘在伊的清明的眼裏充滿着柔和的光，正注視着我。我又即俯首，緊咬着下唇，但是啜泣的聲音終於洩露出來了。

藤野姑娘暫時沈默着，隨說道，『不要哭了，新太郎。我這回也是第末名，勉强及格的呢。』彷彿對着自己的兄弟似的這樣說了，又接着說道，『明天給你拏好的東西來，不要哭了；大家怕要笑話哩。』伊說着想來窺探我的面貌，但是我將面龐貼着柱子，竭力的隱藏，伊便又急急的走去了。藤野姑娘雖然無論什麼學科成績都很好，因爲在第三學期纔進去的，所以列在第末，升到第二年級去的。

這一天的傍晚，父親正在店堂裏冬冬的搇桶箍，母親出外汲水去了，我悄然的蹲在地爐邊，在幾乎不能辨別人的面目的薄暗中間，將竹屑拋進火裏去，一心看着他彷彿吐舌一般的燃燒下去，忽聽得有人在後門口小聲叫道，『新太郎，新太郎。』我吃了一驚，突然的跳下泥地，也不穿草履，便奔向後門去。

藤野姑娘獨自一個人靠了門立着，見了我便莞爾一笑，說道，『啊呀，赤着腳？』似乎略略皺一皺眉，於是急忙從袖底裏取出一件用紙包着的東西來，遞在我的手裏。

『這個送給你。你要竭力的用功；我也去用功，……』這樣說了，我只是茫然的立着，一句話都不說，

伊已經在昏黃中走去了；走了三四丈遠，又回過身來，用手在面前左右搖動；我省悟這是教我不要對別人去說，便點頭示意，伊就跑進梨樹下去不見了。

紙包裏是一冊洋紙的筆記簿，一枝用去一半了的舊鉛筆，此外裹在桃紅的羽紗小片裏的是一個鉛製的玩具手表。

夜裏，我在薄暗的洋燈的影下，舔着鉛筆，在給我的筆記簿上，從讀本的第一課起，很端正的抄寫了四五葉。我感到學習文字的喜悅，實在是以這時候爲最初了。

人的心是很奇妙的東西。第二次的二年級的功課又開始了，我不知怎的覺得上學校去很愉快，向來厭倦的無法可想的五十分鐘的授業現在却不知不覺的就過去，被竹鞭敲頭的事也沒有了。

在廣大的教室裏，南北兩面的牆壁上各挂着兩塊黑板，高島先生急急忙忙的在這四塊黑板前面走來走去的教；二年級生向着西北角的黑板，兩行粗糙的桌椅並排的放着；聚集在前面的桌子旁邊的是女生，藤野姑娘自然也就在這中間了。

新學年開始後的第三天，我第一次被先生所稱贊了。只要沈靜的聽着先生所教的事情必定懂得；在兒童的記憶力強盛的頭腦裏，曾經理解的事情很不容易忘記。以後每逢先生說「知道的人舉手」的時候，我幾乎沒有一次不舉手的。

我對於各項學科並沒有嫌憎的東西，但是其中習字的時間尤爲我所喜歡。先生大抵命令我去辦注水的差使。我拏着洋鐵的水壺，在各桌子前面走來走去注水。桌子的兩頭各放着一個硯台，大都是虎斑石或是黑石所做；只有藤野姑娘的不知道是什麼石頭，却是紫色的。我給他們注水的時候，略略俯首行禮的也只有藤野姑娘一個人。

最是擔心的是算術的時間。我同藤野姑娘都是八歲，同級裏還有一個叫豐吉的小孩，却比我們要大兩歲，身體也大，頭腦也發達了；我所知道的事情，藤野姑娘大抵也都知道，但是我們兩人舉手的時候，大抵豐吉也舉起手來。兒童時代的兩歲之差，在頭腦活動的優劣上大有懸隔，最顯著的便是算術。豐吉的算術，是他最得意的課目。

先生出題後，又轉到別的黑板前面去，隨後回來，高舉着竹鞭說道，『做好了的人舉手。』倘若這是不大容易的算題，藤野姑娘舉着手，或是並不舉手，必定回過頭來望着我這邊。我在伊的眼睛裏能够明顯的看出那滿干的微波：兩人都舉起手而豐吉不會的時候，伊的眼裏閃着喜悅的光；伊與豐吉都不會做，只有我舉手的時候，便泛着天真羨望的波；伊與豐吉都舉起手，只有我不會的時候，便流露出惋惜的眼光；或者兩人都不會做，豐吉獨自傲然的舉着手的時候，美麗的藤野姑娘的面上霎時間便爲暗影所遮掩了。

藤野姑娘讀書的聲音，和別的女生低聲誦讀連鄰席的人都聽不清的相反，極其清楚而且嚮朗；伊的讀法裏，又有一種爲村中兒童所沒有的聲調。過了一兩個月之後，我不覺無意中也用這樣的聲調讀書了。朋友們覺得了，便都笑我；我被笑了心裏想改過，但臨時高聲讀起來，這聲調一定出來了。有一天，六七個人聚集在校役室外的井邊，談着種種事，豐吉忽然說到這事情，大加嘲笑之後，說道，

『新太和藤野姑娘配做夫妻，倒很好哩。』

藤野姑娘正站在相距五六步的地方，這時候突然回答道，『自然會配的，自然會配的，』把大家都驚倒了。我漲紅了臉，急忙的跑了出去。

大家雖然都是兒童，但男子與女子到底還有界限，在學校裏幾乎沒有一同游嬉的時候；到了傍晚，

人家的屋簷與破風都繞着晚飯的炊煙，我們常常走到街道上，玩那些「奪寶」或「捉迷藏」之類的游戲，有時男組與女組合在一起，大家熱心的玩耍，直到天色全黑纔止。藤野姑娘輪到做「鬼」的時候，一定向着我追過來。我覺得非常歡喜。雖然我體質很弱，到底是男孩子，所以卽使藤野姑娘緊閉着嘴，極敏捷的追來，也很不容易將我捉住。後來伊跑得氣喘了，本來便是故意的給伊抓住了也未始不可，但是這些地方終是孩子氣，偏是竭力的逃避。雖然如此，每回捉迷藏的時候，藤野姑娘却仍是只向着我追來。

在新家裏有藤野姑娘的三個中表兄弟：大的兩個是學校的四年和三年生，最小的還沒有入學；那兩個人成績都不很好，和同年紀的近江屋的孩子們感情極壞。據我朦朧的記憶，仿彿藤野姑娘也常被他們所虐待。有一天曾看見伊在什麼地方被他們所打，但是記不淸楚了。只有一次，我挑着一副小水桶，往新家後門口的井裏去汲水，藤野姑娘正在那里靠了門枋立着，獨自哭泣。我便問「怎麼了，」一伊並不回答，只用前齒咬着長袖的下端。我見了便不能再說什麼，只覺得連自己也仿彿含淚了，沈默着拏了大杓舀水挑起擔來剛要走，却被叫住道，

「新太郎。」

「什麼？」

「給你看好的東西。」

「什麼東西？」

「這個，」說着從袖子裏用心的拏出一枝美麗的花簪來給我看。

「好齊整！」

「……」

「買的麼？」

藤野姑娘搖伊的頭。

『要來的麽?』

『母親給的,』低聲的說,又抽咽了兩次。

『給富太郎(新家的長男)欺侮了麽?』

『他們兩人。』

我想說些什麽去安慰伊,但是沒有話可說,只是沈默着望着伊的臉,藤野姑娘忽然說道,『這個給你能?』一手弄着花簪,却又說道,『因爲你是個男人,……』便裝作將花簪隱藏背後的模樣,在爲眼淚所濕的臉上現出美麗的笑容,隨卽帖達帖達的跑進門裏去了。我在幼小的心理想像藤野姑娘被兩個表兄弟所欺侮,所以哭了,大約母親給伊花簪去寬慰伊的,不知怎的覺得那富太郎的匾平的長臉很可惡,懷着一種奇妙的心情回到家裏了。

不知不覺的四個月已經過去,七月底便是第一學期的考試,成績發表出來是豐吉第一,我第二,藤野姑娘第三,以後就是暑假了。我還記得富太郎到各處宣揚,說藤野姑娘因爲輸給豐吉了,說是氣憤不過,終於哭了。

到了暑假,大家連安放書和石板的地方都忘記了,每天都往山陰的水塘裏去游泳。我也時常同去,但大抵獨自先回家,在父親的作場店堂的板台上,爬在竹屑和鉋花的中間,流着汗溫讀本,或是習字;或者毫無目的的站在簷下的陰影裏等候藤野姑娘的影子的出現。

這其間,重大的事件發生了。

八月整月的暑假裏,這是在中旬,還是下旬呢,都記不得了,只是一個非常炎熱的日子,空中並無一片雲,烤在頂上的太陽正如烈火一般,也沒有一點微風,一切樹木都仿佛垂死的挂着葉子。在人家前面的狹隘的溝裏,從臭泥裏湧出無數渾濁的水泡,浮在並不流動的汗水上面;太陽曬着大路上的石

子都熱得焗脚，蒸發出來的泥土的熱氣使人惡心而且幾乎昏眩。

村的後面是廣闊的草原，草原盡處是幾十畝的青田，這都是近江屋的產業。灌溉這田的約二丈寬的一條小河，貫通草原中間奔流過去，河岸邊有近江屋的一所水碓小屋，終年在那里搗米。

在草原上春天長着紫花地丁，秋天有桔梗和女郎花。四時都有各樣的花草，我們平日常去游玩，但在那時原上一面盛開着茅草花，在水碓小屋的周圍開得尤爲繁茂。小屋裏邊有直徑丈餘的一個水車。終日迴轉着，發出澀滯的聲音，十二個大木杵毫不間斷的搗着米。

這一天我穿着漂白布的無袖的短衣，也不繫腰帶，黑袴底下躡着一雙草履，用臂膊拭着額上的汗，站在新家斜對門的一家粗點心店的前面。

忽然在前面一町遠近的地方，往水碓小屋去的拐角上，近江屋裏一個名叫金次的少年工人，變了顏色向着這邊跑來。

『什麽事？』有人攔着問。

『藤野姑娘被水車的軸子捲住，給木杵搗壞了』。他大聲嚷着回答。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只覺得仿佛是被强烈的電氣所擊似的，不禁發了大聲叫道

『呀！』

在少年的後面，大約相距六丈，那個全身雪白的沾着米糠，滿面胡鬚，骨格雄偉，六尺許高的搗米的男人，脇間挾着什麽東西，也是疾風似的向這邊跑來。仔細看時，這（所挾的）不是藤野姑娘却是什麽！

他走到新家的門前，正要進去的時候，先來通報的那個少年同着正赤着膊還不及穿衣的新家的主人飛奔出來，嚷道，

『醫生家去。醫生家去！』那男子略略停步，隨卽跑過我的面前，向醫生家去了。這幾秒鐘時，藤野姑

娘的異樣的姿態很明瞭的映進了我的眼裏。那個男子宛如大鷲抓住黃雀一般的將伊挾在脇下，藤野姑娘的美麗的臉頹然的垂在前面，後邊是從膝踝以下雪一般白的兩隻脚，很柔軟的挂着。左邊的脚上從膝頭斜到後跟是一條約有三分寬的新鮮的血痕！

後面便是以前的少年和新家的主人快步跟着。主人的後面是穿着白地浴衣的藤野姑娘的母親，手裏還拏着什麼東西，在火一般熱的石子路上赤着兩脚，……

那緊閉着的嘴，我暗想這與捉迷藏時候向我追來的藤野姑娘很像，——這當然只是在一秒鐘的幾百分之一的短的時間裏罷了。

這是在將近百度的熱天，連微風都沒有的正午所發生的情狀。

我見了那一條的新鮮的血痕，忽然覺得惡心，像要嘔吐的樣子，眼睛也昏眩了，在那時候還能看見藤野姑娘的母親的面貌，幾乎是不可思議了。我昏昏的跟在後邊快跑。我家正在醫生住宅的這邊，相隔兩三家，我便奔入，突然的伏在正在工作的父親的膝上，就此人事不省了。

藤野姑娘便是這樣的死了。

還有一件回憶，同是那時候的事情，雖然已經忘記是那一件在先，但還記得也是夏天太陽赫灼的午後的事。

往離村一里(三)許的K車站的馬車，每日兩三回，在村端一直往北延長過去的國道上，駕着滿被塵土的黑馬，踢起灰塵，來回的走着。那一天，我們五六個人趁着這空馬車，到村外三四町水車左近的土橋那裏去游玩。同去的都是頑皮的鄉下孩子，其中也有人怕那直曬頭頂的太陽，拏了大的款冬葉

戴在頭上，當作涼帽的。

（註三）日本一里約當中國六里三十六町爲一里。

過了土橋，兩傍都是小松樹的平林；在路旁松樹陰下夏草的中間，俯伏的躺着一個身穿汙穢的衣服的丐婦，傍邊是一個不滿一歲的嬰兒，沙聲叫喊，一面在草裏亂爬。

拉馬車的定老兒看見了，便止住馬車，高聲問道，

『怎麼了？』我們也都從馬車上跳了下來。

丐婦很困頓似的從草裏抬起頭來，滿面垢泥塵土，被汗流成斑駁的條紋，掀着鼻子，一個很醜的面貌，現出說不出的疲勞和苦痛的顏色。左邊眉毛上有一個新鮮的傷痕，一條鮮血沿着面頰轉到耳下，又流到胸前去。

『給馬踢了，走不動。』伊將要氣絕似的說，隨又俯伏下去了。

定老兒暫時注視着這丐婦，說道，

『不如往村裏去；那里有醫生，警察也在那里。』說了隨即趕着馬車一直去了。

我們整列的站在女人面前，看着過了一刻，豐吉拍着立在旁邊的萬太郎的肩頭說道，

『好髒的化子呀，頸子漆黑的。』

草裏的嬰兒現出怪訝的神情，爬在地上看着我們。女人一動都不動。

豐吉看了這情形，忽然發出元氣很好的聲音道，

『死了，這個化子！』說着拔了一把野草，撒在女人身上道，

『給伊蓋上草，埋葬了罷。』

大家見了也都嘴裏罵着，同豐吉一樣的動手撒草。我（不去加入）覺得仿彿獨自遠隔似的，看着他們的動作。

嬰兒忽然提高了聲音叫喊起來了。女人從草裏抬起頭來。

「呀，活了，活了！還活着哩！」大家嚷着，由豐吉領路，往村的那邊跑去了。我不知怎的却沒有走。

醜陋的丐婦也並不擦去流下的血，怨恨似的睜着渾濁的疲勞的眼，注視着獨自留下的我的臉。我也注視着。傾斜的夏日放出強烈的光線，毫無顧忌的曬着伊那爲塵土和汗所汙的面龐。沿着面頰，從頸間流到胸裏的一條血痕，非常新鮮的刺人眼目。

我目眩了，覺得四周變成黑暗，忽然感到不可言狀的寒冷，使我全身顫抖了。我便也向村裏跑去，已經比別人落後了三十間了。(四)

(註四)六尺爲一間，六十間爲一町。

但是我不知怎的並不想去追上那先走的小孩們；跑了二十間的路，隨卽停住了，回過頭去看。那個丐婦隱在二尺長的夏草裏看不見了。再看豐吉那邊，他們似乎已經忘記了化子的事情，都高聲唱着「我是官軍」的歌跑着去了。

我那時候懷着一種奇妙的心情，彳亍走上前去。在幼小的胸中，勉力想驅去映在心裏的那個血臉的幻影，一面這樣的想着：

『先生說過不可嘲罵殘疾的人和化子，豐吉却幹了那樣的事，那麼卽使豐吉考在第一，我是第二，豐吉的人却比我更是不好了。』

這以後的十幾年中，我在本村小學校裏最優等畢業，因了高島先生的厚情，在盛岡市高等小學校肄業。那邊也好好的畢了業，進了縣立的師範學校，在這年的夏天，父親生肺病死了。不久母親回到鄰村的母家去，過了半年，因爲某種事情，聽說往北海道去了，現在是生存着呢，還是死了呢，沒有人得到伊的消息，也沒有尋訪的線索。

我在二十歲的時候進了高等師範學校，在六個月前也已畢業了。從畢業考試的前幾時發作的惡

性的咳嗽逐日厲害起來，在這鎌倉過病院生活也已經有四個多月了。

學窗的傍晚，病院的長夜中，我從言語和書簡裏感到朋友的交情，深深的沁到身裏去了。但是不知怎的我不曾能夠像許多朋友一樣，親密的嘗過戀愛的滋味。有一個朋友批評我說，這是因爲你太謹愼，常常過於警戒着的緣故。或者如此，也說不定。別一個朋友說，因爲從早到晚沒頭於書卷堆裏，全然不和社會接觸，所以沒有這樣的機會。或者如此，也說不定。又有一個朋友說，因爲全然成爲知識的奴隸，養成冰一般的冷酷的心的緣故。或者實在如此，也說不定。

在這活了幾多人，死了幾多人的病牀上，吸着聞慣了的藥香，靠在遠聞濤聲的枕上，似夢非夢的夢見的，正是十幾年前的舊事了。唉，藤野姑娘！僅僅八歲時候的半年短夢，自然不能說是戀愛。這樣說了，人家會要見笑，自己也覺得可哀。但是，這樹陰下的濕氣似的，不見陽光的寂寞的半生裏，不意的從天上的花枝上落下了一點的紅來，那便是伊這個人了。說起紅來，——唉，那個八月的暑天之下，在雪白的脚上流着的一條的鮮血！明明白白的想起這個情景來，我不知爲什麼緣故必又想到倒臥在夏草裏的那個丐婦，而且我又卽將可怕的想像移到行踪不明的母親的身上去。咯血之後，昏睡之前，不能言狀的疲勞之夜的夢，屢次反復，現今我所想起的母親的面貌，已經不是那真的面影，却似乎與那從夏草裏怨恨似的看着我的，不知從何處來也不知向何處去的丐婦是同一的面貌了。抱着病而且冷的心胸，感到人生的寂寞，孤獨的悲哀，百無聊賴的晚間，非常可以懷戀者，只是不曾知道學習文字的喜悅以前的往昔罷了。至今我所學得的知識，當然只是些極零碎的東西，但是我却爲此注盡了半生

的心血了，又爲此得了這個病了。然而我究竟受到什麼教益，學得什麼東西了呢？倘說是學得了，那便是說人到底不能眞實知道一切的事物這一個漠然的恐怖而已。

唉，八歲那年的三月三十日傍晚呵！自此以後，藤野姑娘最先死去了。見了倒臥在路旁草裏的丐婦了。父親也死了，母親行踪不明了。高島先生也死了。幾個朋友也都死了。不久我也就將死去罷。人都是零零落落的，各自分散的。人們雖然都是一樣的死，但是也不能說是死了便可以睡在同一的墳墓裏。葬在大地之上到處散着的不足六尺的土穴裏，言語也不相通，面貌也不相見，上面只有靑草生長罷了。

男女貪着不用意的歡樂的時候，便從這不用意之間生出小孩來。想到人是偶然的生來的，那麼世間更沒有比人更爲可痛，也沒有比人更爲可哀的東西了。這個偶然或者正是遠及永劫的必然之一連鎖也未可定，這樣想來，人就愈覺可痛，愈覺可哀了。倘若是非生不可的東西，那麼生了也是無聊。最早死了的人豈不便是最幸福的人麼？

去年夏天，久別之後，回到故鄉的時候，老栗樹下的父親的墳墓埋在積年的落葉之下了。記着「淸光童女」的法號的藤野姑娘的小小的墓碑，被風侵蝕到文字都已漫漶，隱在茅屋草叢中幾乎不見了。

壯麗的新築的小學校，聳立在先前的草原，村後的小河的岸邊。

不曾改變的只是水車的木杵的數目。

豐吉在十七歲時參與倉前神社的祭禮，跌下馬來，折了右腳，瞎了左眼，現在充當村中自治公所的聽差，當我去訪問的時候，正在揩着額上的汗，用膳

寫板印刷上忙地丁附加稅未納的催票。

明治四十一年(1908)六月作

石川一 (Ishikawa Hajimé 1886-1912) 別號啄木 (Takuboku)，初在故鄉澀民村當小學教師月薪八元，常苦不足，流轉各地爲新聞記者後至東京與森鷗外(Mori Ogai)與謝野寬(Yosano Hiroshi)諸人相識，在雜誌昴(Subaru)上發表詩歌小說稍稍爲有識者所知。但是生活仍然非常窮苦，夫婦均患肺病，母亦老病，不特沒有醫藥之資，還至於時常斷炊。他的友人土岐哀果 (Toki Aika) 給他編歌集悲哀的玩具 (Kanashiki Omocha) 售得二十圓他纔得買他平日所想服用的一種補劑，但半月之內他終於死了，補劑還賸下了半瓶。他死時年二十七，妻堀合節子 (Horiai Setsuko) 也於一年後死去了，遺下兩個小女孩。他的著作經友人土岐等蒐集，編爲啄木全集分小說詩歌及書簡感想等三卷，於一九二〇年出板完成。

兩條的血痕 (Futasuji no Chi) 原本收在全集第一卷 (1919)裏，是一種幼時的回憶，混和「詩與眞實」而成，很有感人的力量。他的詩歌尤爲著名，曾譯其詩五首登新青年九卷四號，又短歌二十一首載在努力及詩第五號上。一九二二年八月一日附記。

(R)

「她愛我嗎?」

波蘭 B. Prus 作　　愈之

有一回，夜裏我在路德方場上遇見了我的朋友卡羅。他向半空中昂着首，怪異地無目的地彳亍着。他灣來曲去的行走，忽然停住了，忽然走向旁邊，忽然又退向後方了，忽然踏到青草上面，忽然又撞着

路上的小樹了。

我看出他的兩唇很枯燥，兩頰也現出一種有病的紅色。

他還沒有把我認清楚，便慌忙地說道：

『你笑我嗎？我知道的，你覺我有些癡狂。但便是用了你的哲學的鎮靜劑，也未必能改變我的癡狂罷。你們許多大問題，於我是全不相干的！……戀愛——這却是我的最大的問題……』

『你是等待着什麼人不是？』

『這是不消說得的！』他用了流利的聲調回答着。『難道我還想瞞過你嗎？決不然的。而且我可以老實和你說，我在這裏度過好幾個全夜了，但便是經過一個禮拜的徘徊，只要能够遇見她，看着她——便只是幾分鐘——我已經是很幸福了。』

『每次是這樣，總覺太單調了罷。』

『變化倒是很多的：一會兒我想着她實在是愛我的；一會兒却又猜疑起來，她究竟愛我不愛呢？有的時候，我故意玩着占定自己的運命我就從方場的這邊走到那邊，一步一步的數着「她愛我」——「她不愛」——「她愛我」——「她不愛」……但是今天我却發明了一個更加方便的玩意兒了。我隨便挑選一顆天上的星，隨後又在方場上找一個適當的立脚點，從這一點望去，便會得看見那星剛巧在禮拜堂的尖頂的上頭。如果我立刻找得了那點，那時我的那顆明星就在十字架上閃爍着，這就見得是「她愛着我」了……

『你時常找着的嗎？』

『是時常找着的。……而且這個在我真是有說不出的高興啊。』

『祝你晚安罷。』我說。

『阿！』他握住我的手，低低的說：『你覺得有些詫異罷，竟有這樣的一個人，會把他自己的戀愛和

戀愛的方法，老老實實的說了出來……」

我走了十幾步路，在街旁的階道上站着。我那位朋友呢，重新又幹着他的玩意兒，像醉漢模樣的搖擺着。

從旁邊一條小路的灣角裏，閃出兩個黑影，經過那位戀愛的朋友的身旁。他和他們兩口子是誰也不曾見着誰，因爲他是在專心一志的瞧着天上的星宿，而他們倆却又起勁的講談着。他們臂挽着臂的慢慢的行走，兩個人擠得緊緊的，看去竟像是一件東西。那女子把頭靠在男子的肩上，男子呢，好像是握住了她的纖手。

當他們走近階道的時候，道旁的鐙光正照着他們。原來這女的就是「她」這男的呢——是我的另一個朋友約瑟甫。

他們向我忽忽的行了一個禮，便慌忙的走去了。只有她却神經的握住我的手，兩眼注定了我的眼鏡，低聲的說：

『我很希望喀羅不知道這一回事，最好是連一個字都不知道……』

於是他們走開了，但是走了幾步她却又重新回過頭來，怯弱的看着我，而且又說了些話，這話的聲音竟低得和鴿子的翅膀裏所發出的微聲一般：

『要不然，我是要惱恨的!……』

我可以斷定在這時候我的朋友喀羅一定看見了天上的星正對着禮拜堂的尖頂的頭上呢。

這一篇譯自世界語波蘭文選 (Pola Antologio) 作者的短篇小說譯成中文的又有影和世界之徽都登在周作人君的現代小說叢刊。 譯者

失望的心

俄國　愛羅先珂　作
愈之

我踏遍了地球尋遍了世界，
我想找尋那愛的兄弟們喲，
但是我却找到了妖精們和野獸們，
再不然，也不過是些戲弄萬物的狡獪的猴子喲。

他們以爪牙報答兄弟的敬禮，
以兇噬報答兄弟的握手，
兄弟的真心的接吻以唾吐報之，
友愛的擁抱以老拳答之。

我用了温暖的兄弟的手，
熱烈而又至誠的心去找尋朋友，
但是徒然的，我只找得了狡惡的妖精的
生着長爪的有毛的腿罷了。

如今我是倦了喲，我要去安息了，
深深地安息在那愛的地球母親的心坎裏，
在深眠裏我將要永遠夢着，
夢見兄弟朋友到處是在找我哩。

此詩係愛羅先珂君在北京時之所作，未在別處發表。原文爲世界語，曾刊載綠光雜誌。——譯者

最錄

法統問題的嚴正解釋

陳承澤

我們現在要討論的問題，就是：

合法的大總統到底是黎元洪，還是孫中山，或者他兩個都不是？

合法的國會，到底是六年的國會，（民國六年黎元洪所解散的，）還是八年的國會，（民國八年在廣州集會的）或者兩個都不是？

這樣重大的法統問題，若在外國，早已舉國若狂了。但在我國，只有「當事派」替自己辯護的文報，和「旁觀派」知有事實而不知有法律的主張。

關於國會問題，南方的「當事派」，攻擊北方議員，每涉及個人的人格。他說某某加入新國會（段祺瑞所製造的安福國會），某某加入經濟調查委員會（徐世昌所設以豢養舊國會議員的機關）。這固然都是事實，也都是很卑劣的行為，但是不能為着這一點，就馬上要取消他們的議員資格。至於北方攻擊南方呢：他說，廣州國會，忽而非常會議，忽而第二會期臨時會，忽而兩院聯合會，忽而又非常會議，簡直莫明其妙。這也都是事實，也都不能算是正則的行動，但是不能單把這一層，去否認南方的國會。

關於總統問題，他們的論爭，也多是不得要領：南方說黎元洪是解散國會的罪人；北方說孫中山是著名的搗亂派，解散國會的罪人，可以依法彈劾，但是不能憑空就要取消他的總統。至於說孫中山是搗亂派，那更不成法律上的理由了。然而報紙上充滿的函電，大都是這一派的議論。這一派最大的毛病，是常常離開法律的立腳地去攻擊敵人。

至於旁觀派的議論，大半是只求和平了事，簡直不管法律。他們因為喜歡簡易，因為怕麻煩，或是怕人家笑他迂闊，結果種種言動，都是無意識中替實力派打算分贓，或者替這些人想個敷衍的法

子。這一派無可無不可的議論，我們實在沒有閒工夫去一一批評他。

我們此時要覺悟了！我們既是在國家制度底下生活的人，我們既是受法律統治的人，國家法律問題，我們是一天拋不了的。我們不能輕易把法律的舊賬閣了。我們若還承認國家，我們無論對於現在和將來，我們應該嚴守法律的軌道。我們不要和當事派旁觀派一樣，離開法律說話；但是同時我們不要曲解法律供一人一黨一時的利用。我們要曉得我們犧牲無數的生命財產所得的中華民國，到了如今，還只剩個法律——就是臨時約法；——我們縱不愛惜法律，我們要愛惜這幾年來所出的代價。我們若是不肯養成守法的習慣，我們若是對於法律系統沒有明確的信仰，天天說什麼政治論結局政治是永無安定之日，我們以後還要出無數的代價，而且購不到一個東西。我老實說一句罷！我們法律的路，現在還未走窮，我們還要向這一條路走，我們如果仍舊走法律的路，當前的便是法統問題！

以下要說法統問題的解釋了。我們先說總統問題：

總統問題，第一事便是黎元洪的復職對不對？這個問題，我們且拿盧永祥岑春煊兩電爲討論的基礎，盧是反對黎復職的，岑是贊成的。

盧電說：

『約法上祇有因故去職暨不能視事二語，……並無辭職條件，則當日黃陂（黎元洪）辭職，自不生法律問題；河間（馮國璋）爲舊國會選舉之合法總統，則依法代理，應至本任期滿爲止，毫無疑義。大總統選舉法規定任期五年，河間代理期滿，卽是黃陂任期終了，在法律上成爲公民，早已無任可復。……』

岑電說：

『今之懷異議者——謂反對黎復職者，咸藉口河間代理本任，任期已滿。總統由國會選舉，辭職則無明文，當然應徵國會同意；黃陂辭職既未經國會許可，事隔數年，亦無合法國會另選繼任之人以承其乏，則法定未滿之期間，孰得而抹煞之？查大總統選舉法第五條第一項，規定：「大總統缺位時，由副總統繼任至本任大總統任滿之日止；」第二項又云「大總統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以副總統代理之。……」該條所謂缺位，限於本身死亡，則第二項因故云云，亦當限於本身之事故發生，……除大總統陷於心神喪失或身體失其自由外，絕無所謂不能執行職權者；故馮河間雖有代理事實，而其原因由於六年張勳復辟，黃陂身陷重圍，失其自由所致，迨復辟亂平，則代理原因消滅，河間當然不能繼續。……』

綜觀兩電，可得他們的主要爭點，就是：

(一)黎元洪的辭職是否有效？

(二)馮國璋的代理是否合法？

(三)黎元洪的任期是否已滿？——此項問題又可分做兩起：

(甲)黎元洪的任期要補足否？

(乙)黎元洪的任期在法律上得延長否？

我們對於第一問題，是很容易解得的。辭職這件事，照一般的辦法：第一是要向有允准辭職的權限的機關去辭；第二要得此機關的允准。黎元洪在民國六年通電辭職，那時沒有國會更沒有第二個機關有允准他辭職的權，黎元洪不顧他的責任，公然通電全國，辭起職來，簡直是他一個人自言自語，他的辭職，在法律上，毫無效力。對於這一層，將來國會可以把他和解散國會事件併案彈劾，若是要據這無效的電文承認他的辭職，不止便宜了他，而且是違背法律。

這樣看來，馮國璋的代理，不是無效了麼？却又不然，副總統之設，所以彌大總統的缺，大總統不能執行職務時，不管他是事實上不能執行，或是他自己不情願，副總統是要立刻出而代理的。代理是責任，並不是權利。岑電說：『因故二字爲限於本身事故發生，而且本身事故，限於心神喪失或身體失其自由。』這種立說，實是毫無根據；所以馮國璋的代理，當然是有效的。

至於馮國璋的代理和黎元洪的復職，有影響否？請看我們對於任期的解釋：

我們對於任期的解釋，不止要根據法理，而且是要根據現行法，就是大總統選舉法。

大總統選舉法第六條，明明白白地說：『大總統應於任滿之日解職，如屆期次任大總統尚未選出或選出後尚未就職，次任副總統亦不能代理時，由國務院攝行其職務。』這條條文的意思，是說：大總統任滿之日，便要走開。他的立法精神，是爲着防止總統專制，照此規定，黎元洪任滿之日，是要立刻走開，當然是不能延長的。有此明明白白的條文，大家不去引用，偏彎彎曲曲地說了許多話，到底是甚麼意思？

至於補足任期之說，其違背大總統選舉法，比前說更甚，而在法理上，尤其說不去的，大總統任期的規定，是規定機關的更新，不是規定個人的權利，黎元洪的任期，已於民國七年十月九日滿了，他如何還有復職的餘地。關於這一層，盧永祥的主張是不錯的，不過他的根據，不很明瞭罷了。

經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得個斷案：

黎元洪的復職是非法的，但這和他的辭職有效與否，並沒有關

係，和馮國璋的代理合法與否，也沒有關係。他是爲着大總統選舉法第六條規定的結果，任期滿了，當然解職，他是一個公民，他是一個前任大總統。

黎元洪是個『前任總統，』至於孫中山呢，較黎元洪還強些，他是個『現任的非常總統，』然而他沒有主張充當『正式大總統』的資格，是和黎元洪一樣。

孫中山是非常總統，不是正式總統，不要更費說明，只要看廣州國會的宣言便能分曉。廣州國會爲着安福國會要舉徐世昌做總統，曾於七年八月發表國會第二次宣言，他說：

『……乃聞北京非法國會，尙欲濫竊大權，選舉總統。查大總統選舉法第二條：「大總統由國會議員組織總統選舉會選舉之」。是總統選舉，爲國會之特權，故今日除根據約法所產生之國會有此特權外，無論何項機關無參與之餘地，大法昭著，中外咸知。萬一不幸而有非法選舉之事實發生，無論選舉何人，對內對外，絕對不生效力……』

這個宣言說得非常堅決，非常明白；然而到了民國十年四月七日，他們忽以不拘人數但有十四省議員便可開議的非常會議，選舉孫文爲正式大總統。試問非常會議可以執行『根據約法所產生之國會』的特權麽？可以『組織總統選舉會』麽？非常會議果是『何項機關』？非常會議之選舉正式總統，是否『不幸事實』？『對內對外』是否『有效』？『大法昭著中外咸知』不用我們多說了。

總統問題說完了，我們再說國會問題。

國會問題，我們可拿廣州國會本年六月三日電，和岑春煊六月七日電爲討論的基礎。廣州國會是主張八年國會的，岑春煊是反對的。

廣州國會六月三日電說：

『近日津滬報載王家襄等在津籌備召集續開六年國會，開之不勝駭異。六年國會經軍閥迫令解散後，卽移會於廣州，民國七年續開常會時，一再電催王等到院，而王等於開會後滿一個月未到院，又未聲明故障，是王等顯然甘棄職責；曾經依法解職傳人遞補，王家襄之議員資格，在法律上早已消滅，更何得冒議長而任意鼓簧，以愚弄國人？……』

岑春煊電說：

『……約法未嘗賦予解散國會之權能，民六暴舉，出自強藩脅迫，中外皆知，此而可認爲正，後將何以立國。議員當選雖歷十年，而常會未滿兩屆，中經暴力障礙，致任期中斷，絕無時效消滅可言。倘謂二年選出之議員不足代表今日民意，則純就政治立論，於法無根。廣州集會，純爲集合護法同人戡亂靖國而設，政府

方面並無正式之大總統及國務院等機關，與之對抗執行，則約法上賦予之職權，無從依法行使，議員任期，自不能因此而扣除。昔在廣州雖有除名推補，一再變遷之事實今言恢復舊會，既以民六解散當時為準，則種種糾紛，一言可決，悉反於舊，自軌於正。……』

綜觀兩電，可得他們的主要爭點，就是：

第一，非常的政治狀態之下，正式國會得以產生否？

第二，八年的廣州國會是否可以繼承六年國會的法統，和現在北京正在集會的國會是否合法？

關於第一爭點，我們可以簡單答復他一句，就是非常的政治狀態，不足以障礙正式國會的發生，縱使沒有和國會對立的正式政府，國會是有權能將正式政府應辦的事，委託於相當機關的。假如正式國會須與正式政府相對待纔能成立，則是正式政府一旦瓦解，國會便當隨而消滅，合法的國家機關，便永無恢復之日，豈不背理？而且現在北京正在集會的國會，並無正式政府與之對待；北京目下的政治狀態，還是非常狀態，和廣州當時一樣，何能以此理由攻擊廣州國會？我們的意見，不論在北京和廣州的政治狀態底下，若是能夠依照合法的程序，都許他產生正式的國會，這是毫無疑問的。

至於第二爭點，在岑春煊一般人看來，幾乎是不成問題的，他說：『今言恢復舊會，既以民六解散當時為準，則種種糾紛，一言可決，悉反其舊，自軌於正。』這幾句話，當民國六年黎元洪纔走開的時候，是不錯的；就是必以黎元洪任期未滿和廣州國會根本不成立兩事為前提。黎的任期未滿，總統纔有舊可復；廣州國會不成立，國會纔有舊可復。他把這兩個前提忘記了，到了現在民國十一年還把從前的老話拿來應用，說甚麼『種種糾紛一言可決』甚麼『悉反其舊自軌於正』簡直是個笑話。這本是不用說的，因為這樣簡單粗樸不顧前後的解釋，最足誤人，所以不得不多說幾句。

總之，國會問題的癥結，是在於廣州國會是否在合法程序上產生？假如合法，則六年國會的繼承者，當然是廣州八年國會；如其不然，則六年國會的法統，尚在漂搖無寄之中，現在北京正在集會的國會，若能按照合法程序，尚許成立合法的正式國會。

我們現在先調查廣州的八年國會由怎樣的程序成立。他的第一步，是由參議院副議長和眾議院的議長副議長，通知各地方議員，於七年六月十二日集會廣州；第二步，是於七年六月十二日舉行開會式；第三步，是按照議院法第七條，將法定限期內不到會的議員解職；第四步，是按照議院法第十三條，將候補者遞補，湊成法定開議的人數。

他們解職的程序和推補的程序，雖然都還有些疑問；但是我們現在可以不去推敲他。我們對於他們從北京跑到廣州（六年八月），由廣州跑到雲南（九年七月），又從雲南跑到重慶（九年十月），再從重慶回到廣州（十年一月），那樣奮鬬護法的精神，不能不表相當的敬意。無奈廣州國會開頭就有一個大缺點：就是廣州國會明明白白地是繼續第二會期被解散的常會，並不是開第三會期的會；換句話說，就是他的性質，是繼續開議（國會組織法第十五條及議院法第六十五條所謂『開議』），不是會期開始的『開會』（議院法第一第二第七第八各條所謂『開會』）。『開議』和『開會』在普通說話上是用不着分別的，但是在議院法的解釋上，是不能不嚴重區別。

我們現在要先問廣州國會到底是開第三會期的會，還是繼續第二會期的會？這一層他們自己的文電和他們的行動，可以拿來做個答案。他們在各報所登載的「國會自行集會啓事」中，有「繼續第二屆開會」字樣；到了七年六月十二日開會那一天，又發個通電，中有『爰依約法自行集會，業於六月文日在廣州繼續開正式國會』云云；而且他所定的開會日期，是七年六月十二日，就是前一年被解散的日子，這是含有表示繼續前年會期的意思。可見廣州議員明明白白自己承認所開的會是繼續六年，不是另一會期的開始。這一層，在事實上可以無須討論了，就是在法理上，也是應該這樣的。

這樣看來，廣州國會的確是繼續「開議」，不是會期開始的開會。這就是他們的致命傷。何以故呢？廣州國會所以能夠過半數開議，而且能夠開憲法會議的原因，是在於他們把不到會的議員解職，一面找候補者補上，湊成法定人數。他們所根據的，是議院法第七條，該條說：

『議員於開會後滿一個月尚未到院者，應解其職；但有不得已故障報告到院時，得以院議展期延至兩個月為限。』

這條所謂『開會』，明明白白地是說會期開始；不但這一條，凡是議院法中開會字樣見於第一，第二，第八等條者，都是指會期開始而言。在會期開始的時候，議員如不到院，國會可以無須過半數議員的議決，逕行依據院法第七條解他的職。至於會期中間，就是繼續開議的時候，則但有缺席的問題，而無不到院的問題；對於缺席的議員，國會別有應依據的法律，就是議院法第八十條，該條說：

『議員無故缺席者，按日扣歲費十元；若連續至三次者，應酌定五日以內之期間，停止其發言；連續至六次者，應酌定十日以內之期間，停止其出席。經停止出席期滿後，仍無故缺席連續至三次者除名。』

廣州國會是繼續第二會期，並非會期開始，所以對於未到廣州的議員，至多祇能適用第八十條「除名」的規定，而不能適用第七條「解職」的規定。「解職」和「除名」其可以騰出底缺以備遞補候補者湊足法定人數一層是一樣的；但是「除名」的規定，應先有過半數出席議員才能議決適用，而「解職」則否，二者難易懸殊。避難趨易人情之常在湊來湊去湊不上過半數的當時的廣州國會，因爲急於湊足人數，隨隨便便把議院法第七條借用一下，這在情理上或許說得去，但是在法律上是萬萬說不去的。總之，廣州國會，隨他怎麼說，總是把繼續開議當作會期開始，濫用第七條解職的規定，解去許多不應解而解的舊分子的職，遞補許多不應補而補的新分子，再藉這些新分子湊足法定人數，而開所謂第二會期臨時會的。這第二會期臨時會的根本先不成立，後此問題更不必說了！

廣州國會已經鑄成大錯了，不料現在北京正在集會的國會還不覺悟，還要依樣畫葫蘆。他們在談話會議決兩事：一是定八月一日爲繼續開會的日期；二是屆期如不足法定人數，即依法遞補。他們這樣主張，豈不是同廣州國會一樣麼？

國會問題討論完了，我們的結論，就是：

一，廣州國會是護法議員的集團，不是繼承法統的正式國會。

二，北京正在集會的國會，正要蹈廣州國會的覆轍，陷於同一非法的危險中。

我們再把總統國會兩個問題合攏起來，下個斷語，就是：

北方和南方的總統，俱不合法。

北方和南方的國會議員要想成立的正式國會，俱未成立。

就是中華民國的合法國家機關，目下尚不存在；但是還有發生的可能性，這個責任，是在他們議員身上。

總統任期問題，在本篇中已解決；國會任期問題，却是全未說到。我想大家必很要求把這一層也一併解決的。這一層，努力週報宗淹先生忠告舊國會議員篇中也曾說過，他說：

「……就是眞正要講法統，舊國會是不配的。嚴格的法律，最重要的是時效。舊國會是民國元年選舉出來的，到了民國五年袁世凱死的時候，已經過了他的法定任期；（這層宗淹君的計算有點錯誤）當黎元洪第一次繼任總統的時候，許多法律學者討論這個問題，意見就很不一致。假如我們的大理院有同美國大理院一樣的權限，解釋憲法，是他們的責任。我曉得民國五年，就未必有恢復舊國會那一篇文章。現在我們是在民國十一年，距舊國會法定任期滿了以後，已經是八九年，講起時效來，舊國會完全失去了法律根據；講起民意來，民國十一年經過幾次

革命的民意，又豈是民國元年所舉出來的一般議員所能代表的？……』

宗淹君說：八九年前的民意，不是今日國會所能代表，這話是很對的。他們國會議員如果是至公無私，他們應該和他們解釋省議會選舉法一樣，（從前有好幾省的省議會舊議員任期已滿，新任省議員尚未選出，曾往請示於廣州國會，廣州國會是主張舊議員之在職期間，至新任省議員全體選出之前一日為止的。）一面催促政府選舉新任國會議員，一面預備俟新議員選齊之時，即行宣布去職。假如我國和美國一樣，大理院有解釋憲法的權，我們相信大理院也是採用這種解釋的。但是無如我國憲法解釋權，是在他們國會，他們國會偏要採這種幼稚不合理的解釋論，去找補他們的任期。我們在政治道德上，是很可以責備他們；但是在法律上，我們却無權去取消他們既定的解釋。

宗淹君批評國會任期，又牽連到什麼時效問題，這是他很重大的錯誤。時效是民法上的規定，若是有障礙的事實發生，時效是要停止進行的。時效規定的用意，是保護所有權，難道議員對於任期，可以主張所有權麼？岑春煊電有『中經暴力障礙，致任期中斷，絕無時效消滅可言』等語，他也是主張時效，而且進一步主張時效停止的。宗淹君若是主張時效，結果是要和岑春煊取同一的態度，承認時效而否認時效停止，恐怕是不能自圓其說的。

法統問題，聚訟久矣。因立論者每有所偏，以致莫衷一是。陳公承澤字慎侯，品性高潔，法學深邃，自民國元年辭南京參議院議員以來，脫離一切政治關係，傭書滬上，專事著述。間曾任民立報，獨立週報，時事新報，救國日報，及法政雜誌，甲寅雜誌，東方雜誌，學藝雜誌等編輯，其議論謹嚴，識見超遠，久為社會所公許。近公對於法統問題，悉心研究，因成「法統問題的嚴正解釋」一篇，於七月念五日脫稿，本擬在新創中之時論雜誌「孤軍」上發表，未及付梓，而公遽因勞瘁誘發舊疾，於八月八日逝世，識者莫不痛之。其友人等見此文立論公允，洞見癥結，於解決時局上，有重大關係，故特提前公表，願留心時事者，對此最純潔之人之最後言論，加之意焉！

何崧齡　鄭貞文　同啓。

對於現在中國政治問題的我見

陳獨秀

人類社會因治生方法不斷的進步，他們經濟的及政治的組織遂隨之不斷的進步；在這不斷的進步之過程中，保守者與改革者亦即壓迫者與被壓迫者兩方面，自然免不了不斷的爭鬬；每個爭鬬的結果，後者恆戰勝前者，人類社會是依這樣方式進步的。照前

人依據歷史的事實指示我們的人類社會不斷的進步卽不斷的爭鬬中，依治生方法之大變更擴大了他們的生活意識，他們利害相衝突的分子，遂自然形成兩次最大的階級爭鬬，第一次是資產階級對於封建之爭鬬，第二次是無產階級對於資產階級之爭鬬。所以人類每一個重要的政治爭鬬，都有階級爭鬬的意義含在裏面。

今日，不但無產階級對於資產階級之爭鬬方在猛烈的進行中，卽資產階級對於封建之爭鬬，雖在最進步的國家若德意志若法蘭西也還未曾完全終了。在產業幼穉的東方，除游牧的民族不計外，卽稍進步的民族，資產階級及無產階級的形式及意識雖然都正在開始發展，而團結力都十分幼穉，因此國家統治權仍舊完全掌握在封建階級之手；最進步的日本也不過是一個半封建式半資產階級式的國家；已戰勝封建的歐美資產階級，採用帝國主義，利用產業不發達的亞洲非洲諸國做他們的殖民地或商場，並且公然的或陰謀的運用他們政治及經濟勢力，箝制殖民地及商場之資產階級及無產階級都沒有自由發展的機會，這是非亞兩洲被壓迫的民族之普遍的痛苦。

在這種世界政治的經濟的狀況之下的中國，他也是被壓迫的民族之一，他的政治及經濟是自然要受環境支配的。

中國經濟的狀況，可分為下列三種：（一）是內地鄉村的家庭農業，（二）是各城市的手工工業，（三）是沿江沿海近代資本主義式的工商業；因為受了列強在中國所行帝國主義的侵略，及本國軍閥的擾亂，農民被物價騰貴驅迫到都市去找工作，手工工業漸為外國機器製造品所毀滅，新興的工商業沒有保護關稅及運輸便利，也不能夠發展起來和外資競爭。

中國政治的狀況，也可分為下列三種：（一）是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東交民巷公使團簡直是中國之太上政府，中央政府之大部分財政權不操諸財政總長之手而操諸客卿總稅務司之手，領事裁判權及駐屯軍橫行於首都及各大通商口岸，外幣流通於全國，海關郵政及大部分鐵路管理權操諸外人之手，這些政治狀況都是半殖民地的狀況，不能算是獨立的國家；（二）是國內軍閥的擾亂，帝制倒了，帝制遺下來的軍閥卻未曾倒，大小軍閥把持中央及地方之政權財權，使全國中法律無效，輿論無效，財政紊亂，而國家瀕於破產，又以軍閥互鬬之故，戰禍遍於全國，金融恐慌，運輸停滯；工商業莫由發展；（三）是政黨之萎弱，幼穉的中國無產階級，眼前還沒有代表他的政黨出現，代表資產階級的政黨也很萎弱，這就是中國的資產階級還沒有強壯的表徵。孤軍奮鬬的國民黨，雖然有民主革命的歷史，但黨員太少，還沒有支配全國政治來代替軍

閥的力量；至其餘的黨派，都不過湊合數百個或數十個利害相同的官僚議員，依附軍閥來謀一官半職，我們不敢妄說他們是有主義政策的政黨。

以上所列中國經濟的及政治的現狀，凡是誠實不肯自欺欺人的人，都應該承認實是如此。

這樣的經濟及政治狀況，遂使中國的階級爭鬬不得不分爲兩段路程：第一段是大的和小的資產階級對於封建軍閥之民主主義的爭鬬，第二段是新起的無產階級對於資產階級之社會主義的爭鬬。因爲中國勞苦羣衆的潛勢力雖然是無限的偉大，但是他們階級的形式及知識方在萌芽時代，所以他們所表現的，只是組織工會和罷工運動，可以說純粹爲他們自己階級的政治爭鬬時期還未成熟；資產階級的政治爭鬬，已經由辛亥革命運動愛國運動及護法運動表示他們的意志了。所以第一段爭鬬，是中國人對於現在的政治問題上至急切要的工作，一切勞苦羣衆也都應該加入；因爲這第一段民主主義的爭鬬，乃是對內完全傾覆封建軍閥得着和平與自由，對外促成中國眞正的獨立；這種和平自由與獨立，不但能給中國資產階級以充分發展的機會，而且在產業不發達的國家也只有這種和平自由與獨立是解放無產階級使他們由幼稚而到強壯的唯一道路。

因此，在中國政治的經濟的現狀之下，這第一段民主主義的爭鬬，應該以左列諸項原則爲最重要的標的：

（一）傾覆軍閥及賣國黨，尤其首先要懲創勾結賣國黨或希圖割據的軍閥，以實現國內和平與本部統一。

（二）廢止協定關稅制，取消列強在華各種治外特權，清償鐵路借款收回管理權，反抗國際帝國主義的一切侵略，使中國成爲眞正獨立的國家。

（三）保障人民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之絕對的自由權，廢止治安警察條例及壓迫罷工的刑律。

（四）定保護農民工人的各種法律。

用如何方法達到上列各項標的，乃是一個重要的問題。眞的民主政治的標的，固然不是在維持現狀之下，利用敵人勢力鼠竊狗偸可以達到，也不是小勢的革命派可以做成的，因爲一切國家都必然建設在權力之上，封建的國家建設在軍閥權力之上，民主的國家建設在人民權力之上，半封建半民主的國家建設在軍閥和人民兩種權力之上，殖民地的國家建設在母國權力之上，無權力則無國家無政治之可言，只有力乃能代替力，這種自然法則之支配，又是我們所不能避免的，所以我們應該明白若是人民的權力不能代替軍閥的權力，軍閥政治是不會倒的，民主政治是不會成

功的。人民的權力，必須集合在各種人民的組織裏才可以表現出來，直接具體表現到政治上的只是政黨政治的隆汚是人民休戚之最大關鍵，政黨是人民干涉政治之最大工具，所以主張人民不干涉政治是發昏主張干涉政治而不主張組織政黨，更是發昏之發昏。要實現政黨政治來代替武人政治，亦即是以人民權力來代替軍閥權力，非有黨員居全國人口百分一之強大的民主黨二個以上不可，因為有這們多的黨員，才可以支配中央及地方的行政，才可以支配全國各級議會的選舉，才可以實施刷新政治的各項政策，才可以制裁武人，才可實現政黨政治來代替武人政治。這件事若辦不到，政黨政治是不會成功的，民主主義是不會實現的，軍閥政治是不會倒的，軍閥政治不倒，他們各霸一方，把持財政，法律無效，輿論無效，戰亂蔓延，工商凋敝，教育廢弛等現狀，是要繼續下去的；此等現狀繼續下去，國際帝國主義的侵略是要日甚一日的，是要由現在半殖民地狀況更變到完全殖民地狀況的。

我們知道民主主義的爭鬭僅是第一段爭鬭，不是人數最後的爭鬭；我們更知道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之下的政黨政治是必然包涵許多腐敗與罪惡的；但是我們要知道在人類階級爭鬭亦即社會進步的過程上看起來，在中國政治的及經濟的現狀上看起來，我們勢不得不希望代替更腐敗更罪惡的軍閥政治之民主的政黨政治能夠成功。

現在有一派人主張聯省自治為解決時局的辦法，這種主張是未曾研究中國政治糾紛之根源在那里。中國政治糾紛之根源，是因為封建式的大小軍閥各霸一方，把持兵權財權政權，法律輿論都歸無效，實業教育一概停頓，并不是因為中央權大地方權小的問題。此時全國兵馬財政大權都操在各省督軍總司令手裏，連國有的鐵路鹽稅他們都要瓜分了，若再要擴大地方權，不知還要擴大到什麼地步？說到地方自治自然是民主政治的原則，我們本不反對，但是要曉得地方自治是重在城鎮鄉的自治，地方自治團體擴大到中國各省這樣大的範圍，已經不是簡單的地方自治問題，乃是採用聯邦制，屬於國家組織問題了。

聯邦制若建設在人民經濟狀況不同及語言宗教不同的理由上面，到也無可非難，奈中國的狀況決不是這樣，他們的聯省論，完全建設在武人割據的慾望上面，決不是建設在人民實際生活的需要上面；所以他們這種主張，在人民政治能力的事實上，無人敢說這樣大的自治權，馬上就能夠歸到人民手裏，不過聯省自治其名，聯督割據其實，不啻明目張膽提倡武人割據，替武人割據的現狀加上一層憲法保障。武人割據是中國唯一的亂源，建設在武人割據的慾望上面之聯省論，與其說是解決時局，不如說是增長亂源。增長亂源的政治主張，我希望愛國君子要愼重一點。

所以我主張解決現在的中國政治問題，只有集中全國民主主義的分子組織強大的政黨，對內傾覆封建的軍閥，建設民主政治的全國統一政府，對外反抗國際帝國主義，使中國成為眞正的獨

立國家，這才是目前扶危定亂的唯一方法。

海軍第一二艦隊之調查

第一艦隊艦名，駐泊地點，並司令艦長姓名。

第一艦隊司令周兆瑞

艦名	艦類	艦長	駐泊地點
海容	巡洋艦	艦長陳世英	烟臺
海籌	巡洋艦	艦長許建廷	烟臺
永績	礮艦	艦長蔣 斌	烟臺
永健	礮艦	艦長王壽廷	烟臺
聯鯨	座艦	艦長李孟斌	上海
建康	礮艦	艦長嚴壽華	上海
定安	運艦	艦長劉永誥	上海
海鳧	礮艇	艇長汪積慈	南京
海鷗	礮艇	艇長沈彝懋	上海
海鴻	礮艇	艇長吳同章	上海
海鵠	礮艇	艇長何傳滋	馬尾

長江艦隊艇名，駐泊地點，並司令艦長姓名。

第二艦隊司令甘聯璈

艦名	艦類	艦長	駐泊地點
建威	快艦	艦長王光熊	長江
建安	快艦	艦長饒滌昌	長江
江元	礮艦	艦長賈 勳	長江
江利	礮艦	艦長薩 夷	長江
江貞	礮艦	艦長杜宗凱	長江
楚泰	礮艦	艦長林秉衡	長江
楚同	礮艦	艦長陳訓泳	青島
楚有	礮艦	艦長許鳳藻	長江
楚謙	礮艦	艦長楊慶貞	長江
江犀	礮艦	艦長薩福疇	長江
江鯤	礮艦	艦長歐陽勍	長江
拱辰	礮艦	艦長陳天經	長江
永安	礮艦	艦長王濟業	長江
建中	礮艦	艦長鄭碩簡	長江
湖鵬	雷艇	艇長張兆宜	長江
湖鶚	雷艇	艇長楊樹韓	長江
湖鷹	雷艇	艇長李君武	長江
湖隼	雷艇	艇長傅祖肇	長江
辰字	雷艇	艇長廖德星	長江
宿字	雷艇	艇長高憲乾	長江
列字	雷艇	艇長彭 瀛	長江
張字	雷艇	艇長羅致通	長江

時事日誌

中國之部

民國十一年七月一日

◉廣州省議會等各團體通電贊成統一，請孫下野。

◉吳佩孚因奉直軍事已收束，自保定回洛陽。

◉顏惠慶通電：勉維國事，至國會開會；並請全國助成統一。

◉湖南趙恆惕通電：主張建造聯邦化之單一國家，並使各省自由制定省憲。

◉教育部制定學制會議章程九條，並定本年九月召集會議。

同　二日

◉辛亥革命時日本調駐漢口之陸軍數百人，本日運載回國。

◉浙江盧永祥電交部，已將浙省電政改組，以後所有收入應歸浙省支用。

同　三日

◉日使小幡以吉林頭道溝地方匪徒攻擊日領事署，向外交部提出抗議。

◉甘肅省議會議員與省長潘齡皋之衛隊衝突，經督軍陸洪濤當場鎮壓，兩方通電互訐。

◉張作霖召集吳俊陞孫烈臣等開三省軍事會議，決對中央持中立態度，不受任何方面之調和，並認眞訓練三省軍隊。

◉中華教育改進社在濟南開會，各省會員到百餘人。

◉魯案一部委員會二次會議議決：分別組織關於公有財產及海關問題之分委員會。

◉修正市自治制第三十六條。

同　四日

◉湯廷光溫樹德暨在粵海軍將士全體宣言：贊成統一，請孫下野。

◉廣西財政廳長楊愿公由駐梧州軍隊推爲代理廣西省長。

◉秦皇島直軍司令部撤去所有人員均

歸洛陽。

同　五日

●四川第二軍楊森軍隊與第一軍但懋辛軍隊開始衝突，楊森率軍進迫忠州。

●日使對頭道溝案提出二次警告。

●孫傳芳與四川留遣鄂西之潘藍兩軍訂立條件，編爲施南警備隊。

●岳州以上直豫各軍均已撤至後方。

同　六日

●保定第二十三師一部分軍隊因索餉譁變，即平。

●熱河游擊隊謀變，經王懷慶派隊鎮服。

●援贛軍總司令蔡成勳電告南軍分路進迫。

●延吉公民馬文海，以有人私結日人，開築天圖鐵路，擅自開工，請禁止。

●外交，財政，農商三部合組商約研究會，電各省商會派員參加。

●魯案一部委員會三次會議，日代表陳述擬在十二月二日以前，撤青島及鐵路沿線之日本郵局。

●湖北省長劉承恩免職，以湯薌銘繼任。

●派項驤嚴璩爲全國財政討論委員會副委員長，沈瑞麟，孫丹林，勞之常，趙椿年，安格聯，寶道，李景銘，賈士毅，錢應清，張嘉璈，顏德慶，陳漢第，周作民，孫多鈺爲委員。

同　七日

●吳佩孚覆電唐繼堯，統一事件應由國會解決，反對另開聯省會議。

●孫烈臣向政府報告頭道溝案經過及辦理情形。

●顏惠慶顧維鈞董康與使團再商延付庚子賠款。

●四川一二兩軍開戰，一軍由忠州退梁山。

●魯案二部委員會三次會議，日本代表允諾中國派人往膠濟鐵路練習實務。

同　八日

●湖南省武裝警察到岳，直軍第二十四，二十五兩師軍隊擬三日內撤盡。

●外交部覆日本公使照會，頭道溝案突然發生，毋任惋惜，已責成吉林長官保護外人。

同　九日

●粵軍鍾景棠率隊進攻孫文所占之長洲炮台，該台附近所駐海圻海琛肇和諸艦先時表示中立，避往黃埔以外之蓮花山，炮台守兵及孫系各艦與進攻軍隊及車歪炮台炮戰多時，魚雷局受彈被毀，長洲炮台遂爲鍾景棠所佔。

同　十日

●孫文陳策自失長洲炮台後，即率坐艦永豐及海防各艦進向省河，經車尾炮台時，兩軍炮戰極烈，永豐受彈，艦尾被創，卒進駐白鵝潭。

●四川第一軍由梁山退綏定。

●前駐岳州豫軍開回河南勦匪。

同　十一日

●廣州湯廷光魏邦平發起海珠會議，調和孫陳戰事，無結果。

●全國財政討論委員會開幕，委員長顧維鈞演說政府負債太巨，入不敷出，已瀕危險，本會以清理爲入手，分四股辦事，先行從事調查。

●江西蔡成勳電告：沈鴻英常德盛周蔭人等連日擊退敵軍。

●陝南吳新田電告：陳樹藩勾結川陝土匪，進擾陝南，經派隊痛擊，陳軍敗散，陝南已告肅清。

同　十二日

●成都一三兩軍代表推劉成勳爲臨時總司令，劉卽接任，分派鄧錫侯，賴新輝，田頌堯，劉斌各軍往攻二軍重慶瀘州各地。

同　十三日

●駐錦西奉軍第二十七師兵變，潰散四百餘人。

●湖南旅長陳嘉佑，前因助北伐軍攻贛西失敗，奉令解散，於本日率部離開湖南，退入廣東邊境，與北伐軍協同攻擊陳炯明。

●甘肅省長潘齡皋因與議會衝突離職，院電陸洪濤令林錫光護理。

●安徽英山縣衛隊勾結外匪，佔據縣城。

●鄂軍人反對湯薌銘爲省長，擬擁蕭督兼任，哄集數百人向省長劉承恩索印，送交督署。

●吳長植請裁所部第二十旅，參陸處令候全國通盤籌畫後再核。

●派張孝若前往歐美考查實業事宜。

●魯案一部委員會五次會議，日本代表提出青島公有財產詳細總目，共開價目五，五八一，一六〇金元。

同　十四日

●贛南北伐軍賴世璜通電，蔡成勳違令反攻。

●衛輝直軍第二十四師四十八旅，因索餉，變亂，當由第三師第十一師派隊鎭壓，卽平。

●魯案二部五次會議，日本提出鐵路增加財產總目共價二八，一八九，二一二金元，當由中日派定代表組織鐵路財產評價分委員會，以審查之。

●吉林頭道溝案之負責長官孫烈臣交付懲戒，仍責成將肇事匪徒勒限嚴緝，並妥愼保護外人。

●財政總長董康呈湖北省長劉承恩違法婪索，特派莊蘊寬周紹昌前往查辦。

同　十五日

●陸軍，內務，財政，農商等部職員八百餘人，因索薪在國務院哄鬧，財政總長董康被毆受傷，當場由陸軍部人員拿獲四人，交法廷嚴辦，董康提呈辭職，令拿辦爲首人曹元森。

●北伐軍許崇智率部與陳炯明軍隊在韶關開始劇戰。

●加派周家彥，羅鴻年，衛勃，秦儀，杜簡充全國財政討論委員會委員。

●江西豐城兵變。

外國之部

一九二二年七月一日

●南愛爾蘭國會本定今日開幕，因亂事未靖，展至本月十五日。

●美國鐵路工場技匠四十萬人反對鐵路工務局之減薪計畫，於本日起罷工。

同　三日

●國際無線電生之聯合會已在比京成立，內有比丹英意荷希臘瑞典之代表。

同　四日

●德國全境有擁護共和者集衆示威，某數處曾發生暴動。

同　五日

●海牙會議非俄委員會以俄代表所交出之數目爲荒誕，要求說明，而俄代表則謂所當說明者皆已言之，雙方意見不洽，故會議停頓。

●杜伯林共和黨人敗退，領袖白約海受傷致死，國防總長巴登被俘，華列拉竄匿。

同　七日

●巴西京城發生變亂，現已鎮壓平靜。

●俄國難民傳佈病症，及烏克蘭發現虎列拉，疫蔓延甚熾。

同　八日

●荷蘭第二議院選舉結果：羅馬天主教黨三十二席，反對革命黨十六席，基督教黨十一席，社會民治工黨二十席，自由黨十席。政府地位現頗鞏固。

●波蘭內閣辭職。

●德國專家二人赴巴黎請賠償委員會允暫停繳付現資賠款。

●海牙會議債款與私產二股員會迭次開會，俄人堅持先議借款，然後俄國再切實答覆所可承認之各債償付方法，故會畢仍無進行。

同　九日

●法國與西班牙新訂通商條約，業已簽字。

●美國鐵路工匠罷工，已發生騷亂。

同　十日

●華會條約已在美國下院三讀通過。

●海牙會議借款委員會今日集議，未有辦法。

同　十二日

●海牙會議會長聲稱，俄代表態度始終不變，繼續會議無益於事，各委員會同時停頓。

●南愛爾蘭國會本定十五日開幕，現又無期展緩。

同　十三日

●賠償委員會答覆德國，謂在八月十五日以前當有切實之決議。

同　十四日

●海牙會議已告決裂。

同　十五日

●南愛爾蘭共和黨人現占據柯克地方，與自由邦軍抗戰，指揮者仍爲華列拉。

原文献残缺